

關西
鎮志

03

原住民篇

編纂人：徐榮春·

03

原住民篇

目錄

壹·導論

239_

第一章 臺灣原住民的源流

第一節 關於南島民族起源、
擴散的一些考古學與語言學假說

第二節 當代臺灣原住民族群之簡介

244_

第二章 關西地區歷史記載之 原住民族群介紹

第一節 “Skmayun”與”Khmayun

第二節 泰雅族馬武督社

第三節 道卡斯(tokas)

貳·泰雅族

247_

第三章 關西地區泰雅族 馬武督社的歷史

第一節 泰雅族的祖源傳說

第二節 泰雅族馬武督社-
馬里光支群(Mrquang)北遷最遠的一支

第三節 清廷時期隘墾社會，原漢紛爭

第四節 日本治理時期的泰雅族馬武督社

第五節 泰雅族其他支群移入馬武督部落

第六節 小結—近代泰雅族馬武督社
歷史演繹之文化意涵探討

283_

第四章 關西地區泰雅族馬武社地名

第一節 部落/聚落地名

289_

第五章 關西地區泰雅族馬武督社 的傳統文化特徵

第一節 泰雅族gaga

第二節 當代馬武督社部落傳統文化

298_

第六章 當代關西地區馬武督社 的社會與經濟

第一節 當代馬武督社之部落組織

第二節 當代馬武督社部落宗教

第三節 當代馬武督社部落族群教育

第四節 當代馬武督社部落土地與經濟概況

第五節 當代關西鎮原住民人口分布情形

參·道卡斯族 — 竹塹社

309_

第七章 關西地區的平埔族- 道卡斯族(竹塹社)歷史

第一節 臺灣平埔族介紹

第二節 平埔族-道卡斯族

第三節 道卡斯族竹塹社

第四節 道卡斯族竹塹社開拓鹹菜甕地方史

316_

第八章 當代道卡斯族竹塹社的 社會、語言與文化發展

第一節 道卡斯族竹塹社的祭儀文化

第二節 道卡斯族竹塹社的語言消失與復振

第三節 關西地區道卡斯族竹塹社的文化保存

臺灣原住民的源流

第一章

【壹：導論】

第一章 臺灣原住民的源流

臺灣原住民是沒有文字的民族，雖然有豐富的傳說，但仍舊無法藉由歷史文獻來完整地瞭解他們的過去。因此，歷來學者使用語言學、考古學、人類學等不同方法，企圖能一窺臺灣原住民的過去。

第一節 關於南島民族起源、擴散的一些考古學與語言學假說

臺灣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被作為眾多學者所討論的重點，當代臺灣原住民族被大多學者歸類為南島語族（Austronesian）。南島語包含的人口達 4 億多、有 1200 多種語言。地理分布北到臺灣、南到紐西蘭、東到復活島、西到馬達加斯加島，涵蓋了太平洋和印度洋約三分之二以上的廣闊水域，是世界上最大的語系之一（臧振華 2012）。

綜觀人類學、考古學、語言學等有關南島民族起源的推論，可大致歸類為臺灣和東南亞海島二派學者。除此之外，我國中央研究院著名學者臧振華依據澎湖群島、臺灣、大陸東南沿海和東南亞一帶的考古資料，提出一個有別於上述二派的假說。¹

一、臺灣起源之推論假說

早自十九世紀末期以來，即已有考古、民族和語言等方面的學者推論南島民族應起源於中國大陸的南方海一帶。至二十世紀前半，一些學者如奧地利史前學者 Heine-Geldern

1. 關於南島民族起源與擴散三派假說之內涵，所用的證據都不出語言學對南島語的分群，考古文化的年代和器物特徵的比較，地理和自然環境因素的考量，以及遺傳基因的分析；而然，顯而易見的，這些證據要將各種分類回溯到沒有任何文字記錄的史前時代，其困難度無疑是很高的（臧振華 2001）。

(1932)、菲律賓考古學者 H. Otley Beyer (1948)、我國民族學者凌純聲 (1950) 和日本學者鹿野忠雄 (1955) 等，都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推論南島民族應源於華南或中南半島東岸一帶。這樣的看法，以後持續被更多的學者所支持。例如張光直就推論大陸東南沿海包括福建、廣東東部和臺灣一帶的史前居民向南方移居者，成為日後南島民族之祖（張光直 1959,1989, Chang 1964）。² 關於南島民族之臺灣起源推論的幾位重要學者的假說，整理如表 3-1-1：

■表 3-1-1：南島民族之「臺灣起源推論假說」一覽表

發表年份	學者	理論架構之背景	推論假說內容摘要
1975	Richard Shutler Jr. & Jeffery C. Marck	考古和語言分類的資料	是第一個將臺灣當作南島民族起源理論架構，他們認為南島民族的擴散應該是與園藝農作相關連。藉由 9000B.C.到 2500B.C.之間的臺灣繩紋陶文化，推論臺灣應該是南島民族最早的原居地。至遲在 4500B.C.，臺灣的南島民族已經從菲律賓擴散到 Celebes、Moluccas，以至 New Guinea，稍後又擴及印尼的西部，又繼續向大洋洲擴散。
1979-1995	Peter Bellwood	考古資料，並參酌其他語言、人類學和生物、地質等自然科學的資料	他認為南島民族的祖先是居住在大陸東南沿海的新石器時代的農民，由於穀類農業的發展，造成了人口的成長，因而需要新的土地從事農業，大約在 4000-3500B.C.的時候，他們首先到達臺灣，3000B.C.原南島民族繼續擴散到菲律賓北部，2500-2000B.C.南島民族已經佔居了東印尼群島，1000A.D.波里尼西亞和密克羅尼西亞群島中的大多數島嶼都已被南島民族所佔居。
1988	Robert Blust	語言學	從南島語族群的詞彙所反映自然環境的比較證據，他認為臺灣是南島語的起源地，至少非常接近這個起源地。4500B.C.之原南島語（Proto-Austronesian）分化為臺灣（Formosan）和馬波語（Malayo-Polynesian 簡稱 MP），3500B.C.南島語可能從臺灣進入菲律賓，後來進入婆羅洲，再向東太平洋移動。
1988	Barbara Thiel	考古資料	她比較菲律賓呂宋島和臺灣的考古資料，推測臺灣是南島語族的原居地，自 4000B.C.起，臺灣南島語居民開始向菲律賓移民，造成了人口的快速成長和人群的混合，以及種稻、製陶和紡織等文化特質的廣泛傳布，並繼續從菲律賓擴散到太平洋和東南亞其他島嶼。
1995	Darrell Tryon	語言學	他推測最早的南島語是起源於華南，在 5000-6000 年前遷移到臺灣，經過一段未受干擾的時間，位於東南部的一個南島語族群（阿美語族群）移向菲律賓，並遍布菲律賓群島。此後，一群人向西南移入婆羅洲以及蘇門達臘、爪哇、馬來半島、越南和高棉東部。菲律賓的另一批南島語族群向南移入蘇拉威西，一路進入帝汶地區、和太平洋。

2. 引自臧振華 (2001) 〈從“ Polynesian origins: Insights from the Y chromosome” 一文談南島民族的起源和擴散問題〉。

二、東南亞海島派起源之推論假說

有一些學者對於將南島民族的原居地指向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和臺灣一帶持不同的看法，認為南島民族起源於島嶼東南亞。關於南島民族之島嶼起源推論的重要學者的假說，整理如表 3-1-2：

■表 3-1-2：南島民族之「島嶼起源推論假說」一覽表

發表年份	學者	理論架構之背景	推論假說內容摘要
1965 1971	Isidore Dyen	語言學	他利用南島語的詞彙統計分類，指出南島語最早的擴散中心是印尼東部以及美拉尼西亞的 New Guinea 和 Bismarck Archipelago 一帶。
1988 1986	Solheim	考古學	他推論南島語基本上是一個貿易語言，最早源於菲律賓南部的和印尼東北一帶。這裡的土著由於更新世結束後的海水面上升，使許多陸地變成了島嶼，而被迫增強了航海的能力，以維持與親族或家鄉的聯繫。大約在 5000B.C.，這些說前南島語的航海民族開始向菲律賓呂宋島南部拓展，爾後在 5000B.C.到 4500B.C.，到達呂宋島北部、臺灣和華南沿海，並發展出原南島語。他們除了沿著華南海岸向南經越南沿海擴散到砂勞越、婆羅洲和印尼東部海島一帶。
1988 1995	William Meacham	語言學	他認為南島語族應是源於臺灣、Sumatra 和 Timor 之間所形成的三角地帶。臺灣的南島人群不是來自亞洲大陸，而是大約在 10000B.C.到 5000B.C. 之間從菲律賓來到臺灣，以後就變成一種孤立狀態在島內自行演化形成，其最早的住民是熱帶海島人口的一部份。

三、臧振華關於南島民族之起源推論假說

臧振華推測最早的南島族群是居住在大陸福建和廣東沿海的新石器時代居民，大約是在 5000 至 6000 年前，開始向臺灣、及東南亞海島移動。

有一群人向臺灣移民，他們到達臺灣之後，可能並沒有如 Bellwood 等人所言繼續向南方遷移，主要是在臺灣島內獨立演化發展，並繼續透過海上的捕魚航行活動與大陸東南沿海、或與島嶼東南亞的人群有所接觸，而受到若干影響；其間，亦持續偶有來自華南和東南亞的少數新人群的移入，結果造成了現代臺灣南島族群語言和文化的高度複雜性，也使得臺灣的南島語言在整個南島語的分類中，呈現出一些語言學者所認為的「殊異性」。

臧振華指出，當代居住在島嶼東南亞和大洋洲的南島民族可能並不是源自臺灣。他們是從大陸東南沿海的原居地逐漸沿中南半島東岸南下，通過巽他陸棚（Sunda Shelf）到達到

巴拉望和婆羅洲一帶，並繼續向已延伸到菲律賓和密克羅尼西亞，向南逐步擴散到馬來半島的南部、向東擴聚到印尼群島，最後從印尼群島東部進入美拉尼西亞和波里尼西亞的各個島嶼（Tsang 1992, 1995, 臧振華 1999）。

第二節 當代臺灣原住民族群之簡介

目前臺灣原住民約有 56 萬餘人，³ 佔總人口數的 2%，其中經政府認定的族群有：阿美族（Amis/Pangcah）、排灣族（Paiwan）、泰雅族（Atayal）、布農族（Bunun）、卑南族（Pinuyumayan）、魯凱族（Rukai/Drekay）、鄒族（Tsou）、賽夏族（Say-siyat）、邵族（Thao）、雅美 / 達悟族（Tao）、噶瑪蘭族（Kbalan/Kavalan）、太魯閣族（Truku）、撒奇萊雅族（Sakizaya）、賽德克族（Seediq）、拉阿魯哇族（Hla' alua）、卡那卡那富族（Kanakanavu）等 16 族，各族群擁有自己的文化、風俗習慣和社會結構。

臺灣原住民的來源，是一個備受關注的問題，從日治時代以來，大致上即與上述關於南島民族的起源假說相同，有三種學說：一種是南來說，即由東南亞海島、經過菲律賓而來到臺灣；另一種是大陸說，即由華南跨越臺灣而來，第三種則是兼有兩種。

語言學者李壬癸先生於 1997 年出版了《臺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並在 2011 年出版增定版。在這本書中，他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新看法，即：從語言學的證據來看，「臺灣原住民族是同時遷移到臺灣來的，後來才在臺灣逐步分化為現在所知的約二十種不同的族群。」⁴ 不過，李壬癸先生的假說完全以語言學的資料推測，忽略了臺灣四面環海的地理條件，讀者們應該還可以再加以思索與討論。

衛惠林則有不同的見解，他指出在探討臺灣原住民的來源時，不能把原住民當作是單一民族，而必須以個別族群為單位來探討其來源。他依據臺灣原住民的三種發祥地傳說，推測高山發祥地的泰雅、賽夏、鄒、排灣與布農族，到達臺灣的時間最早、是來自大陸，而平地發祥地與海外發祥的族群，包括阿美、卑南、與雅美族，到達臺灣的時間較晚，是來自南方島嶼。

3. 根據原住民族委員會民國 107 年 6 月之資料，台閩地區原住民族人口數為 562,395 人。資料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全球資訊網 原住民人口數統計資料，<https://www.apc.gov.tw/portal/docDetail.html?CID=940F9579765AC6A0&DID=2D9680BFECBE80B608341D13F338D65A>。

4. 臺灣古南島民族擴散的中心很可能在西南部平原，然後分批向外擴散，第一批分化出去的是魯凱語群，第二批分化出去的是鄒語群，第三批分化出去的向北有泰雅語群、賽夏、巴宰，向東北的就是布農群、向南的就是排灣、卑南群，第四批分化出去是東支群（含阿美、噶瑪蘭、巴賽、西拉雅）。至於蘭嶼島上的達悟族跟臺灣本島的語言關係很疏遠，而跟菲律賓巴丹群島的語言很密切。

Raleigh Ferrell (費羅禮) 1969 年的研究，推測來自大陸的臺灣原住民區分為泰雅群 (Atayalic)、鄒群 (Tsouic)、以及排灣群 (Paiwanic)，其中排灣群又區分為排灣群第一分群 (Paiwanic)、排灣群第二分群 (Paiwanic)。Ferrell 提出了四個臺灣南島語言來源的可能：

- 一、所有臺灣土著語言是從同一個在臺灣的祖語發展而來
- 二、可能是二個獨立的遷移，即泰雅群、鄒群
- 三、可能是三個遷移，即泰雅群、鄒群、排灣群
- 四、可能是四個遷移，即泰雅群、鄒群、排灣第一群、排灣第二群

除了語言學的研究之外，近年來考古學在臺灣關於大坌坑文化有了許多的發現，其關係到臺灣原住民族群最早源頭的問題：從多處遺址出土包括陶器、石器和骨、角、牙、貝器等文化遺物，以及動物、魚貝類和植物種子等生態遺物，相當程度反映廣東的珠江三角洲很有可能是大坌坑文化的老家。還有，遺址墓葬的葬具、葬式，顯示當時人類有拔牙和馘首的習俗。綜觀臺灣各地遺址的文化，或許被認為與當代臺灣原住民有關，例如：臺灣北部的十三行文化，與平埔族凱達格蘭有關；臺東的三和文化、花蓮海岸的靜浦文化，可能與卑南文化的晚期發展有關。

透過考古資料來看，臺灣史前文化的發展可以說是建立於一個基幹性的文化，而逐漸發展，但是在發展的過中，有若干新的文化從外移入，在島內遷徙融合延續至今，而成為今天所見的臺灣原住民族群。

關西地區

歷史記載之原住民族群介紹

第二章

第二章 關西地區歷史記載之原住民族群介紹

第一節 “Skmayun” 與 “Khmayun”

根據日本文獻指出，最早住在馬武督地區的住民是斯卡馬雲人（Skmayun）。⁵不過，「斯卡馬雲」也或許是泰雅語的 khmayun 一詞，⁶指早期馬武督一帶的山林裡居住著很多人：「很多的泰雅人」，或是「很多不同族群的人」。

清末時期，在鹹菜甕（關西鎮）附近地區有二支互動頻繁的泰雅人：一為居住在鹹菜甕東南方及南邊的泰雅族麥樹仁（Mksuzing）社的族人；⁷另一為居住在鹹菜甕東方的泰雅族馬武督（M'utu'）社的族人。這二支社群，在鹹菜甕與尖石淺山一帶的獵場與耕地上，經常呈現彼此交疊的複雜情形，甚至也有衝突與爭執的情事發生。

後來，Mksuzing 社群的泰雅人率先面臨漢人為了伐木製樟腦，不斷地從北邊（鹹菜甕）、以及西南邊（合興庄）侵入的壓力，被迫向南擠至尖石、內灣的淺山。因此，到了日治初期，鹹菜甕鄰近一帶的山林地區，只剩下 M'utu' 馬武督社群族人奔馳的足跡。

第二節 泰雅族馬武督社

馬武督社是泰雅族馬里光（Mrquang）支群最北的一支社群，其傳統的生活領域大致上

5. 日治時代人類學家的調查，馬武督地區原住民族為斯卡馬雲人。大約在 350 年前，因為泰雅人的遷徙，導致斯卡馬雲人向西逃離本區，使得這一帶曾經有一段時間無人居住。
6. khmayun 的意思是 khmay sqliq（很多別人）或 khmay 'taya（很多泰雅人），即「芸芸眾生」的意思。
7. 麥樹仁（Mksuzing）社群屬於泰雅族澤敖利（C'uli'）語系 Klapay 支群其中一支，大約距今 400 年前，Mksuzing 的族人，從苗栗縣泰安鄉後山的梅園部落，翻過前山的中興部落向北遷徙，經過汶水、爬過五指山，在新竹縣頭前溪的中上游，也就是當代橫山鄉南河、內灣及尖石鄉前山一帶定居，後來更沿著麥樹仁山脈，向更北方的赤柯山（玉山里）、馬福、沙坑等丘陵與較平緩的地區「安居樂獵」；馬武督（M'utu'）社群屬於泰雅族賽考列克（Sqliq）語系。

為當代關西鎮東山里、及金錦社區（金山、錦山里）的偌大空間範圍。⁸ 然而，因為歷史的境遇，當代的東山里早已不復見泰雅人的蹤跡，金錦社區的居民以客家人為主體，泰雅人次之，另有少數外省籍的榮眷居住於此。綜觀，當代泰雅族馬武督社族人數大約 300 餘人，其傳統領域快速地限縮，僅剩下錦山里的 Agiq、及六畜窩（Qyulang）二個部落。

Agiq 部落位於關西鎮錦山里 8 至 10 鄰，居民沿著竹縣 118 號（羅馬公路）前段，⁹ 在馬武督河谷的二側散居，地勢較為平坦寬闊，這裡的部落大多為泰雅族人。

六畜窩部落則是位於關西鎮錦山里 16 鄰，是一處原漢比鄰而居的部落，這裡的居民客家人比泰雅人多，大部份是日治初期，由鹹菜甕（關西鎮）進入部落從事茶葉種植、或開採煤礦的勞工，在六畜窩部落裡還可以見到早期客家祖先留來下的紅磚房舍。

自民國 50 年代起，因為蝙蝠洞、金鳥樂園等景點開發，馬武督成為新竹縣的名勝景點之一。近年來，更因為財團進入部落，相繼開發「統一健康世界」、「探索森林」等新興的休閒觀光勝地，每遇假日時分總是吸引大量的遊客造訪，十分熱鬧。

除了觀光景點之外，許多喜愛登石牛山、鳥嘴山的遊客也會順道進入馬武督，尋覓被稱為「鄭統領」的地點參觀；因為，這裡曾經是 1886 年（光緒 12 年）林朝棟率領隘勇進入鹹菜甕山區征討泰雅族人時，漢人在馬武督建立的一個聚落。¹⁰

第三節 道卡斯族（Tokas）

清朝時期，除了泰雅人之外、還有一支原住民族一道卡斯（Tokas）竹塹社番在鹹菜甕地區出現，道卡斯族為臺灣原住民族平埔族之一。

根據文獻指出，道卡斯族原居住在苗栗後龍、新竹、湖口一帶，1697 年（康熙 36 年）清廷遠征軍隊由臺南方面進攻，道卡斯族因反抗不利而退走至舊社，族人經過再三考慮自知反抗不易，遂投降清軍；1791 年（乾隆 56 年）撫臺福忠堂來新竹，對於道卡斯族歸化勵學、而又毫無他意為可嘉勉，特予獎賞，並以其無姓氏為不方便，特選七姓，分贈於附近歸化番使為七族，即衛、錢、廖、金、潘、三、黎，並獎勵化番等開拓番地，特許其為墾戶或隘首。

8. 舊馬武督的傳統領域，包括東山里、及金錦社區（金山、錦山里）。

9. 羅馬公路，係指連接桃園復興鄉「羅浮」部落到新竹縣關西鎮「馬武督」部落的 118 號道路。

10. 目前，清廷鄭統領的營地並沒有任何遺跡，只有一座新設立的石碑。

竹塹社番衛阿貴在鳳山溪上游的隘墾事業，是在保留區外創造新的番租的例子。依照李翹宏（2014）針對竹塹社（土牛界外保留區）各姓番大租土地規模，衛姓所擁有的可收番大租土地在五百甲左右，其土地申告書登記住所在鹹菜甕老街，其大租土地散佈在鳳山溪支流，說明道卡斯族竹塹社番衛家在此地的拓墾活動人丁旺盛（李翹宏 2014:277-279）。

關西地區 泰雅族馬武督社的歷史

第三章

【貳：泰雅族】

第三章 關西地區泰雅族馬武督社的歷史

第一節 泰雅族的祖源傳說

移川氏以方言對照祖源地地域群，將自稱為 Tayal(人)者分為二個系統，按其對地域團體的考察，將祖源地為 Pinsbkan 者之傳說圈，對應於以 Squliq (賽考利克) 方言系統為主要分布地帶；而將祖源地為 Papak wa' a 之傳說圈，對應以 S' uli (澤敖列) 方言系統為主之分布地帶 (移川子之藏, 1935:22-24)。關於泰雅族祖源地傳說不同系統之比較參見表 3-3-1：

■表 3-3-1: 泰雅族祖源地之系統比較表

起源地	Pinsbkan	Papak wa' a
確切地點	臺中州番地 Mstbwan 社 (今南投縣仁愛鄉發祥村瑞岩部落)	大霸尖山
神話圈之部落分布	雪山脈及中央山脈北段主幹	雪山山脈支脈西部淺山
方言系統	Squliq (Kinhakul) 系統全部，及部份之 S' uli 系統。	S' uli 系統 (Mklapay 群、Merinax 群、Mpe' nux 群)
方言特色	大部份保有喉音/q/，Mb' ala 群則無	喉塞音/q/脫落 子音/s/多轉為/c/ 子音/c/多轉為/t/
社會制度	高山地帶 qutux niqan (血族制度) 尚見穩固；其餘地帶因遷徙頻繁，異份子混入傾向以 qutux gaga (地域團體制度) 為主。	大湖、汶水地區保有 utux gamil、utux ni'an (血族制度)。
紋面型式	北部額紋細長、東部及南部額紋寬 北部面紋細窄 (沿顴骨而下呈 V 字型)、東部及南部面紋寬而平緩	額紋寬 面紋較寬

資料來源：依據移川子之藏 (1935) 及鄭光博碩士論文田野資料 (2006:37) 製表

一、Papak wa' a 祖源傳說

Papak wa' a 即今之大霸尖山，Papak 是指人的耳朵，wa' a 是形容向外延伸之意，Papak wa' a 在泰雅人的心目中，大霸、小霸二座尖山就像是祖靈的雙耳聳立在土地上，隨時傾聽泰雅子孫的聲音。按移川氏對泰雅族以祖源地對照方言及地域群的分布，為 S' uli 之方言系統；若以地域區分則包括 Mklaplay（今新竹縣尖石鄉前山、五峰鄉前山）、Merinax（今苗栗縣泰安鄉汶水）、gong Ma' ao（今苗栗縣大興村、中興村一帶，即所謂大湖群）、Mpe' - nux（今苗栗縣泰安鄉南三村、臺中市和平區大安溪流域之北勢群）、Mepasin 及 Me' solay（今臺中市和平區白毛、稍來部落之南勢群）。

不過，S' uli 方言系統之族人，現居住於 Mb' ala（今南投縣縣仁愛鄉新生村眉原一帶）及由其地移居 Klesan（今宜蘭縣南澳鄉境內）者，其對祖源地之認同則為 Pinsbkan。在鄭光博的田野訪談中，Papak wa' a 傳說圈之大部份報導人表示不知「石生說」，但多數人皆聞泰雅族人昔日原居於平原，因避洪水而至 Papak wa' a。

二、Pinsbkan 祖源傳說

“Pinsbkan”按照字面的解釋為「迸裂之處」，其字根為”bka”意為破裂或分半，”sbka”為使破裂之意。”pin”為前綴、表過去式，而”an”為後綴、表示處所；因此，”Pinsbkan”意即「曾經迸裂的地方」。在鄭光博田野調查發現，普遍以「石生說」來解釋始祖起源。

在泰雅族部落提及 Pinsbkan 祖源地及其相神話傳說時，總免不了提及祖先 lkmButa 及 lkmYaboh 係帶領族人從 Msthbwan（今瑞岩）部落向北遷徙之開拓英雄，二者名字傳於 Pinbkan 神話傳說圈，但其流傳亦有地域之差別。



圖 3-3-1：Pinsbkan 祖源傳說遷徙尚未分歧之路線

資料來源：摘自鄭光博（2006:37）

lkmButa 之傳說以新竹以北之西部山地為主，其傳說故事多與遷徙過程中與 Bebuzyuq（賽夏族）或 Skmayun 之爭戰為主；以當代之行政區來看 lmkButa 傳說之分布，從 quri Sqabu（思源埡口）即沿著 gong Tqzing（塔克金溪、大漢溪上游）順流而下，逐漸遍布在今新竹縣尖石鄉、五峰鄉、桃園市復興區、新北市烏來區及宜蘭縣大同鄉前山為主的地區。

lkmYaboh 之口碑傳承，則以祖源地及雪山山脈以東者為主；由 quri Sqabu 沿著 llyung Mnibu（蘭陽溪）而下之 Mnibu（溪頭群）與向東發展之 Mklesan（南澳群），若以當代行政區來看，即南投縣仁愛鄉、臺中區和平區、宜蘭縣大同鄉後山與南澳鄉地區。

三、小結

諸多學者以泰雅語群分化與擴散的研究，部份 S' uli 方言較早向西北方擴散形成 Papak wa' a 傳說圈，而留於原地之 Mb' ala 群，後有部份移往宜蘭南澳，其路徑與時間似乎與 Squliq 方言系統北遷約為同一時期，因為雪山出脈西側（今臺中、苗栗、新竹淺山一帶）之地區已經為人先佔領，因此只好朝東北方、沿著中央山脈東側較深山一帶遷徙。鄭光博以 Mb' ala 與 kinhakul 都有開拓始祖 lkmYaboh 之傳說，結合學者的研究更進一步作了大膽的推測，泰雅族語群分化與擴散中心於南投縣仁愛鄉，只不過 S' uli 方言系統的族人遷徙時期較 Squliq 方言系統北遷要早很多（鄭光博 2006:43）。

第二節 泰雅族馬武督社 - 馬里光支群（Mrquang）北遷最遠的一支

馬武督社（M' utu' ）為泰雅族馬里光支群（Mrquang）向北遷徙最遠的一支社群。Mrquang 是泰雅語“qung”的衍生詞，原是族人指稱「最裡面」、「最角落」的意思。住在 Pinsbkan（現今南投縣仁愛鄉瑞岩部落）及 Malipa'（馬烈巴，現今南投縣仁愛鄉力行部乃）一帶的族人，稱呼比他們的地理位置「更為偏遠」、「更裡面」、「住在更角落」的一群人為 Mrquang（位於當代仁愛鄉力行村翠巒部落）。

因為 Pinsbkan、包括 Malipa' 與 Mrquang 一帶的地區，發生嚴重的天災、導致耕地不足，泰雅族人即自祖居地向北遷，希望覓得安全的生活空間；眾多的泰雅族人向北遷徙到了大霸尖山腳下的思源埡口（Quri Sqabu）決定分開遷徙的路線。當時，泰雅族人為了讓族人不會忘記自己的家族祖居地，彼此約定必須將祖居地的名字帶著，好教後代的族人們不會忘本，無論遷徙到什麼地方、都能夠記得自己是源自於哪裡，也避免日後衍生不必要的誤會。

部份的族人往蘭陽溪的方向、有的則分別往大漢溪、或是大安溪的中下游河谷尋找新的生活空間。Mrquang 支群的族人從仁愛鄉力行村翠巒部落向北遷徙的過程，與祖居地 Pinsbkan 另二個支群 Mknazi（基那吉支群）、以及 Mlipa'（馬烈巴支群）的族人一路互相扶持，沿著大霸北陵向大漢溪的中上游分散定居；Mrquang 支群的族人北遷的過程，最先是分布於當代尖石鄉後山地區玉峰村、復興區三光里的山林一帶生活。

之後，大約到了清治時期，Mrquang 支群中一部份的族人從大漢溪流域翻越八五山（rgyax Paga’）、北得拉曼山（rgyax Petlamam），到了頭前溪流域（即現今之錦屏村那羅部落、嘉樂部落、與新樂村的水田部落、拉號部落、八五山部落等地）開墾，遂成為當代尖石鄉前山地區人數最多的一個支群。

我們 Mrquang 的祖先，最早的是從李棟山那裡翻過來，他們沿著北得拉曼山的稜線，往北邊外鳥嘴山的方向遷徙，還不是直接下到水田這裡哦！他們到了 Btusan¹¹ 的高台住過一段時間，因為耕地不夠，便往西北邊的 M’utu（馬武督）方向遷徙（水田部的 Reci 訪談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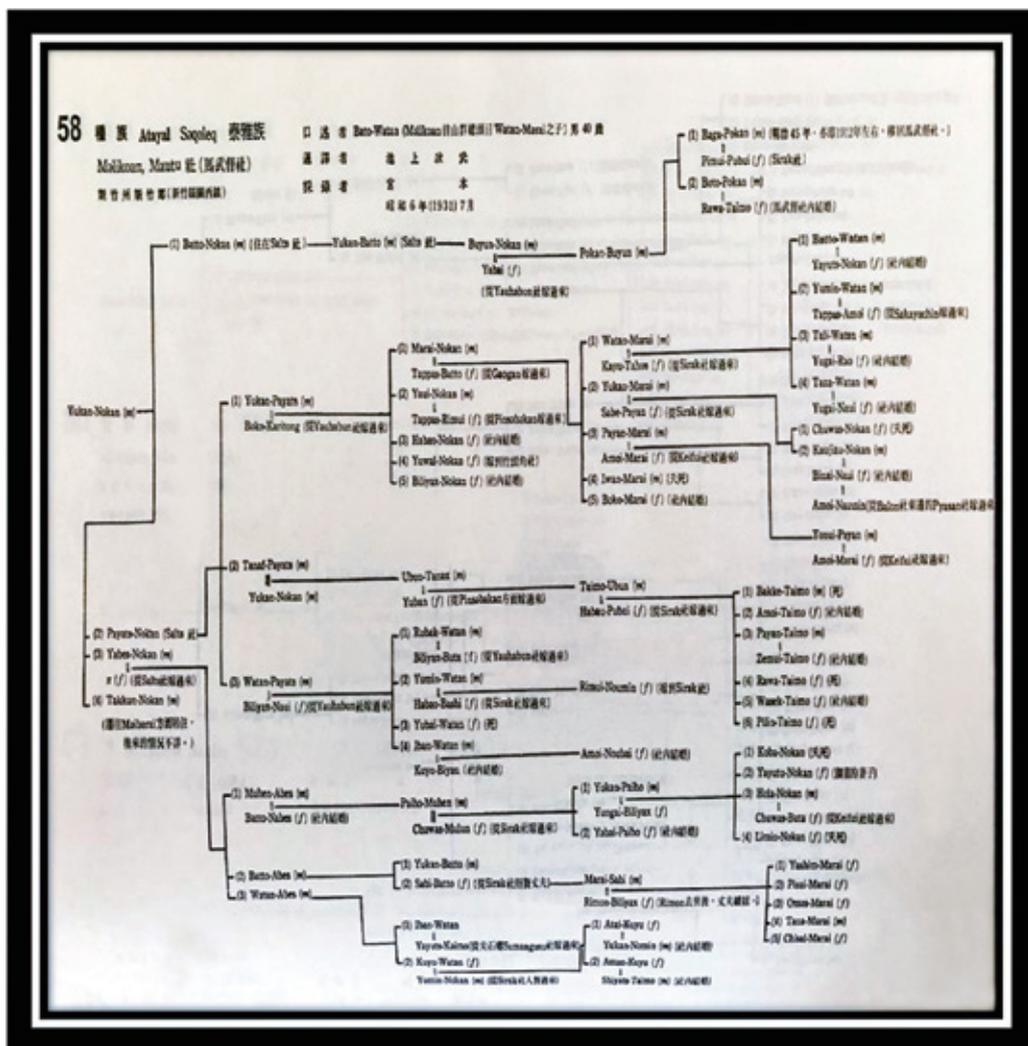


圖 3-3-2：馬武督社泰雅族家戶系統圖 -Yukan Payats 家戶

資料來源：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原著、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2年）。

11. Btusan 的意思是，射擊的地方，那裡是一塊高台、有很大很平的腹地，高台的面對、在外鳥嘴山的稜線下，有一道很高的石壁，是日本軍隊練習用的天然射擊靶。

以 Mrquang 支群 Yukan Payats 的家戶為例，¹² 大約距今七代（距今約 200 年）以前，原本係居住在復興區三光里的 Salut（砂輪仔）部落；後來因為耕地不足，便翻越過八五山、在尖石鄉新樂村拉號部落居住一段時間，¹³ 為了找尋豐富的獵區，又翻過馬武督山，在 bling（涵谷關）睡覺、smi rusa’（裝置陷阱），族人們看見河谷因為大水堆積了許多的大木頭，便回到拉號部落和族人們分享，找到適合族人的新住地。後來，更多 Mrquang 支群的族人和 Yukan Payats 一樣、相繼向北遷徙，經過 B’ tuan（而完窩）、¹⁴ 即落腳至現今關西地區的六畜窩部落（Qyulang），有的再往北邊到達 Ngahoq（李樹下）聚落、與 Tlahi’（金鳥樂園的上方）一帶開墾。

從涵谷關（bling）那裡進來，我們泰雅人叫做 yayaw、意思就是有很多很多的 abaw gayaw（野芋葉）的地方，一直到 Ngahut（現今的錦仙樂園）那裡，都是我們馬武督社祖先耕作、打獵的範圍（部落訪談）。

根據部落耆老們的記憶，昔日馬武督社群的泰雅人數很多，光是年輕力壯的勇士就有 5、6 百人；其活動範圍也十分寬廣，除了我們比較熟悉的錦山里、金山里之外，甚至亦涵蓋樟潭（湳湖與十六張庄交界處）以外的地方、還有更北邊的東山里大竹坑一帶，也就是涵蓋彩和山以北偌大的山林。

關西富光國中進來、十六張那裡有一棟黃色的民宅，是清末時期鹹菜甕墾戶衛壽宗的後代住的地方。那裡最早也是我們泰雅人的活動範圍。後來，客家人從關西那一帶過來開墾，我們的活動空間就愈來愈往山裡面。日本人剛來的時候，柑樹下、十股、湳湖那一帶，我們泰雅人會到那裡和客家人交換東西。（部落 Taro’ 訪談稿）

我們房子這裡附近的土地、一直到龍潭那裡，當初石門水庫剛興建的時候（那時我的年紀還很小），我的父親那一代的客家人，還經常會看見他們（指泰雅人）回到這裡的山林打獵。（東山里大竹坑的客家人 L 先生訪談稿）

不過，大約在清末時期，一方面因為類似瘧疾的傳染病在部落廣為流行，馬武督部落

12. Yukan Payats 是日治時期馬武督社總頭目 Watan Marai 的曾祖父，Watan Marai 的高祖父 Payats Nokan 出生於當代的復興區三光里 Salut（砂輪仔）部落。

13. 新樂水田部落 Inka（雲力思）說：「水田部落裡雖然有很多姓雲的族人，但是比較早來的就是我們這一個家族，我們的祖先和馬武督部落的泰雅人是親戚，大約同個時間，一起從後山遷到前山這邊來。水田部落其他姓雲的，和我們不是直系血親的關係，他們比較晚來。或許因為是 tmuang（指後來、投靠）的，便我們一樣姓雲；他們其實是和煤源部落姓謝、黃，還有那羅部落姓邱、湯的，才是同一個家族。」

14. 馬武督社的族人 Buay Lba 從現今尖石鄉新樂村的拉號部落遷居到 B’ tuan，在那裡耕作、直到去世為止，他死後也埋葬在 B’ tuan。

青年勇士在短短數年間，因病死亡的人數非常多；另一方面，也因為面臨 Sqoyaw 部落¹⁵ 泰雅人的強勢崛起，導致馬武督部落的生活空間受到諸多的侷限。

原來住在我們部落有很多人，光是男丁就有將近 500 人，後來因為 lbil（類似瘧疾的傳染病）而死了很多人，只剩下 100 多人。像我們劉家、或是陳家、鍾家的男人，似乎受到詛咒，不可以留在部落，只要是留在部落似乎就不會有好的生活，所以本身是馬武督的男丁，現在已幾乎沒有了。（馬武督部落的 Tarus 訪談稿）

「為什麼我們馬武督部落原來人很多、也很強悍，但是後來一直會感覺到沒有力量了呢？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當時的總頭目 Tali Watan 過世之後，接下來的幾個頭目都太年輕了，無法勝任頭目的工作：頭目要懂得用智慧、口才，經常要與其他的部落協調、談判，也要能夠帶領部落的族人做好抵抗外來侵入的準備，不是那麼簡單的。我們馬武督部落和復興鄉 Qoyau 的界線，原來是有一座山和 Uru'（山澗）自然形成的稜線，那是我們泰雅人不同的社群之間最明顯的界線；但是，他們（復興鄉）當時的頭目 Tanga' Watan 很有智慧，而我們當時的頭目 Losing Tali 太年輕，無法和他們談判，所以我們的界線一下子退縮了那麼多。如果說，部落的族人要責怪，為什馬武督部落會這麼快地落沒的話，就要怪以前的大頭目太早過世，年輕人沒有辦法接下他的工作。」（部落訪談）

第三節 清廷時期隘墾社會，原漢紛爭

自清末起、以鹹菜甕（關西鎮）為主的資本家為了謀生，大舉向泰雅族馬武督社的傳統領域侵入，砍伐樟樹、製作樟腦油。製腦業在道光初年、鹹菜甕開拓時即已有之，當時可自由製造，樟腦每百斤徵銀五角；至 1886 年（光緒 12 年）禁止自由販賣，同時對英國人設立的大和公司（在今大稻埕）專許承買樟腦，製腦者必熟悉大和公司、每百斤售銀十四元，隘丁費、和番費、防番費，全由政府發給。至 1887 年（光緒 13 年）改其制，同時由陸細番、黃同茂、趙安等三名請得撫臺劉銘傳之許可，始以製腦業選地於馬武督、石壁、下沙灘、大營黎石尾下處，建築腦寮，著手製腦（新竹縣文獻委員會 1903:19）。

漢人墾戶首先進入彩和山以北、大竹坑一帶的山林開墾。1887 年（光緒 13 年）張秀欽、

15. 桃園復興鄉高遠部落。

蔡華亮、周源寶等人合股的金廣成墾戶，藉由劉銘傳的武力保護、向清廷申請進入彩和山以北、大竹坑一帶的山林開墾。¹⁶1888年（光緒14年），周源寶亦受特許從事製腦，到了1889年（光緒15年）大致已開墾完成，彩和山以北一帶的山林已不再是泰雅人的獵場，馬武督社群部落族人的勢力，遂被迫侷限在彩和山以南的地區。

漢人為求樟腦產量穩定，必然需要不斷深入內山，砍伐樟木。竹北一堡的彩和山，便被描述為「所產滿山皆樟腦；自光緒十四年以後，開墾者砍伐作料煮熬樟腦，不數年而已濯濯矣（林欣怡 1999:23）。」¹⁷

Sraral ga, mnaki' sa 大竹坑 kotas maku. Sami Tayal bsiq ini kaki' sa rhyal thasa. Baha ini pgyay bnkis sami lpi, mwah nha mukal ga, si lokah iyal tmutu' qoniq knus, helau ugat thay nanu sinuw qasa.¹⁸

（以前，我們的祖父住過大竹坑那裡，然而身為後代的我們不在那裡居住很久了，因為漢人來到那裡大量的砍樟腦樹，那裡的獵物都隨著消失了啊！）（部落訪談）

清廷政府為了滿足漢人對於山林資源的需求，漢人更藉由鄭有勤官兵進紮的力量，不斷地嘗試從牛鬥口向彩和山以南的 Agiq 與 Qyulang 部落侵入。¹⁹1887年（光緒13年），劉銘傳即首先於大崙崁設撫墾署與腦磺總局，1888年（光緒14年）在六畜窩聚落（Qyulang）、1889年（光緒15年）在水田部落鳥嘴山一帶的稜線建設砲臺，並沿著鳥嘴山稜線開拓隘勇路，加設二十五座隘寮，由官方雇用道卡斯族與客家人擔任隘勇戍守。²⁰因為漢人大舉入山採樟製腦，清軍與泰雅人發生多起嚴重的衝突。²¹

16. 全立奉諭開墾合約字墾戶首四大股夥金廣成即張秀欽、蔡華亮…等，…於本年（1887年）三月間，各股夥親造總局…，因經總局憲施恩，通詳爵憲大人鴻裁，准將所稟大竹坑界後崇壠山名曰福興庄一帶青山前後左右山場…；恐口無憑，爰將奉諭開墾章程商酌個款規條，逐一註明，全立合約四紙壹樣，編定元、亨、利、貞次序字號，付四大股夥各執壹紙，永為存照（摘自國家文化資料庫）。

17. 轉引自不著撰人《新竹縣採訪冊》卷一〈山川·彩和山〉（臺北：臺灣銀行，臺灣研究叢刊第145種，1962年），34頁。

18. Amuy 說：「我的祖父那一輩都還曾經住在大竹坑那裡，但是客家人來了之後大量砍伐樟樹、製腦，害得我們部落的族人沒有動物可以狩獵，我的祖先就不願意住在那裡。」

19. 劉銘傳派營官鄭有勤屯兵於鳥嘴山下的馬武督溪河谷開闢地，雇用佃民為其開墾荒地得到水田36甲；後來，鄭有勤該批水田被清廷沒收，成為官田。

20. 由於枕頭山砲台直接威脅到角板山社與對岸的奎輝社，泰雅人不惜性命，非要奪下砲台不可，雙方浴血苦戰，最後清兵不敵，枕頭山砲台落入原住民手中，砲車全部被推落溪谷。

21. 從光緒12年爭戰到光緒19年（1886-1893年）間，史稱「大崙崁之役」：1886年（光緒12年）春，劉銘傳命部將劉朝祐率1,500名隘勇進攻角板山社，隨即給予藥品、酒食諭令鄰近各社頭目歸順，取得暫時的和平。是年冬天，竹頭角社與角板山社又開始攻擊腦寮，劉銘傳命鄭有勤率1,100名隘勇前往討伐，隨即又給予布匹、酒食言和。光緒13年，大豹社又起事，劉銘傳再度命鄭有勤率兵勇1,000人前往鎮壓，官兵一來，原住民又請求和解。劉銘傳眼見如此戰戰合合，始終沒有了局，於是調動澎湖總兵吳宏洛，率領23營兵勇共11,500人來臺，試圖一舉解決問題。1887年（光緒13年）

清時代之斗換，向來由番界警防當局、或民間自由為之，1888 年大崙崁撫墾總局設番市局於暗潭庄，改為官業，而在該局交易，並禁止無論何人皆不得與番人直接斗換，此乃為防止鎗彈藥流入番界之方針（羅慶武 1989:140）。

1895 年（明治 28 年）甲午戰爭清廷失敗、清廷的國家武力撤出臺灣，泰雅人大規模反抗，泰雅人奪回被漢人侵墾之土地；清廷撤離臺灣，原本馬武督官田一帶的隘勇、墾民，紛紛離去（陳志豪 2006：68）。²² 馬武督社大半已被當地人蠶食，待新竹支廳員燒毀本地非法製腦者之腦寮後，他們又趁勢恢復領地。當時民番交錯，互相仇視極甚，而聽說內地人往往趁此機會進入前後番界（王學新 2003：78）。

綜觀清末時期，泰雅族馬武督社群部落的勢力範圍因為遭到漢人不斷地侵入其傳統領域進行拓墾，彩和山以北、大竹坑一帶的山林，在 1888 年（光緒 14 年）即遭到金廣福墾戶的漢人佔據。但是，彩和山以南一帶的地區，漢人無法建立常久性的聚落，其有效勢力僅達涵谷關以外的地區、廣設隘寮以防番；²³ 換言之，當時的金山里與錦山里整體的偌大山林，仍為泰雅人的勢力範圍（如圖 3-3-3）。²⁴

9 月，吳宏洛率兵抵臺北，大軍隨即開至大崙崁，分三路進擊，吳宏洛自率中營攻打奎輝社，鄭有勤率右營攻打卡奧彎社，張安珍率左營攻打高崗社，以砲隊為前鋒，步兵隨後進軍。大軍一面推進，一面開拓隘路，將隘勇線從大崙崁延伸，經竹頭角、奎輝社、合、馬武督，遠接至五指山（陳志豪 2006）。

22. 劉銘傳派營官鄭有勤屯兵於鳥嘴山下的馬武督溪河谷開闢地，雇用佃民為其開墾荒地得到水田 36 甲；後來，鄭有勤該批水田被清廷沒收，成為官田（陳志豪 2006）。

23. 劉瑞超 2004：30，轉引李文良 1996：41-43。

24. 請參閱附圖 2，清末、日治初期，馬武督泰雅人的傳統領域圖。



圖 3-3-3：日治初期泰雅族馬武督社群生活領域描繪圖。

說明：

- (1) 以……紅線，表示馬武督社群的族人日治初期的生活領域範圍；以行政區劃來看，當時的馬武督社群的土地領域包括了當代的金山里、玉山里（部份）、以及錦山里。
- (2) 以……藍線，表示日治時期第一條隘勇線。

資料來源：

- (1) 摘自王學新 2006:1477 & 124，及馬武督耆老 Tarus 等人的口述。
- (2) 從 Google 摘出底圖；再根據隘寮設置之地點，將其串連繪製而成。

第四節 日本治理時期的泰雅族馬武督社

一、武力侵入及收編政策

清朝末年，山區的情勢十分混亂，除了生番的大規模反抗之外，由於清代臨時編制的隘勇營在政權交替後即解散，使得沿山的隘防陷入重建的真空期。1895年（明治28年），原本在官田一帶的隘勇、墾民也紛紛離去，使得近山一帶的墾地荒蕪、漢族居民散佚。

到了日本治臺初期，原本是禁止漢人進入番地進行經濟產業活動；但是，一方面因為番界裡的豐富山林資源，另一方面因為大嵙崁地區爆發泰雅人襲擊各處腦寮，²⁵ 以及「南庄

25. 1900年（明治33年）六月，泰雅族人集體襲擊各處腦寮、番地事業所，日方雖組成討伐隊，然因為泰雅人強力抵抗，日方死傷慘重，不得已只好中止，僅在民庄附近設置隘勇線；同年十二月，臺北縣知事村上義雄建議在大嵙崁地區採取「絕對的閉鎖主義」，強化番界的警備力量（臺綜院2003：51）。

事件」番人的強烈反抗，促使臺灣總督府拋開原來的矜持，全面調整隘勇線與番地政策。²⁶

1896年（明治29年），撫墾署成立後，馬武督一帶歸為五指山撫墾署管轄（其管轄範圍約為今新竹關西至內灣附近山區），並延續清代的設置，在暗潭（滿湖與十六張庄交界處）一帶設立提供生番交易的場所，6月時、五指山撫墾署長山口義耀來到滿湖一帶進行訪查，認為暗潭早已為漢人開闢完成，1897年（明治30年）8月撫墾署便將換番所往馬武督方向遷移，於柑仔樹下設置十股出張所，使得馬武督一帶的番社多次下山進行交易，以各項山產，如藤、木耳、番布、襟裙等，換得了測人的衣服、鹽、食物、打火石等；然而，在1896年間，馬武督一帶的漢番關係仍十分緊張，漢番衝突至少造成了十餘人的傷亡（陳志豪 2006:69）。



圖 3-3-4：泰雅族馬里光支群馬武督社的婦女
資料來源：抗日戰爭紀念網，台灣抗日史實圖片集

1904年（明治37年）7月起，日方為了壓制泰雅族馬武督一帶的番社，興建自馬武督溪，經六畜山、帽盒山而連接新竹廳方面的隘勇線，傾全力將隘勇線開始往山區推進，雙方武力相向的激烈程度與範圍，更甚於清末時期（如表 3-3-2）。1905年（明治38年）3月，彩和山至三十八份山一帶的隘勇線也從山下往山上移防，期間遭逢泰雅族馬武督社的阻撓；到了1907年（明治40年）後，為了壓制馬武督一帶的番社，新竹廳方面也著手擴張泰雅族馬福社一帶的隘勇線（今橫山鄉與關西鎮交接處），泰雅族馬武督社的族人在獲知這個消息後，便聯合內灣流域各番社，共同對這項工程展開攻擊。

表 3-3-2：竹苗地區明治三十三年度設置隘勇情形一覽表

辦務署	配置區域	隘勇數	警備目的
新竹	與駐紮於咸菜礮方面十寮的隘勇相接，經十股、赤柯坪至南河中城、與馬福隘勇相連接	三〇	保護番界村落
	自轄內馬福社起，南經內灣、上坪、大坪，至南庄大東河	一二〇	保護番界村落
	自南庄奧柏色窩起，經中和亭、風尾、鱸鰻窟、大湫、八卦力、小東勢至獅里興	八〇	

資料來源：伊能嘉矩 1918：237-238（摘自王學新 2003：1477）。

1907年（明治40年）五月，日方派出1900人的部隊在枕頭山與泰雅人激戰，日軍警從早川警部以下有170名戰死；同年，日方隘勇線向新竹廳馬武督社前進，與馬武督社激戰，

26. 臺灣總督府參事官持地六三郎向總督府建議並獲得確立：隘勇線作為一條實體的、統一的、官方的、連續的，介於原、漢之間的警備線（臺綜院 2003：55）。

日方損失慘重（臺綜院 2003：66）。²⁷

《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明治38年）3月29日報導：由於馬武督地區天然森林茂密，當大砲攻打時，原住民就躲進射程之外的森林裡，以致於效果不佳。1905年（明治38年）3月，日警在無計可施之下，異想天開的用「空襲」的辦法，用白色的大型空飄氣球、並綁上鞭炮，趁夜施放於馬武督地區上空，讓馬武督地區的原住民驚嚇萬分。果然，受到驚嚇的馬武督社人，向後方逃往現在的馬武督探索森林躲藏，日警才順利的推進（楊南郡 2009：49）。

1909年（明治42年）七月，新竹廳前進內灣及上坪兩隘勇線，頻遭泰雅族嘉樂排 Klapay、與馬里光 Mrquang 支群族人抵抗，大小戰鬥幾乎不絕，遂要求苗栗廳支援，並令桃園廳興建自馬武督溪、經六畜山、帽盒山而連接新竹廳方面的隘勇線，以壓抑馬武督番、上坪前山番。該年9月，日軍佔領油羅山高地切斷新竹廳前山番各社之聯絡（王學新 2006：1676）。1910年（明治43年）5月起，日本軍警分別從宜蘭、桃園、新竹三面進攻；²⁸由於宜蘭方面之前進行動戰況不利，新竹廳樹杞林之隘勇線，自6月15日起，從內灣溪及六畜山（馬武督）二方面，向鳥嘴山（新樂村）南方前進（如表3-3-3，圖：3-3-5），前進隊沿途屢受 Mrquang 前山部落攻擊，死傷無數（臺綜院 2003：66-68）。

Nisal mwah Zipun lhga, ktan naha nyux sami mheloq phapuy mami lga, si lokah bu' pong rgyax na M' utu ru Qyulang qani. Ini blaq mqyanux Tayal qalang myan ru Slaq thasa. Son qasa lga, maki qutux hngan ungat byacing, Mrhuw Set Nomin m' aras nya squliq na 'Tayal qalang myan, kyopan naha kwara paris na Zipun. Kmal squ kaba maku mha:cyux cingay qni' ru baliq na Zipun maki babaw rgyax na M' utu.²⁹

日本軍隊來到我們部落這裡，看到哪裡有冒煙就用砲火向我們的山林射擊，害我們還有水田部落的族人沒有辦法好好生活。有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我們的頭目 Set Nomin 帶領部落的青年到日本軍營裡，把他們都殺掉了。我們的山林裡還有許多日本人的骨頭、和槍械呢）。（部落訪談）

27. 參閱附圖3-3-5：日方向淺山地帶推進時戰事的發生位置圖（臺綜院 2003：79）。

28. 宜蘭方面三千大軍，新竹方面一千二百餘名大軍，桃園方面以一千三百餘人出擊（臺綜院 2003：67）。

29. Amuy 女士說：「日本人剛來的時候，我們部落的人只要起火燒飯，日本的大砲就會轟向馬武督山、六曲崗那裡，害得我們馬武督部落還有水田部落的泰雅人不能安心生活。後來，有一次水田部落的頭目 Set Nomin 帶領二邊部落的青年，在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把日本人的大砲和他們的士兵殺光。我小的時候，我的父親還告訴我，馬武督山那一帶，還有很多日本人士兵的屍骨、和砲彈的碎片。」

綜觀日本總督府為了要能夠掌控大漢溪上游，1904-1914 年（明治 37- 大正 3 年）間、動員了大量的軍警從內灣溪及馬武督二方面，向李棟山的制高點前進（如圖：3-3-6、3-3-7、3-3-8、3-3-9、3-3-10）。期間，泰雅族馬武督社的族人雖然持續與其他部落聯合反抗日警武力，但是到了 1910 年（明治 43 年）以後，因為武力懸殊、部落已為日警所建立的隘勇線所包圍（如圖：3-3-11），逐漸設置番務官吏駐在所，替代隘勇，該年 10 月，六窩山、馬武督、竹頭及大竹坑已設有 4 處駐在所（李明賢 1999：78）。³⁰

馬武督社的頭目 Yukan Temu 繳出了 4 支槍與 93 發子彈，不再向日警發動武裝攻擊。後來，在日本官員的安排下，馬武督社的頭目 Yukan Temu 前往臺北「觀光」；1912 年（大正元年），馬武督社的另一個頭目 Watan Maray 也在總督府的安排前往日本「觀光」，透過這些觀光的行程，泰雅族馬武督社的部落族人見識到了日軍的飛機、槍砲等現代武器（臺綜院 2003：72）。

■表 3-3-3：日治時期馬武督及鄰近地區隘勇線推進表

年代	廳別	番社討伐及警備線前進方面	備註
明治 31 年 1898	新竹廳	中城、中股間警備線前進	
明治 32 年 1899	新竹廳	西石門、十寮間警備線前進	
明治 34 年 1901	新竹廳	南湖庄、十寮間警備線前進	
明治 36 年 1903	新竹廳	大竹坑方面警備線前進	
明治 37 年 1904	新竹廳	擋把山警備線前進 十股方面警備線前進	
明治 38 年 1905	新竹廳	赤柯山方面警備線前進	
明治 39 年 1906	新竹廳	馬武督方面警備線前進 大竹坑方面警備線前進	新竹廳彩和山方面
明治 40 年 1907	新竹廳	馬福社前進	舊砲臺隘勇線
明治 41 年 1908	新竹廳	帽盒山前進	
明治 42 年 1909	新竹廳	桃園廳帽盒山方面警備線前進	自 8-9 月間，新設 3 里，撤廢 1 里 34 町 30 間
明治 44 年 1911	新竹廳	李棟山方面警備線前進	自 8-10 月間，新設 5 里 26 町 13 間，撤 6 里 20 町 15 間

資料來源：轉載鄭安晞 2011:188，引自北野民夫編，《臺灣二》（現代史資料 22），頁 406-410；
田原委人子，〈隘勇線小誌〉，《番界》（三），頁 144-148。

30. 引自《桃園廳報》，第百二十號。



圖 3-3-5：日本隘勇線，涵谷關 - 帽盒山 1909

資料來源：鄭安唏，2011：64。



圖 3-3-6：日本隘勇線的漢人挑夫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番務本署，《理番概要》，無頁碼。



圖 3-3-7：日本隘勇線的制高點 - 李棟山古堡

資料來源：抗日戰爭紀念網，台灣抗日史實圖片集



圖 3-3-8：六畜山日本軍隊砲台

資料來源：抗日戰爭紀念網，台灣抗日史實圖片集



圖 3-3-9：攻擊行動展開後，日軍在六畜山西麓密林中與泰雅人激戰，為了鞏固防線，於林間緊急設置通電鐵絲網阻絕泰雅人。

資料來源：抗日戰爭紀念網，台灣抗日史實圖片集



圖 3-3-10：六畜山的隘寮。日軍進入六畜山時，仍有泰雅人繞過稜線偷襲隘寮 的日軍。

資料來源：抗日戰爭紀念網，台灣抗日史實圖片集



圖 3-3-11：日軍掌握制高點 - 李棟山後，進入馬里光的部落。

資料來源：抗日戰爭紀念網，台灣抗日史實圖片集

二、開發番地，日本人、漢人在馬武督的經濟活動

（一）林野調查及行政區劃分，泰雅族馬武督社部落族人土地權快速流失

日本政府除了挾現代化武力的優勢入侵馬武督部落之外，為了因應初期動盪不安的管理環境，藉由豐富的山林資源與咸菜崙地區的漢人展開密切的合作，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官民殖民經濟體系，大大地影響馬武督泰雅人的族群土地權的演繹過程。

日本官方一改原來嚴格禁止漢人進入番地採樟的政策，³¹ 反而主張番地山林的經濟活動，有必要借助漢人在番界邊境山林與泰雅人進行交換活動的經驗；一方面透過國家核准的監察機制，另一方面也藉由山林資源的分配、及漢人參與開發交換活動，全面掌握泰雅人的傳統生活領域，展現國家力量對泰雅部落山林掌握的強烈企圖。

臺灣總督府首先進行林野調查，一方面透過掌制漢人進入馬武督進行經濟活動；一方面，自 1895 年（明治 28 年）臺灣總督府片面定義臺灣番地為官有地的政策，³² 並且於 1910-1914 年（明治 43- 大正 3 年）間實施一系列「林野調查」的實務中，不堅持該規定「必需持有證據書類」的原則，反而保留了相當的彈性、讓無證據書類的漢人提出「佔有事實」等的方式，或藉由保管林制度的「緣故關係」來獲得業主權（林欣怡 1999：99）。日本政

31. 日本人小松南彌及金廣成墾號股東之一周源寶等人於 1899 年（明治 32 年）獲得臺灣總督府的特許，進入馬武督地區公館、沙灘、樹橋窩等地製腦（謝金蘭 1903）。

32. 日本領臺後馬上在 1895 年（明治 28 年）10 月 31 日，以日令第 26 號發布「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第一條規定。

府官員此一彈性的作法，大方地鼓勵原來已隨清廷退出牛鬥口的漢人重新整裝，群起爭相進入當代的金山里一帶搭設工寮、採樟製腦，導致部落族人的土地權產生劇烈的變革、讓馬武督社群的生存空間陷入重大的危機。³³

日本官方針對馬武督山林地區的所有權進行釐清；經過清查後，日本當局便將馬武督一帶交由「咸菜礮興業公司」進行樟樹造林與土地開墾（陳志豪 2006：172）。³⁴ 咸菜礮興業合股公司早於明治年間，即已向日本臺灣總督府提出申請「無償貸付」，盼能夠在馬武督社泰雅人的番地—赤柯山、竹頭、大竹坑等地區進行樟樹造林；該公司申請的土地範圍，其偌大面積竟多達 546 餘甲。³⁵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八年）指稱「關西興業公司」的現況：

明治四十一年蒙當局拂下番地馬武督社一帶數千甲。開墾及植林。成績頗順。現今所植樟樹。發育甚旺。數年約可從事製腦。其他所開茶園。亦頗有注目價值。此次擬增資壹萬圓兼辦製茶。業已準備中。此外又于馬武督設出張所。以圖拓展事業。二十日已開辦云。³⁶

<樟樹造林成功地業主權附與願>：

座落：新竹州新竹郡番地，舊馬武督、赤柯山、竹頭、大竹坑

面積：貳百貳拾八甲，別紙實測圖，通□。內譯

但□明治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附指令第二七六九號□□□樟樹造林無償貸付御許可□相成□□面積五百四拾六甲之內…。³⁷

根據臺灣總督府於 1923 年（大正 12 年）依咸菜礮興業合股公司之御請書、逕行予以分期批准 228 甲土地的文獻裡，³⁸ 即可以一窺當時日本官員與前撲後繼的客家富商們在興業公司樓房裡、杯觥酒影的情形；其反映出當時的日本官方人員，透過番地林野調查與開發的名目進行番地造林、並讓利予少數的地方菁英。

33. 這頗有用國家的權力協助資本家資本累積的意味，也就是所謂的「資本之原始蓄積」；簡單地說，土地的所有，一面現代化，一面殖民地化了（張漢裕 1951：37-38）。

34. 到了 1910 年（明治 43 年）時，興業公司推派謝金蘭與郭壽三出面向總督府承墾馬武督一帶的官有原野地約 145 甲（陳志豪 2006：141）。

35. 明治 41 年 7 月 29 日附指令第 2769 號。

36. 《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6762 號，大正 8 年 4 月 15 日，5 版。

37. 摘自臺灣總督府檔案 3579 冊第 5 張。

38. 摘自臺灣總督府檔案第 3579 冊第 4 張。

1901年起，德永在支廳長任內，曾多次在當地招宴許多的地方菁英，包括參與咸菜礮興業公司的職員，以及當地具有影響力的地方菁英。如1918年1月初，他在咸菜礮公司樓上招宴了180多個人，席間他與地方菁英互動熱絡，更有一名菁英當場作詩表達他們對於德永的好感。另一方面，在德永任內，從《臺灣日日新報》多次報導咸菜礮地區的消息內容來看，便可以見到德永多次舉行如「茶葉品評會」等活動，並邀集各地官員、商人前來參與這些盛事，藉此達到招商目的（陳志豪 2006:137-138）。

總內第四九三九號	大正十二年二月八日		
總內第九四八號	大正拾貳年五月拾五日		
	大正拾貳年五月拾六日		
	大正十二年二月五日		
總督	總務長官	內務局長	地理課長
咸菜礮興業合股公司樟樹造林無償貸付地所有權付與願許可件案			
指令第六二五三號			
新竹州新竹郡番地舊馬武督			
咸菜礮合股公司			
大正九年十二月三十日附願明治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附指令第二七六九號□以□無償付□許可□□□新竹州新竹郡番地舊馬武督外三箇所官有原野面積貳百貳拾八甲所有權付與件許可候条臺灣樟樹造橡獎勵規則□遵守□□□。			
年	月	日	總督

日方除了謀利予以客家人為主合股的興業公司之外，日本本島人則有三井製腦興業公司、永井植林、及通入馬武督之冀安咸輕鐵、萬基製腦公司等企業相繼投入開發（新竹縣文獻委員會 1903：54）。

以臺灣總督府知名的「協力者」林熊徵³⁹為首席顧問的臺灣農林株式會社，開始在馬武督設立分公司，大約於1920年（大正9年）之後大肆收購當地的山林與礦區。林熊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曾陷入苦況，臺灣總督府乃令臺灣銀行予以整理及救助，先由臺銀貸款、讓他組織日本拓殖株式會社，在中壠關西買地，林公熊徵學田也是此時開發的土地之一（許雪姬 2000：53-75）。⁴⁰ 泰雅族馬武督社部落族人的傳統領域，也在這個時期被日本官方讓

39. 日治時期的林熊徵是臺灣第一大家族板橋林家的代表，也是日本政府籠絡、扶植的對象，被稱做第二號御用紳士（僅次於辜顯榮）。

40. 其實，板橋林家於1860年（咸豐10年）9月即已出資至新竹縣鹹菜甕地區開墾：林本源與墾戶姜殿邦、黃慶興等共23名24股，開墾今日新竹縣關西鎮（咸菜甕、新和庄），成立「金泰安」墾號，聘張朝安為隘首，管理新墾山面隘務（許雪姬 2000：108）。

渡給臺灣農林株式會社，後來再轉租給後來進入部落的客家人（如圖 3-3-12）。

我們家和住在馬武督部落的其他客家人一樣，土地大多是向農林公司承租的，每年都還要租金，我們曾經向他們爭取將土地賣給我們，但是都沒有下文。（訪談部落客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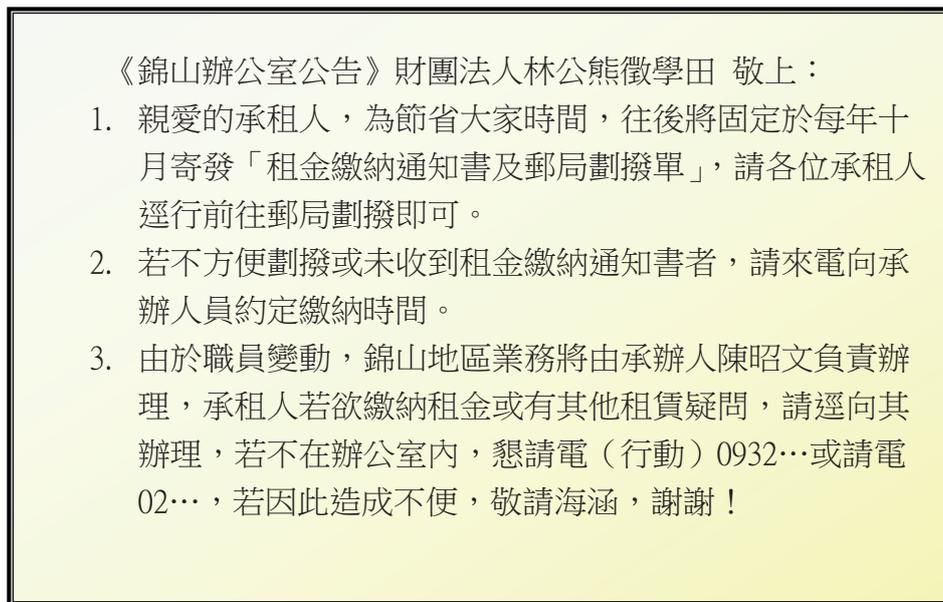


圖 3-3-12：財團法人林公熊徵學田公告啟事。

資料來源：摘自林公熊徵學田錦山辦公室之公告，2009 年 4 月。

（二）樟腦油專賣產業

1897 年（明治 30 年），五指山撫墾署長主事米山俊信云：本署將來要實施之事項之一為放領官林，盡量使本島人製腦對業者與內地人合作，以振興製腦事業。若內地人深入番地，探知此等非法腦寮之製造計畫時，則使其通報撫墾署，不但可防止非法腦寮於未設之際，對撫育亦有極大利益。…因此，本署認為最好的辦法是盡可能使有實力且實在之內地人與本島人合作創業，盡量給與充分保護（王學新 2003：167-169）。

生番通事徐阿石來所（十股庄出張所）陳報說：七寮庄結首周源寶勸誘通事阿片招呼馬武督 Pauori 小社頭目 Utau Taiya 等五、六人到自己家裡，宴饗以酒肉，協商有關馬武督官田之復耕及馬武督山林之製腦事業之事（王學新 2006：207）。

日本官方更採取積極實施樟腦專賣制度，於赤柯坪庄及十股庄積極設立出張所，試圖透過掌制漢人與泰雅人的經濟交換活動，以有效換取掌控番地山林的資源。⁴¹除了專賣制度

41. 臺灣總督府參事官持地六三郎於事件調查後，於 1902 年（明治 35 年）12 月提出「關於番政問題意見書」。該意見書為

之外，馬武督一帶的土地在臺灣總督府的授意下，即優先讓日本內地的資本家永井儀三郎等人，於1911年（明治44年）6月向臺灣總督府申請無償貸付造林六甲步，招募客家佃農開山造林；後來，赤柯山竟形成一處80餘戶的獨立客家村落迄今。⁴²

臺灣總督府森林計畫事業報告書（上卷）：

一、保安林編入豫定地：新竹郡關西庄馬武及□番地竹頭（鳳山溪流域），土砂扞止林。見達面積一一〇陌。民有許可地。編入理由。石牛山之南面（臺灣農林株式會社所有）及□三十八份山之東南（關西興業株式會社之許可地）二位□極□□、險峻□□□斷崖□□（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38）。

〈明治四十四年指令第一六四五號請書〉：

桃園廳咸菜礮支廳管內番地六畜山、帽拿山內，一官有林野面積六甲步。願地之境界：東八四隘勇線，西赤柯坪溪上流域，南六畜山、帽盒上分水嶺，北赤柯溪及咸菜礮公學校基本田。右樟樹造林之為無償□□後貸付被成下度且成功…。⁴³

自1900年代起，咸菜礮地區羅碧玉、謝金蘭、林清文、陳興源、周源寶等漢人社會的地方菁英，莫不積極向日本政府爭取申請馬武督的拓墾或開採權（陳志豪 2006:172-193）。1908年（明治41年）4月，他與陳耀樞、郭壽等三人，合組「咸菜礮興業公司」，投入樟腦、造林等山區事業的經營；⁴⁴興業公司主要的事業，即是向總督府申請在馬武督一帶（彩和山至赤柯山一帶）的官有地，進行樟樹造林與土地開發，咸菜礮地區漢人民間製腦業者的勢力遂得以重新恢復、蓬勃發展，以彩和山為中心的一帶山林，在很短的時間裡被大量外來的漢人進駐，及至1912年（大正元年），由外地人組成的萬基公司，也進入此間經營類似事業，促使馬武督地區原漢之間土地權的演繹過程又有了新的發展。

這裡（金山里）的客家人比日本警察要稍早一些時間進來，他們來這裡主要

日本制定所謂「理番政策」提出明確的方針，也就是臺灣總督府在臺灣原住民事務上，要以追求經濟利益為最優先的前提，並在該政策上要較其他對臺政策上，更徹底地運用帝國主義的高壓殖民地統治。持地六三郎在其意見書的引言當中，表明他對此政策的基本立場說：「這裡只談番地問題，因為在日本帝國主權的眼中，只見番地而不見番人。番地問題，必須從經濟上的觀點好好地解決，而其經營必須要有財政上的方針。大概國家的各種問題，最後沒有不歸結到經濟上的財政問題。至於殖民地的經營，更特別需求從經濟上、財政上的觀點，來解決各種問題。」（摘自維基百科，網路資料：<http://zh.wikipedia.org/zh-tw/%E7%90%86%E8%95%83%E6%94%BF%E7%AD%96>）。

42. 赤柯山海拔454m，因該山峰上分佈為數不少的赤柯樹而得名，日治之前原為泰雅族盤踞之地。1914年（大正3年）永井儀三郎向日本政府租借；1931年（昭和6年），關西羅家向永井購得山林茶園600餘甲。目前，赤柯山有「臺泥礦區」，其土地面積118公頃所有權屬林務局；另外有「玉山石礦」與「亞泥」二家私人企業，其公司的所有權比較複雜，但大部份的土地屬於關西羅家所有。（網路：<http://land.ihakka.net/groups/gropu04.aspx?stationID=1658&wildID=1342>）

43. 臺灣總督府第2049冊第7件6張。

44. 咸菜礮興業公司成立後，吸引了不少地方菁英的參與，包括羅碧玉、徐開祿、陳遠芳等人。

是 tmutu' knus ru tmaq oba'（砍伐樟樹並且製造樟腦油），為了工作的需要，他們都只是蓋臨時的工寮。但是，當日本警察來到了部落以後，日本人一直要我們泰雅人往裡面退，連當時頭目 Batu Watan 的房子原本在現在的金山里派出所這邊，都被要求遷到部落更裡面的地方居住。這個時候（指大正年間），因為有日本警察的關係，一下子就湧進來了許多客家人，他們就直接住在我們族人原來住在前面的地方，也就是現在的金山里。（部落訪談）

當我還很年輕的時候，就經常聽隔壁的客家老伯—阿集伯跟我說，從前他們客家人從咸菜硼進來，有的人先在湍湖那一帶居住不敢再進來，因為在涵谷關那裡，就遇見我們泰雅族人居住的部落和房子。一直到他很老、甚至快走不動的時候，還不斷地用客家話告訴我說：「Ria he fan' e buisuo」意思是說金山里原本就是你們泰雅人的地方。你看，連客家的老人家，都很清楚知道，這裡原本就是我們泰雅人的地方。（金山里，70歲的Taro老先生訪談稿）

本區所產樟腦，雖經過度砍伐，林相早已變化；部份番地，如彩和山也已童山濯濯，不過，馬武督番地依舊盛產樟林。日治初期，樟腦業率由漢人經營，⁴⁵迨日本人控制番地後，日資三井製腦興業公司即入此間（李明賢 1999：78）。⁴⁶就製腦而言，日資的進入不久即控制大部分的製腦業，1916年（大正5年），桃園廳下三井與萬基公司的腦灶數已分別達到887及200份。

（三）暗潭 / 十股換番所⁴⁷

1896年（明治29年），日本殖民政府准許日本人在十股庄開始斗換，十股換番所前身為暗潭換番所；暗潭附近已經開墾完成，居民逐漸增加，與番界相隔一段距離，頗不便於泰雅人往來，同年8月遂將換番所移至東方約2.5公里處的橋仔樹下庄，1897年（明治30年）8月再往東移至十股設置十股出張所，便積極拉攏當時與漢人民庄關係緊張的馬武督社泰雅人的關係。1896年4月，其特許人為陳祥生（年齡44歲）廣東省加應州府長樂縣人，獲新竹支廳許可，從事換番事業，其二代前遷至咸菜硼，為雜貨商人，為附近鄉村內的富豪。但毫無換番經驗，而僱用通事陳阿富。

每年的12月至翌年的4月間，是採收番產物花草、獵獸的好時機，故為一年中的旺季，尤以1月為最盛。泰雅人的主要交換品為：花草、苧麻絲、魚藤、木耳、鹿皮、鹿茸、布匹、

45. 王世慶〈日治初期臺灣撫墾署始末〉《臺灣文獻》38：1（1987年3月），228-230頁。

46. 引自謝金蘭著、新竹文獻委員會譯《咸菜硼地方沿革史》（1903年），無頁碼。

47. 摘自王學新著《日治時期竹苗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2003：1531-1541頁。

金線蓮、木斛（藥品）；漢民的主要交換品為酒、鹽、牛、豬、紅糖、朱裙、銅鍋、銅線、鐵線、剪刀、洋火、針、白米、柴刀、鋤頭、竹箕、藍沙（染料）、角梳。

新竹支廳各換番所的物品交換情形，最初以十股方面為最有希望之地，但由於 1897 年至 1902 年（明治 30-35 年），十股多次發生民番衝突後，桃園廳發出內訓第 3 號，飭馬武督全社停止買賣及斗換，再無一人前來，後來不得已關閉；於是，位於尖石淺山前的內灣換番所遂順勢急速興起，每月交易

（四）六曲窩煤礦產業

臺灣用煤的歷史可追溯至 1 千年前，十三行文化用煤炭做為冶煉鐵的燃料；1640 年荷蘭人鼓勵金包里原住民採煤，可謂臺灣煤礦業的開始；1876 年（光緒 2 年）清政府成立八斗子官方煤礦、於 1892 年（光緒 18 年）關閉，煤的供應改由私礦負責（黃武良 2009）。新竹地方之開採，雖為時甚早，但有規模採掘，乃在光緒末年（林水樹 1955:16）。

日本治臺後，全臺僅四個煤礦區，後因鐵路開通，船舶來往頻繁，煤炭需用量激增，煤礦因此日益發達；1909 年（明治 42 年），新竹廳內煤礦區一區，11 萬 5300 多坪。是年有關西鎮徐阿增等，向政府申請獅鼻壠域內礦區，⁴⁸ 至 1911 年（明治 44 年），將礦區讓與頭份斗換坪林清文（店號林清記）採掘，林等遂由關西至石門鋪設輕便軌道，開始採掘上部層系炭（ibid）。

咸菜硼東面及其東方番地蘊藏有煤礦，其分布自暗潭、湳湖、十寮、老社寮等地至馬武督、赤柯山等地。這些煤田的炭質雖較軟弱，然而煤層優厚，層狀比較整齊，利於在其地勢上開挖，且煤田分布廣（李明賢 1999：79）。⁴⁹

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 1904 年在咸菜硼接受街長謝金蘭與客家住民歡迎時，即十分清楚地表達日本政府的政策與政權進入山地的宣告：「番界目前雖然在封鎖中，但是，不久就要開放，開放後的治安，大家要協助官憲維護（楊南郡 2008：4）。」

1919 年（大正 8 年），咸菜硼街長謝金蘭率先進入六曲窩開採炭礦（如圖：3-3-13、

48. 大約 1916 年（大正 5 年）間，日人永井二三郎，向日本政府租借土地，招募佃農與工人進山，創立赤柯山。永井建造林畜牧作業所，大肆飼養繁殖牛羊。同年，日本政府因需求樟腦油之藥材，募集製油工人來此，設立腦寮，砍伐天然生樟木，製造樟腦油。又將千年雜樹製成枋材，運往都市，銷售殆盡。又針對樟樹與杉木重新造林。大約 1921 年（大正 11 年）間，獅頭山下之獅鼻壠起崩山凸〔赤柯山〕至尚耙山等山脚一帶發現蘊藏豐富的煤炭，吸引煤礦業界的注意。初期有瑞福煤礦業以及簡阿泉、黎文成與陸昌義等人，大量設礦開採，銷售各地，至 1986 年（民國 75 年）間採礦業才結束。資料來源，行政院水保局臺分局〈關西玉山社區〉，<http://eng1.swcb.gov.tw/content.asp?Aid=153>。

49.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咸菜硼、北埔煤田調查報告》（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13 年），54 頁、55 頁。

3-3-14、3-3-15），此後進山採礦的日籍及臺籍業者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如表：3-3-4），同時伴隨出現的是在礦坑附近搭建臨時性的工寮供礦工居住（劉瑞超 2004：33）。

■表 3-3-4：日治大正年間桃園廳咸菜礮支廳馬武督地區許願開採石炭一覽表

申請年	申請者	申請項目與地點	核定年	核定面積
大正 6 年	陳爵鄉外 5 名	柴橋窩赤柯山石炭	大正 9 年	585,435 坪
大正 6 年	劉性外 3 名	馬武督內山石炭	大正 9 年	390,455 坪
大正 6 年	周宗智外 3 名	樹橋窩內石炭	大正 9 年	380,300 坪
大正 6 年	蘇冕凱外 3 名	馬武督山內石炭	大正 9 年	309,047 坪
大正 6 年	黃玉書外 2 名	馬武督山內石炭	大正 9 年	581,700 坪
大正 7 年	簡長順	維灣窩(而完窩)及鳥嘴窩石炭	大正 9 年	560,599 坪
大正 6 年	郭花外 3 名	鳥嘴坑、而完窩石炭	大正 9 年	263,560 坪
大正 7 年	簡長順外 1 名	六畜山、帽合山石炭	大正 10 年	254,371 坪
大正 7 年	謝金蘭外 2 名	馬武督山內石炭	大正 10 年	774,209 坪
大正 14 年	柯秋潔外 2 名	馬武督山內石炭		申請： 534,989 坪
大正 15 年	賴榮	十寮、馬武督山石炭		申請： 309,047 坪
昭和 3 年	簡德發外 1 名	六畜山、帽合山石炭	昭和 3 年	137,000 坪
昭和 3 年	陳濟昌	湳湖、十寮、四寮、七寮、馬武督山	昭和 5 年	157,400 坪
昭和 7 年	陳世昌	馬武督山內石炭		申請： 244,150 坪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總督府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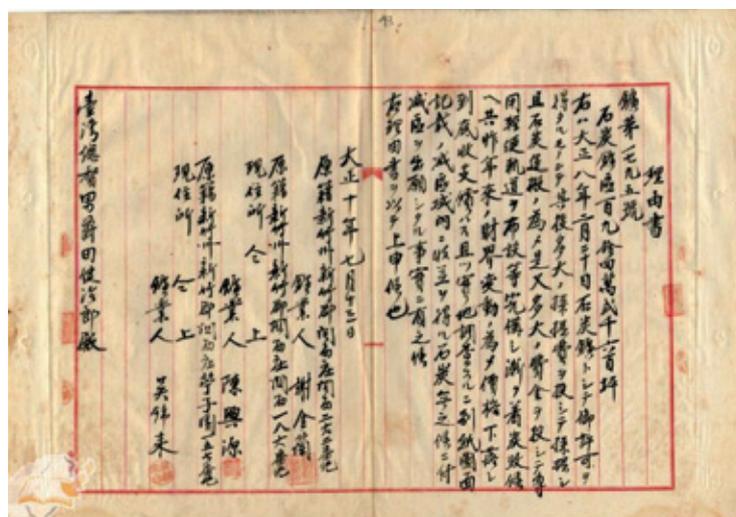


圖 3-3-13：謝金蘭申請開採馬武督石炭復議之理由書。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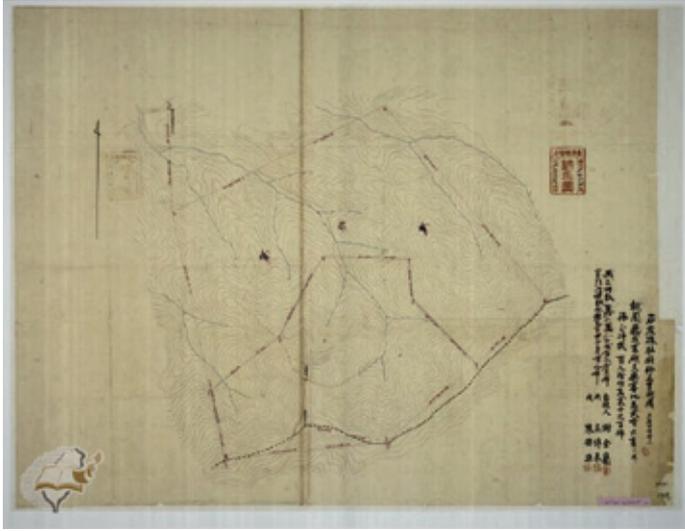


圖 3-3-14：謝金蘭申請開採馬武督石炭之實測圖。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1914年（大正3年），關西陳興源、陳旺田、謝金蘭、吳錦來、羅碧玉等發現加拉排系統炭，埋藏在六畜山附近。遂向日政府申請開採，合資二十萬圓，創立東成公司，開發馬武督、關西間道路，鋪設輕便軌道；下部層炭之採掘，則以此為嚆矢。⁵⁰ 臺灣炭分三部層，即上、中、下部層，其中關西有上部層及最下部層炭，上部層有屬暗潭系統炭、十股系統炭等。暗潭系統炭，即從關西之暗潭，透至十分寮、橫山炭脈；十股系統炭乃自滿湖、十股、獅鼻壠、馬福、油羅而至南庄、獅頭山之系統。前述上部層屬於林清文采掘，下部層屬東成公司陳興源，係在六畜採掘（林水樹 1955：17）。

1933 -1941 年（昭和 8-16 年）間，臺灣總督府成立「臺灣石炭商組合」，加強公會影響力，1941 年又成立「臺灣石炭株式會社」，統一煤炭產銷和管制（黃武良 2009）。太平洋戰爭時，全臺煤礦產額因而達至 200 萬噸，新竹州礦區面積增至 900 萬坪。後因資材、勞工缺乏導致生產減少，外銷亦因船舶不夠而陷於停頓至直戰爭結束。國民政府來臺後，煤礦屬國營事業，1949 年（民國 38 年）1 月正式成立新竹煤礦局，綜觀六畜窩一帶煤田，地處高山僻處，且開採已久、工事日艱，加上尖石加拉排一帶煤質優良，最適合煉冶金焦之用、供應全縣製肥及冶煉，同年 4 月、12 月分別於尖石鄉新樂村八五山、錦屏村那羅設立二處煤礦廠，大量人力資材遂轉往尖石鄉，關西鎮馬武督六畜窩煤田之開採隨即劃下句點（林水樹 1955：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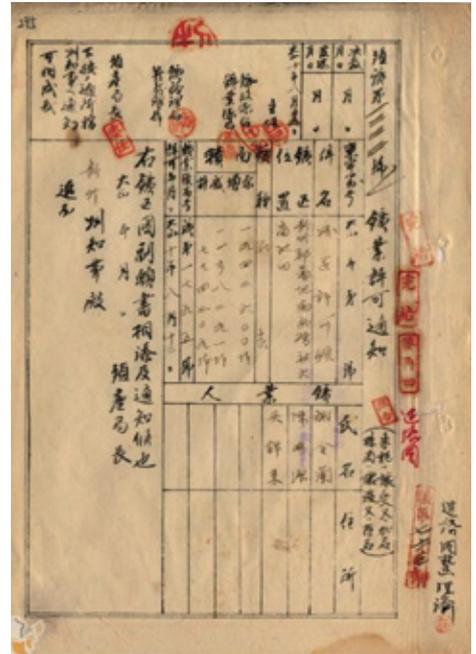


圖 3-3-15：謝金蘭申請開採馬武督石炭之許可通知書。

50. 自 1902 年（明治 35 年）起，關西庄即有採煤的記錄，到 1942 年（昭和 17 年），關西庄共有 77 處礦區開挖，此乃因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煤市場供需失調，各地煤斤供給不足，需煤孔急，因此，臺灣煤界突呈好景氣，本處之開煤也甚殷（李明賢 1999：79）。

（五）農耕民化

1. 水稻耕作

根據文獻的研究結果指出，漢人得以進入馬武督地區定居的因素，日本人推動「農耕民化」的政策是其背後的重要推手：一方面泰雅人因為水稻耕作、而與客家人在生計層面產生的互動—客家人或以牛隻向泰雅人換取入山採樟煉腦，也或以收割的稻穀向泰雅人租借土地；另一方面，除了生計層面的互動，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在於教育，使番人專心務農以去除「兇暴精神」（劉瑞超 2004：66）。

馬武督水稻引進年代，可上推至大正中期。1918年（大正7年），在番地內從事樟腦製造及開墾事業的萬基公司及日人堀三太郎，分別補助鄰近番人糧食與農具，獎勵開墾。馬武督的番人授產機關，也隨堀三太郎援助馬武督社水田7甲而開始運作，水田於該年底完成開墾，有16名番人移居附近從事耕作，這是目前所知泰雅人投入水田稻作的最早紀錄（陳金田 1997:413-414）。⁵¹

水田稻作在收割時需要不少人力協助，本地客家大家族並不多見，部落人手不足乃互相換工，客家泰雅換工也不在少數，後來乃至客家人有人專營礮穀間，泰雅人無論是否與客家人換工，要使用礮穀機得須找上客家人。

2. 甘蔗與茶葉

日治初期至1918年（大正7年）為關西庄茶業發展的年代，當時製茶方法雖然簡陋，但因茶葉品質極佳，茶價高、名聲揚，因此業而興起的人家不在少數，一般庄民的生活也很富裕（李明賢 1999:81）。1920年（大正9年）4月，日本人堀三大郎及其顧問林徵熊進入馬武督地區，購得1710甲山地開拓，包括水田57甲、畑地447甲、茶園46甲及山林950甲。1923年（大正12年）年始栽甘蔗，至1937年（昭和12年）擴大栽培面積為200甲，並建新式茶工廠（ibid:97）。⁵²

馬武督地區的漢人種茶，也開設茶工廠、製茶很久了，1932年（昭和7年），日本大阪商人著眼於臺灣紅茶，研究關西庄紅茶的製造，深獲日人青睞。翌年（1933年），訂購單大增，庄民大受鼓勵、紛紛建造新式工場，全力從事紅茶製造。

我們家在關西地區種茶、製茶很久了，我的祖父大約在100年前來到六曲窩部落這裡開墾植茶、也開設茶工廠（如圖：3-3-16、3-3-17），家裡的經濟情況

51. 轉引自劉瑞超 2004：62。

52. 引自關西庄役場《關西庄產業大觀》（新竹：關西庄役場，1937年），67、68頁。

曾經因為外銷茶葉風光一陣子，但茶工廠後來因為經營不善而關閉了。（訪談六曲窩部落客家人）

在帝國主義殖民經濟政策下，無論資本家或是官方皆積極地介入本區茶業的發展，吸引了諸多庶民隨著紅茶產業進入馬武督地區，漢人的家庭經濟情況亦曾經因為外銷茶葉風光一陣子。

綜觀臺灣北部的深山，雖然諸多泰雅部落因為遭到現代化軍警武力的侵襲，成為日本天皇的殖民地是一個不爭的歷史事實；但是，要找出像馬武督社群一樣，在日治初期、漢人即能夠大舉遷入，其人數甚至比部落原來的泰雅人還要多的情形（如表：3-3-5、圖：3-3-18），在整個泰雅族部落社會並不多見，其歷史演繹過程不單只是來自外部的武力及經濟力的影響，背後更有源自於泰雅人對於土地文化概念之深層意涵。

日本剛剛統治臺灣的時候，客家人從關西鎮的方向過來我們的部落。羅馬公路前面一段的金山里，原來也是我們泰雅族人的領域，但是，一下子就成為客家庄，他們最先都是來製造樟腦的，後來有了煤礦、和紅磚的開採。就算到現在，金山里那裡的客家人還是很多，甚至比我們錦山里的泰雅人還要多，那裡也有興建一座義民廟，金山里街上的泰雅人僅一戶羅姓人家（部落訪談）。⁵³



圖 3-3-16：台灣紅茶株式會社馬武督製茶第一工場（六曲窩）
資料來源，錦山里長羅仕琦。



圖 3-3-17：台灣紅茶株式會社馬武督製茶第一工場（六曲窩）
資料來源，錦山里長羅仕琦。

53. Tarus 接著說：「羅馬公路的後段，接近桃園縣復興鄉高義部落那裡，大約是在國民政府統治臺灣沒多久的時候，不知道怎麼會搖身一變、成為財團擁有的錦仙樂園，那裡還有很多我們部落族人的祖先埋葬在那裡呢！」

■表 3-3-5：日治時期以降，馬武督地區泰雅人與漢人人口數統計表

當代里別	日治文獻	族群	人 數 統 計		
			1922 年	1961 年	2018 年
金山里	舊馬武督	泰雅人		-	5
		漢人	845	1561	652
		其他	2	-	-
		小計	847	1561	657
錦山里	馬武督	泰雅人	235		
		漢人	976		
		其他	13		
		小計	1224		
	六曲窩	泰雅人			
		漢人	202		
		其他	-		
		小計	202		
	合計	泰雅人	235	263	238
		漢人	1178	2304	866
		其他	13	-	
		小計	1426	2567	1104
總計	泰雅人	235	263	243	
	漢人	2023	3685	1518	
	其他	13	-	-	
	小計	2271	4128	1761	

資料來源：

- (1) 1922 年（大正 21 年）資料，摘自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臺灣日治時期統計資料庫，
網路資料：http://tcsd.lib.ntu.edu.tw/record.php?DataId=S0033351&Access_Num=60192
- (2) 1961 年（民國 50 年）、及 2018 年（民國 107 年）之資料，摘自新竹縣關西鎮戶政事務所，201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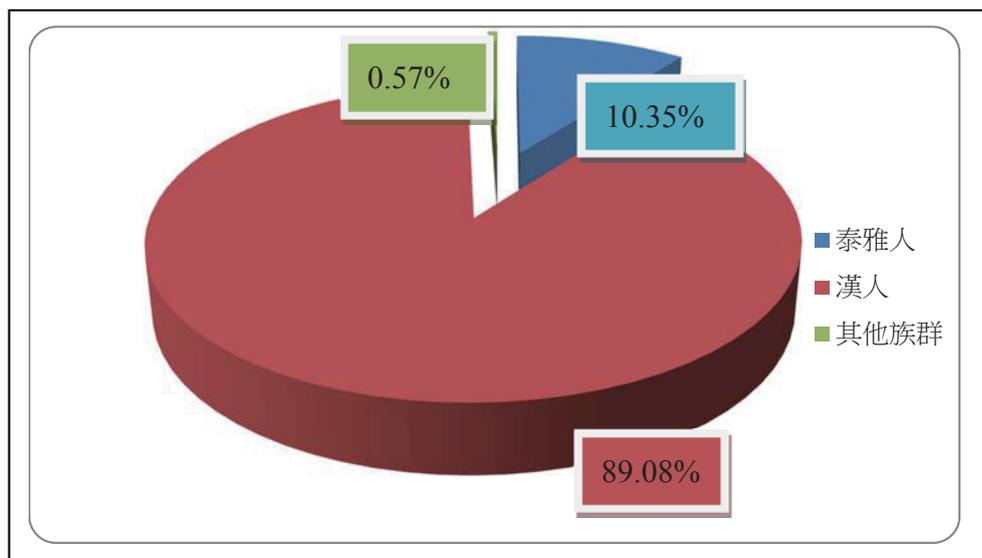


圖 3-3-18：1922 年（大正 11 年）馬武督地區族群人口統計比例圖。

資料來源：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臺灣日治時期統計資料庫。

三、《土地所有臺帳》～部落私有化土地登記制度加快族人土地流失

1925 年（大正 14 年）總督府繼官有林野整理事業之後，由殖產局進行 15 年森林計畫事業，希望藉此工作深入番地並詳細調查；又於 1928 年（昭和 3 年），特別將〈臺灣森林計畫事規程〉中的官有林野區分調查所劃定出來的準要存置林野，特稱為「高砂族保留地」（顏愛靜、楊國樞 2004：209）。臺灣總督府藉由劃設高砂族保留地，表面上安撫原住民族因傳統活動、生息領域被侵奪之不滿；但是在考量其經濟利益的前提下，仍不免透過解編保留地之方式來達其扶植企業家開發山地利源的目標（ibid :214）。⁵⁴

臺灣總督府警務部理番課遂進行番地開發調查，⁵⁵於 1929 年（昭和 4 年）4 月率先針對馬武督地區泰雅人居住與耕作的土地進行測量，並予以辦理登記；當時，日本人至部落逕自測量一事，並未清楚地告知族人測量的目的與測量的範圍。僅將當時族人居住附近已耕作的土地進行施測、並逐一造冊登記。

然而，測量登記的結果，就把部落族人的 q'yunam（傳統領域及獵場）都摒除在外，幾乎每位族人登記之土地面積，僅依據其當時正在耕作的 qmayeh（耕地）、或是新耕地 atu'（小耕地）的面積大小測量，所以大部份的族人登記的土地面積僅有 2、3 分而已，有

54. 1935 年臺中州警務部理番課出版《立體農業》一書，即致力於番人移住與授產；理番部門關注山地開發理論，希望以番人為重，以達成番人經濟的自給自足。但是，企業家關注的焦點是番地，希望總督府釋出土地，至於番人如何維生，並非企業家關心的焦點（李文良 2001：270-271）。

55. 日本官方此時期的理番政策與管理番地的政策正值矛盾的時期，不同的單位各有其不同的思考方向。表面上，為了培植生番的能力；但背後仍不脫為了替企業家多爭取的企圖（顏愛靜、楊國樞 2004:）。

的甚至更少、或是根本沒有登記。

藉由臺灣總督府警務部理番課製作之《高砂族所有土地臺帳》之資料統計（如圖 3-3-19，如表 3-3-6）得知，⁵⁶ 日本政府自 1929 年（昭和 4 年）起，⁵⁷ 即率先將馬武督番地合計 262.4325 甲的土地，放領給馬武督與六畜窩二個部落的泰雅人，讓馬武督部落的族人在所有的泰雅族群中，是最先「享有」屬於個人土地「權利」的社群。⁵⁸

日本人來了以後，很喜歡叫我們登記；不論外出要到哪裡，一定要登記，還要帶交換證。部落的土地也是一樣，要我們跟著政府的官員測量登記。所以，在日本時代，我們馬武督的泰雅人就有納稅，因為那時候我們就有屬於個人的土地權狀。（Taro' 訪談稿）

1929 年（昭和 4 年）的測量登記行動，對於馬武督泰雅人與土地的關係，產生了重大的變化，其背後至少有二項重要的意涵：

第一，日本政府的測量範圍對象，係針對具有個人或家族私有意涵的 qmayeh（耕地）；其他更大部份、原來屬於馬武督社群部落的傳統領域空間，並未在這次施行測量。這次的測量行動，無異是為了日本政府宣告番地國有化的政策量身訂作一泰雅人的土地僅限於平常耕作的土地，其他那些偌大的部落傳統領域、獵場與休閒活動的空間，自此歸於日本國臺灣總督府所有。

第二，十分吊詭的是，日本官方不知是有意或是無心，針對施測的範圍，除了每個族人的 qmaye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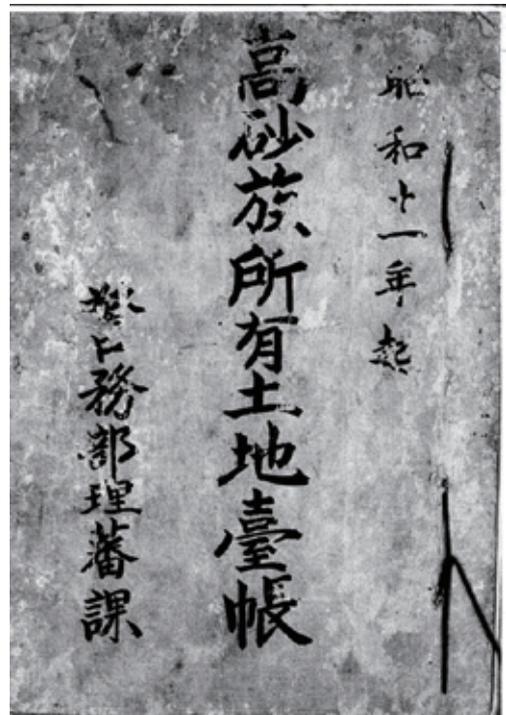


圖 3-3-19：新竹縣高砂族所有土地臺帳封面
資料來源：新竹縣文化局

56. 警務部理番課《高砂族所有土地臺帳》（1936）。摘自新竹縣文化局。

57. 根據警務部理番課於 1936 年（昭和 11 年）彙編之《高砂族所有土地臺帳》資料顯示，山林的保存登記日期係 1929 年（昭和 4 年）4 月 18 日，田地的所有權移轉登記日期係 1931 年（昭和 6 年）3 月 9 日。請參閱照片 6：高砂族所有土地臺帳封面。

58. 水田部落的 Suyal Batu 表示，尖石鄉原住民的山地保留地約於民國 6、70 年代才開始放領給部落的泰雅人，最早是只有一紙簡單的租約而已。日本時代，尖石鄉根本就沒有還沒有所謂的保留地，所有土地都是日本政府的國有地。根據顏愛靜（2004）的研究指出，國民政府於 1958-1966 年（民國 47-55 年）間進行為期九年的保留地測量、調查工作；迄 1966 年（民國 55 年）1 月 5 日修正發布【臺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時，特明定地籍測量完竣地區，原住民對其使用之保留地中，農地於登記耕作權後繼續耕作滿 10 年時，無償取得土地所有權；而建築用地於登記地上權後繼續無償使用，於農地無償移轉時一併無償移轉；因保留地總登記於 59 年底才開辦，故最快也需在 70 年底才能取得保留地所有權（顏愛靜 2004:258-259）。吾人將馬武督與尖石鄉泰雅人部落的保留地登記時間作比較，馬武督較早了 23 年多。

或是 atu' 之外，其他不論是家族或是部落共有的 q' yunam 山林獵場，都一律將其登記在當時的頭目 Wantan Maray 與他的兒子 Batu Watan 名下。綜觀馬武督社總計 239 筆、共 262 餘甲的土地山林，⁵⁹ 日本官方逕行登記轉移給 Watan Marai 等人的土地面積，竟占了其中的 91.33%（如表：3-3-7）。⁶⁰ 日本官方這種特殊的登記方式，如果說是為了作業的方便，倒不如說是為了隱瞞測量行動的真正目的，是為了讓日本資本家在馬武督地區從「準要置林野」中獲得更多的土地資源。

誠如吳密察（1993）指出，總督府利用警察權調番人部落關於個人擁有、利用土地的情形及生活概況，無疑係在掌握番人社會的土地利用資料，為日本企業家進入番人生息領域尋找企業發展的可能根據地（顏愛靜、楊國樞 2004:210）。

日本官方在馬武督部落進行高砂族的土地區劃，可以說不失為「一石二鳥」的高明政治騙術，日本地方官員悄悄地劃出 260 甲餘的山林土地給泰雅人（大部份土地係登記給當時的頭目、並未引起族人的關注與異議），表面上達成總督府照顧番人生活安定的政策方向，實際上，其目的卻是為了讓臺灣農林公司林熊徵等資產家在馬武督地區從「準要置林野」中獲得更多的土地資源。

■表 3-3-6：1936 年（昭和 11 年）馬武督泰雅人所有土地臺帳統計表

	田	畑	山林	原野	建物敷地	小計
馬武督	23.2241	5.8876	158.5481	0.32	0.3557	188.3355
六畜窩	-	7.6734	66.4236	-	-	74.097
馬武督社合計	22.2241	13.561	224.9717	0.32	0.3557	262.4325

資料來源：警務部理番課《高砂族所有土地臺帳》（1936 年），摘自新竹縣文化局。

59. 日本官方自行劃定的山林地 262 甲土地，係殖民政府片面的決定，並未與部落族人協調。馬武督地區其他超過這片 160 甲數倍、甚至數十倍廣大的山林，早已被日本官方私下賣渡予林熊徵、咸菜礮興業公司等資產家。

60. 如表 3-2-1-7 日治時期馬武督泰雅人 Watan Maray、Batu Watan 所有土地登記統計表。

■表 3-3-7：日治時期馬武督泰雅人 Watan Maray 等所有土地登記統計表。

被登記人	番地別 / 所占比例	田	畑	山林	原野	建物敷地	小計
Watan Maray 與 Batu Watan	六畜窩	1.1626	5.8876	41.7618	0	0	48.812
	馬武督	3.9562	3.004	182.3730	0.32	0.3032	189.9564
	小計	5.1188	8.8916	224.1348	0.32	0.3032	238.7684
	所占比例	23.03%	65.57%	99.63%	100%	85.24%	91.33%
	小計	17.1053	4.6694	0.8369	0	0.0525	
	所占比例	76.97%	34.43%	0.37%	0%	14.76%	8.67%
馬武督社合計		22.2241	13.561	224.9717	0.32	0.3557	262.4325

資料來源：《高砂族所有土地臺帳》，警務部理番課，昭和 11 年，摘自新竹縣文化局。

第五節 泰雅族其他支群移入馬武督部落

馬武督部落自清廷以降、至日治時期，因為疾病傳染、及族群之衝突，其社會的人口結構呈現陰盛陽衰的特殊現象；因此，部落家戶有主動向其他部落尋覓女婿的風氣。日治初期，有少數來自於隔壁 Soyaw（高遶）部落男性移入馬武督部落，⁶¹ 成為部落家戶的女婿、並定居於馬武督部落，其後代皆以母親的名字為姓，而非傳統泰雅族社會以父親的名字為姓。⁶²

到了民國 40 年代，從大漢溪上游 Zihing（爺亨）部落的男性族人 Kumay，⁶³ 翻過尖石鄉新樂村八五山、徒步到馬武督部落成為部落家戶的女婿，⁶⁴ 帶動了一波以 Mlipa'（馬烈巴）支群 Mkgogan（三光社）為主的男性移入馬武督部落的現象，造成部落已婚男性來自於其他支群人數之比例大幅昇高的現象，而此現象在其他地區的泰雅族部落是十分罕見。

中華民國政府來臺之後，部落的家戶遂改為漢姓。上述家戶中、父親係來自其他支群者，其後代大多仍以母系家戶的姓氏為主；不過，似乎受到漢人社會傳宗接代的觀念影響，部落裡有一些家戶會在眾子女中選擇其中一人，以父親在 Zihing（爺亨）部落的家戶漢姓為其姓氏，因此，一個家戶有二個姓氏的現象，在當代的馬武督部落是不足為奇的了。

61. Sqoyaw（高遶）部落的族人，是屬於泰雅族 Mknazi（基那吉）支群。

62. 泰雅族人的命名方式，請參閱第三章第二節。

63. 爺亨部落位於桃園市復興區三光里，Kumay 是當代爺亨部落高姓家族的男子。

64. 新樂村八五山位於李棟山附近，是泰雅族人往來大漢溪流域（現代稱為後山地區）與頭前溪（現代稱為前山地區）的重要通道，不論是從 Salut（復興區三光里砂輪仔）部落、Tonokan（復興區三光里老爺亨）部落、或是 Batul、Ulay（尖石鄉玉峰村）部落，徒步 1、2 日即可翻越八五山抵達到尖石鄉的新樂村煤源部落、或是錦屏村的那羅部落，甚至再花上 1 日的時間，就可以到更北邊的馬武督部落。

第六節 小結 - 近代泰雅族馬武督社歷史演繹之文化意涵探討

一、「番害」，誰的歷史？

王明珂（1997）寫道，在漢人的歷史上，將原住民都稱為「番」，而原住民族也因此得到共同的受難經驗，同時每一社會群體皆有其對應的集體記憶，藉此該群體得以凝聚與延續。⁶⁵ 臺灣原住民族與國家體系的接觸，從清代所謂的「生番」、「熟番」乃至日治時期的「高砂族」，在諸多文獻經常可以看到的是「侵擾」漢人村莊，面孔模糊不清，到後來與漢人相處融洽的「番」。

1980 年代之前，關於臺灣開發史研究的諸多文獻，正如上述的書寫，完全是以漢人為主要的社會視野所定義，將臺灣早期的族群衝突現象肇因於「番害」，生番大多是凶猛、野蠻的加害者；相對地，漢人開疆闢土的艱困與危險經常被描繪是以受害者之姿出現，而臺灣偌大的土地與歷史的脈絡，是因為漢人的到來才開始有了意義與價值。

漢人進入馬武督地區的歷史條件，在於對墾地、樟腦等山林利益的需求，這些與當時當地客籍漢人的生存相關，是故墾民願意冒著各種風險入山前往；1915 年左右，泰雅與客家即使同處山區，彼此間的區隔仍相當明顯，當時客家視泰雅為「非人」，亦即「番仔」，會有「背槍耕種」、「給牌進出」的情形出現（劉瑞超 2004:12）。

然而，1980 年代之後，諸如「濁大計畫」區域史的研究逐漸取代個人式的調查，⁶⁶ 引領臺灣史研究的新風潮，⁶⁷ 或許因為研究方式日趨多元，導致探究臺灣本土文化與歷史的學者們已不能不坦然面對一漢人與原住民早期因為土地資源接觸的過程與後來產生的影響（莊英章；摘自黃兆強、王秋桂 2007）。

越來越多的學者藉由地方史的研究，開始嘗試跳脫漢人的角度，對臺灣早期社會結構與土地擁有權的演變提出不同的見解，這些研究成果為當代臺灣複雜的族群關係提供諸多不同的思考面向。

65. 王明珂 1997:377, 1997:50, 引自劉瑞超 2004: 12。

66. 濁大計畫係 1972 年張光直主持「臺灣省濁水、大肚二河流域自然與人文史料際研究計畫」的簡稱。該計畫是臺灣漢人研究中成果最豐盛的一個時期，以實際的田野工作探討凝聚漢人社會聚落的原則—血緣/地緣—幫助我們理解漢人社會文化的豐富內涵。（林瑋嬪 2002:143）

67. 1986 年，張炎憲、莊英章、施添福進行〈竹塹研究聚落發展與土租佃關係〉計畫，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引發各縣市文化局的熱烈資助，地區史的研究大放異采。（參考黃兆強、王秋桂 2007）

關西鎮長吳發仁⁶⁸及編輯小組在2018年出版《關西鎮志》的計畫裡，特別規劃「原住民篇」專章，其主要目的即丞盼能夠回應當代講究多元族群文化的社會，關於族群的互動經驗與對話不能只從單一族群的角度著眼！雖然，當代馬武督社的泰雅族人數只佔關西全鎮總人口1.7%，但是比起漢人的拓墾經驗，泰雅族馬武督社更早在關西地區這片土地辛勤耕耘是不爭的事實；因此泰雅人之主體性在歷史書寫的過程當中，理應受到尊重。

二、以泰雅族的主體性，重新探討馬武督地方史的書寫：

泰雅人好極端平等精神的理性

與靈性面的宇宙觀一樣成就斐然

讓泰雅人傳統的土地 gaga 告訴你

什麼是我們未曾貼近的泰雅人！

馬武督聚落的變遷過程，泰雅族人與漢人之間的互動並非一成不變的；從清末時期與咸菜礮民庄互相仇視、彼此對立的態勢，於日治初期仍不時和漢人及日本軍警激烈纏鬥，⁶⁹日治末期漢番之間卻不再嚴重對立，大量的客家人隨之進駐番地採樟、開礦，馬武督社從封閉的部落，快速形成一個以漢人為主的新興村庄聚落。甚至是，到了當代馬武督的泰雅人甚至不再像是泰雅人、而朝向「客家化」，究竟是什麼樣的緣故，在短短的數十年產生如此大的變化？

泰雅族 Mrquang 群的徐榮春（2010）指出，1924年（大正13年）臺灣總督府將馬武督地區劃入關西庄大字第25區的行政區劃，⁷⁰取消了自清廷以降即存在長達百餘年的番界，是影響泰雅人族群主體性弱化、甚至導致其朝向「客家化」的一個重要關鍵「時刻」。⁷¹劉興鏘更早（2004）觀察到此現象，並提出了一項重要的見解：

從日本殖民政府的視野，馬武督番地行政區劃納入關西庄，⁷²是因為日本與漢

68. 吳發仁鎮長為關西鎮第16-17任鎮長。

69. 漢番之間的仇視，不只是泰雅人會對客家人出草，連當時的漢人亦流行殺番賞、食番肉。

70. 如圖5-3當代馬武督泰雅族部落座落的行政圖，摘自劉興鏘2004:9)。1924年，日本政府將舊馬武督首先脫離泰雅人的傳統領域。1937年。

71. 徐榮春(2010)認為，1924年的行政區劃本身並非影響馬武督泰雅人弱化的最主要因素，因為區劃的作為和之前的武力討伐、或是部落資本化的官方政策，都是外來的力量。相對地，影響泰雅人弱化的最重因素，是來自泰雅人社會內在原則的觸動。故徐榮春在此處指稱1924年日本的行政區劃只是一個重要的關鍵「時刻」。

72. 對於日本官方而言，馬武督被劃為關西庄大字第25區，首先係因應日治臺灣街庄行政的演變：初期因襲舊清制、街庄行政並未有多大的進展，導致各項事務成績不彰；1917年（大正6年）臺灣總督遂通令指示各地方廳整理轄下區域；到了1920年（大正9年），健治郎總督發佈州制、市制、街庄制及地方費令，終於形成日本人所說的「地方自治」（蔡慧玉

人資產家帶來的大量資本流動，而不得不順勢操作的一次區域調整，⁷³ 透過行政區劃及道路的控管，一方面切斷泰雅族 Mrquang 系統族人的人文古道，⁷⁴ 另一方面增加部落資本積累的體制改變，侵蝕馬武督泰雅人的地圖版塊、加速了馬武督番地平地化的過程，終於形塑馬武督番地平地化—而這樣的發展，促使馬武督社群「資本主義化後，造成集體認同的失落」（劉興鏘 2004:92-93）。⁷⁵

誠如劉興鏘所指出，日治時期大量資本的流動帶來的行政區劃與控管，的確是讓馬武督番界消失、並弱化泰雅人族群主體性的重要外力之一。然而，從泰雅人的內部視野來看，1924年（大正13年）馬武督區劃為大字25區的歷史過程背後～傳統 gaga 講究「普世人類平等」凌駕於「族群/部落權利」之包容性，喚起泰雅人特殊的內在社會土地概念—「qes（界線）的區劃」—投射於當時不安定的社會結構，更是促使馬武督泰雅人接納後來蜂湧而至的客家庶民，並消弭漢番之間存在數百年界線的最主要因素。

1924年馬武督區劃為關西庄大字，對於日本殖民政府是林業分工的必然與使然；對於資產家是縱橫於資本主義世界的一項記錄；對於咸菜硯的客家庶民與馬武督社的泰雅族人來說，則是共同參與已保持數百年的漢番界線改變的一個印記，沒有談判、爭戰也早已遠去，但是對於馬武督泰雅人的生活影響，卻更甚於漢番族群之間近百年的對立及殺戮；因為，存在於泰雅人內心的那一條「番界」—原本需要彼此用武力維護的界線，自1924年起，馬武督地區族群勢力版圖的那一個「力的接觸點」，似乎再也沒有泰雅人可以著力之處。⁷⁶

馬武督被區劃為關西庄大字之後，更多的漢人一湧而入，這時期的客家庶民不再只是砍伐山林、採樟製腦，他們在部落的山林開始造林，也開始種植茶葉或是採礦。除了較早已為客家人居住的金山里之外，在日本官方的安排下，後來的客家人進而到當代錦山里「六曲窩」、「而完窩」等一些小聚落耕作，⁷⁷ 與泰雅人居住的地方更為接近，只隔一條山澗、

1996:95-97)。依1920年（大正9年）舊「臺灣街庄制」施行令第四條，街庄為了處務方便，得以將轄區劃分為數區，置委員，任期2年。這樣的「區」乃以庄、大字、小字來區劃（蔡慧玉1996:112）。

73. 對於日本殖民政府而言，馬武督被區劃為關西庄大字，更是因為林業分工的使然與必然；日本官方一方面以專責獨立的營林部門，傾力在後山地區（諸如大漢溪、上坪溪的中上游）進行更寬廣的番地伐木事業，根本無暇顧及原來為番地的馬武督山林；另一方面，像是馬武督、或是其他「接近番界的山區」，因為經年累月、長期遭官民聯手大肆採樟、燒伐、侵墾，以致裸山禿峰隨處可見，必須由普通行政區管轄林政部門的官員，著手進行編查保安林的工作。

74. 主要切斷同屬 Mrquang 系統的馬武督部落與隔壁的新樂村部落族人行之多年的古道，這條古道係二百多年前、Buay 家族與其他族人從尖石鄉後山玉峰等地遷徙到馬武督定居的古道。

75. 「資本主義化後，所造成集體認同的失落」一節，轉引自夏曉鵬，2002。

76. 諸如施添福、施聖文等諸多學者，對於土牛番界的探討，界線不是單純的地圖上的一條線，更存在於不同族群的社會認同裡。這一條番界，在泰雅人與外來族群股的扯下，線內、線外的人們斷地想要變動界線，不論是試圖透過戰爭的方式得到有效而直接的作用，抑或經由底層生活彼此在經濟生活與各式活動的開展，界線再一成不變。

77. 馬武督一帶，有六曲窩、而完窩、雞鬥窩、阿化窩、樹橋窩…。窩，是指地形似窩，許多客家人喜歡居住的地方。

或是一道小土丘的稜線。

我十幾歲就從赤柯山那裡，到這裡的茶廠擔任長工。那時候，六曲窩的山地人就只有二十幾戶，雖然我們平常沒有來往，但是他們對我們客家人的態度很好，一直到現在也是一樣。當時，山地人開始學習種稻，我們客家人因為沒有自己的田地，所以農忙的時候，他們會請我們給他們幫忙，到了收割的時候再給我們稻穀。（六曲窩的客家人范老先生訪談稿）

是日本警察叫客家人到我們 Qyulang（六曲窩）這裡、還有 B' tuan（而完窩）那裡，他們在部落小溪過去的那邊開墾種茶，從那時候起我們的部落就開始 m' imaw（混在一起）。那時候，我們泰雅人也開始種稻，會請他們來幫忙，收割的時候再給他們一些稻子就好。他們也是吃 ngahi'（番薯），也是很辛苦、很認真的，和我們泰雅人差不多。我那時候還很小，冬天從學校放學回家的路上，他們會讓我們到 tmaq oba' 製作樟腦的工寮，烤火取暖，他們對我們很好。（六曲窩的泰雅人 Umas 訪談稿）

這時期的泰雅人貼近觀察客家庶民的生活，發現這群後來進到部落謀生的客家人都只是幫人工作，賺取微薄的工資，他們沒有土地，就隨便搭一個小小的木寮或竹屋居住。而這些較為晚期進入部落的客家人，對部落族人的態度很好，也會主動幫忙泰雅人種稻。不過，派出所的日本警察，卻始終對這些客家人十分的不友善。

Thoki Zipun ga, psqrgan nha qu mukan, si lokah kyopan nha.（日本的警察非常討厭客家人，甚至會把他們關到洞裡面去毒打；也看見客家庶民辛苦的工作、卻沒有自己的土地，他們會幫忙我們泰雅人種稻，吃的和我們一樣也是地瓜…）（六曲窩的 Amuy 訪談稿）

不論是金山里、或是錦山里，大多數客家人的土地，不是向農林公司租的，就是和農林公司共同持分的，幾乎沒有一塊土地是客家人單獨擁有的；光是從我們客家人租借使用的土地面積來看，農林公司至少就占了馬武督部落土地總面積的一半以上。我們家和住在馬武督部落的其他客家人一樣，每年都還要繳租金給農林公司，我們社區曾經組織起來向他們爭取將土地賣給我們，但是都沒有辦法解決。（六畜窩的客家人 L 訪談稿）

綜觀從清末以降、日治初期，馬武督社泰雅人面對不同時期有不同目的和不同成份背景的漢人，會依照傳統 gaga 對於土地的分類概念—rhyal（泛指土地）、q' yunam（獵場領域）

與 atu'（耕地），判斷前來部落拓墾的漢人是否要求 tmuang（加入）、bazi（買賣交換），或是否侵入山林，而還以不同程度的行動反應。

倘若，外來的人群是真心要求 tmuang(加入)、或 bazi(買賣交換)，泰雅族人堅持以「普世人類」平等於自身族人的視野對待，rhyal（泛指土地）的超越性凌駕於族群的藩籬，泰雅人將視外來的人群亦為部落內的一群；相反地，倘若漢人汲汲於 q'yunam(傳統領域)山林資源的掠奪，無視於土地的 gaga 運行，泰雅人為了維繫宇宙的和諧，則會進行 mgaga（出草）、用出草的成果 qmes（祭獻），以 qesun（縫合）人與土地的關係。簡單地說，泰雅人對於外來漢人的接納或是衝突，端賴漢人進入部落的態度與企圖（徐榮春 2010）。

Ana ima kahul sa sbzinah, mwah minblaq minromul ru aki nya bazi ta niqan,⁷⁸ru aki mwah tmwang qalang myan ga, ungat qu ini psswal ita Tayal h' ya. Yasa gaga na ita Tayal ay.

不論是從哪裡來的人，當他發自內心誠懇地表達希望加入我們的土地空間生活，要求 bazi（買地）或 tmuang（投靠），我們沒有理由不同意的，這是我們泰雅人的 gaga。（馬武督部落的 Taro 訪談稿）

傳統的泰雅族部落族人會允許他人（群）加入或買地，主要是源自於泰雅人與土地之間互不隸屬的內在原則，⁷⁹泰雅族人講究人類與土地彼此平等的價值觀，部落族人有義務與權利遵循 gaga na rhyal⁸⁰ 生活，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內在原則。泰雅人講究人類與土地彼此平等的原則，亦鮮明地反映於生活在同一片土地的泰雅人社群結構的人群關係。⁸¹ 1920 年代從外地蜂湧而至馬武督地區的客家人的社會經濟處境，喚起泰雅人傳統 gaga 講究「普世人類平等」凌駕於「族群 / 部落權利」之包容性，接納了這時期進入部落的客家庶民：

泰雅人的宇宙觀—天自有天的 gaga、土地自有土地的 gaga、人亦自有人的

78. bazi 的意思是：泰雅人在喝酒前，都會說 mciq ta cikay—用手指從酒杯沾一些酒水灑向天、地，除了表示尊敬天地祖靈之外，也表示向原來在這塊土地生活過的人與靈，要求 tmwang 加入這塊土地。

79. 在傳統泰雅人的社會文化中，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十分密切，係植於傳統 gaga 對於土地的知識內在原則—rhyal（土地）、utux kayal（天）、與 tayal（人）三者皆是動態的，彼此互不隸屬的概念。簡單地說，人無法真正擁有土地權；泰雅人的這種特殊土地觀，是與生俱來的～「土地為動態的名詞，人類與土地彼此的關係是平等的、沒有從屬關係」（徐榮春 2010）。

80. gaga na rhyal，可以簡稱為土地倫理。泰雅文化工作者黑帶巴彥（Hiytay Payan）在《泰雅人的生活形態探》的見解：「gaga 即是指一切規範的統稱，也是風俗習慣的總稱。在文獻上一直以來 gaga 都被定義為團體和組織的字意用詞上，造成今天人們對泰雅文化產生很大誤解。」（黑帶巴彥 2002: 36）。

81. 當部落面臨戰事時，通常本族人並不會主動要求後來之 tmuang、或 bazi 者加入本族戰爭的行列，因為人（群）與人（群）之間的關係並不會因 tmuang 或是 bazi 而有隸屬的關係，人群與人群之間有高度的自主性與平等的概念，而這樣的觀念並不會造成泰雅人社會的裂解，是一種講究極端式平等精神的概念。

gaga，天地人各自有其內在動力，講究生命互不隸屬的原則，反映於泰雅人的社會結構上，表現得最為突出。「族群」的自主性與平等可以超越「部落」的自主性與平等，「部落」的自主性與平等可以凌駕「個人」的自主性與平等…依此類推；而泰雅人這樣的內在社會原則放諸四海皆準。因此，「普世人類」的自主性與平等，終究超越「泰雅族群」的自主性與平等而不矛盾。⁸²

本節，透過梳理泰雅人傳統 gaga 的土地概念、並在人群關係中實踐出一種「平等的精神」（如表 3-3-8），讓人們重新檢視過去文獻「番害」的歷史書寫、諸多對泰雅族文化的不理解，一方面希望能夠還給泰雅族馬武督社主體性、復振泰雅族的優良文化，另一方面期待關西鎮的未來發展，能夠奠基於對多元族群文化的重視，在融合、安定中注入更多的創造力。

82. 洪廣冀（2006）關於泰雅人傳統「有」的觀點，亦指出泰雅人面對與漢人的關係，講究的市場交換活動是彼此平等、能夠互惠和諧，進而冀望邊陲土地的狀態能夠維繫宇宙秩序的繁衍。只要在當代部落的雜貨舖裡，即可以觀察到泰雅人仍持續「有」的包容性，以 alu' 和漢人進行交換—「彼此絕不吃虧及佔便宜」的價值觀生活。換言之，邊陲地區的資本市場多元的特性，或許是讓泰雅族人對於使用土地的方式「有」了新的社會價值，為持續發揮宇宙的繁衍與 gaga 運行的意義，因而讓漢人得以順利且綿延不絕地進入泰雅人領域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 3-3-8：清廷以降、泰雅族馬武督社的土地文化意涵與原漢關係對應一覽表

時期	泰雅人的文化意涵～平等精神	馬武督地區原漢關係
清朝中前時期	泰雅人依循傳統的土地 gaga, rhyal 上的林野公共財（樟腦）漢人有需要、也有技術將其轉化為有用的樟腦油；因此，泰雅人接受邊界地區的客家人是可以遵循土地的 gaga、透過彼此平等、互惠和諧的交換活動，來取得山林的資源，進而冀望邊陲土地的狀態能夠維繫宇宙秩序。	清朝時期所劃定的番界原來是為了避免漢番之間的衝突而設置的。但是，只要漢人的態度是誠懇的，透過 tmuang（投靠）、或是 bazi（買賣交換），就讓漢人進駐部落採樟製腦。因此，當時的部落族人同意番事通張秀欽、周源寶、以及都司鄭有勤等人，進入彩和山以及三十八份山一帶林野拓墾是合理的，並未違反泰雅人的 gaga。因此，清末時期漢人採樟的蹤跡，甚至還到了尖石鄉的後山地區（當代玉峰村）。
清末時期 光緒年間	漢人在山林大肆砍伐森林、破壞土地的情形日益嚴重，泰雅人不再視漢人有權利在 rhyal 上的林野取得公共財（樟腦）；相對地、認為漢人侵犯了部落的 q' yunam（傳統領域）。	劉銘傳積極以武力奪取泰雅人傳統領域的山林資源， ⁸³ 清軍在馬武督山、烏嘴山、枕頭山一帶建立砲台，強力攻打馬武督與水田部落的泰雅人，部落的青年也罹患流行病，多人死亡；1895 年，當漢人失去清廷軍營的力量，便倉皇離開馬武督一帶。
1900 年代起、 日治初期	因為有了之前不好的經驗，族人不再視漢人為要求 tmuang 或 bazi 的人群，面對漢人、選擇以族群為主體逕行「區劃」q' yunam，族人放棄了當代金山里一帶的林野、讓客家人在那裡居住與耕作，馬武督社的族人則侷限於當代的錦山里一帶山林生活。	漢人隨著日本府理番政策的征討行動再次進入部落， ⁸⁴ 番界化身成為隘勇線前進的重要指標，而快速地演繹成為一種擴張的象徵符號，泰雅人與客家人的關係十分緊張，客家人在邊界一帶的山林耕作、還要隨時肩背著槍作警戒，隨時擔心泰雅人 mgaga（出草）。 ⁸⁵
1924 年馬武督 被劃為大字第 25 區	泰雅人特殊的內在社會土地概念—「qes（界線）的區劃，極端式的平等觀」—投射於當時不安定的社會結構： 當時部落的泰雅人看見日本警察對待客家庶民比對泰雅人還要嚴厲、經常有客家人被關在派出所毒打，也看見客家庶民辛苦的工作、卻沒有自己的土地，還要繳交租金給資本家… 喚起泰雅人傳統 gaga 講究「普世人類平等」凌駕於「族群/部落權利」之包容性。	馬武督社的泰雅人主動消弭原本需要用武力維護的界線（qes），接納當時蜂湧而至的客家庶民，與客家人在田間學習種水稻、並互相幫忙。

資料來源：內容摘自徐榮春，2010。

83. 「馬武督番社大半已被當地人蠶食…當時民番交錯，互相仇視極甚」，見徐榮春碩士論文 2010:39，摘自王學新 2003:78。
84. 「結首周源寶：我等…只為昔日舊政府於番境駐紮二營兵，…故我等共出資金與番人締結和親之盟，而欲重新開墾…」，見徐榮春清華大學碩士論文 2010:40，摘自王學新 2006:40。
85. mgaga，泰雅人因為天災、或是戰爭，進行戡首，漢人稱之為出草、番害。清末，漢人深入 Mrquang 的領域採樟，族人反對，請求進行 mgaga，但是當時的大頭目 Botu Pehu 卻斥聲說，又沒有戰爭，我們不可以隨便 mgaga，因為這就是我們泰雅人的 gaga（Sehu Tanan 2009）。

關西地區 泰雅族馬武社地名

第四章

第四章 關西地區泰雅族馬武督社地名

第一節 部落 / 聚落地名

一、M' utu'（馬武督社）：

馬武督是泰雅族 Mrquang（馬里光）群的一支社群。日治時期之前，該社群族人的生活範圍十分寬廣，涵蓋當代關西鎮的錦山里、金山里、及東山里的大竹坑一帶，文獻上稱其為「舊馬武督」。到了當代，馬武督社泰雅族人只居住在錦山里的 Agiq（竹縣 118 號道路沿線）、及 Qyulang（六曲窩）二個部落。

根據關西鎮地方誌的描繪，大約在距今 250 年前，原本居住於頭前溪中游，尖石鄉嘉樂、水田一帶的 Mrquang 群頭目 Tali' Watan 率領族人向北翻過六畜崗稜線，下抵馬武督地區居住，當他們一行人站在六畜崗上，往西北看到鳳山溪中游的許多小支流切割山稜，形成一堆一堆的樣子，於是稱呼該地為 M' utu「馬武督」，意思是一堆一堆（楊南郡 2009：36）。

關於 M' utu「馬武督」有另一種說法，大約在六、七代之前，有幾位 Mrquang 群的族人從當代玉峰村、向北尋找新的山林，經過當代新樂村的八五山，後來翻山越嶺到這裡 smi' rusa（裝置陷阱），在 bling（涵谷關）那裡睡覺，看見河谷因為大水沖積了許多的大木頭，回到玉峰便和族人們分享。於是 Mrquang 群的許多族人便陸續遷徙到這裡生活，這裡被稱作 M' utu「馬武督」，是指大雨過後，漂流木集中在這裡的河谷形成一堆一堆的樣子：

” Wal myan ktan nyux m' utu kya qhoniq qasa, ana minpira kawas smangi pinhapuy, iyat bahun tmasoq smuling kwara qhoniq qasa ay ! “（那裡堆積了好多的好木頭，就算我們家族接連好幾年用來燒飯，怎麼也用不完

啊！)⁸⁶（馬武督部落 Kiosi 先生訪談稿）

二、Qyulang（六曲窩部落）：

Qyulang（六曲窩）部落是關西鎮錦山里第 16 鄰，該部落的居民以客家人和泰雅人為主，平時居住在部落裡的泰雅人大約只有 10 多戶，主要為 Temu Hopaw、Maray Sabi、Sihon Kuyu 三個家族組成。這裡的客家人，多為日治初期即進入部落山區開墾植茶的羅姓大家族，以及隨行擔任長工的佃農為主。

在 Qyulang 部落裡與居民閒話家常當中，得知這裡的泰雅人與客家人經常保持往來，婚喪喜慶的場合更是會彼此幫忙，大部份泰雅人住的房舍和客家庄常見的紅磚瓦房沒有差別，光從街道與建築的形式很難辨識出這裡原來是泰雅人的居住地（如圖：3-4-1、3-4-2）。⁸⁷



圖 3-4-1：六曲窩部落紅磚屋的街道意象，呈現純樸的客家風。
（徐榮春拍攝，2018 年 6 月）

86. 泰雅語 m' utu：形容河谷裡沖積一堆堆的木頭的樣子，這也是馬武督部落名字由來的一種說法。

87. 劉瑞超比較馬武督社群 Qyulang 與 Ngahog 二個部落的原漢關係，發現前者的泰雅人與客家人不論是婚喪喜慶、或是平常生活中，彼此互動良好、常有往來。



圖 3-4-2：六曲窩部落客家人的居家一隅（徐榮春拍攝，2018 年 6 月）

三、Agiq（竹縣 118 號道路一帶的部落統稱）

泰雅族馬武督社 Qyulang 部落的族人指稱住在錦山里 8-10 鄰一帶，也就是位於竹縣 118 號道路沿線 - 李樹下、B' twan(而完窩)、西浪（Silung, 現今又稱為 Knus）等聚落的統稱叫作 Agiq 部落。agiq 原來是泰雅語「芒草」，牛羊十分喜歡吃 agiq，也是泰雅人傳統拿來做屋頂的材料。透過地名，說明 118 號道路沿河一帶早期長滿了 agiq 芒草。

四、Bling（牛鬥口）：

Bling 是泰雅語「洞」的意思，指的是竹 118 縣道路進入馬武督社的天然隘口—牛鬥口，泰雅人描述鳳山溪上源的馬武督溪切穿山脈，形成深而狹的谷口，遇有大水時，水流從巨石之間噴洩而出、極為壯觀，從河谷往天上看、就好像是置身在洞裡的感覺；泰雅人也把這裡稱作 yayaw，形容這一段的河谷二旁山坡地長了很多的 abaw yayaw（野芋葉）。

「牛鬥口」，係因 118 縣道在關西段 33K 一帶，道路彎曲迂迴，最窄處在北側的「彩和山」山腳下隔著馬武督溪與南側的「檔耙山」相對峙，站在「錦山一號橋」遠望，就好像兩牛低頭相鬥的形勢，故取名「牛鬥口」（如圖：3-4-3），自清廷以降、這裡為「番界」的古戰場。「關西八景」之一「馬武連峰」，指的就是群峰聳峙於後，彩和山與檔耙山拱

衛於前。國民政府來臺後，這裡即改名為「涵谷關」，取其險要之義。1980 年代，這裡曾經是十分熱門的遊憩景點、年輕男女約會烤肉的首選之地；但因為幾件溺水事件，使遊人怯步，平常偶見釣魚人在此垂釣。



圖 3-4-3：進入馬武督的山形，好似二牛低頭相鬥（徐榮春拍攝，2018 年 6 月）

五、B' twan（而完窩聚落）：

從關西沿著竹縣 118 號道、距離 Ngahoq 聚落前約 300 公尺處的叉路口，往馬武督的左畔，即可達而完窩聚落。bin' twan 是指傳統嫁娶時給女方的珠貝衣等物品，類似當代的聘禮；b' twan 則是指這個地方曾經居住過不少的家戶、有不少的嫁娶情事。

六、李樹下聚落

一樣從關西沿著竹縣 118 號道、距牛鬥口約 3 公里處，即可到達天主教亞納堂一帶的聚落，這裡被稱作李樹下，顧名思義這裡曾經栽種李子樹；然而，目前則未發現有大規模種李樹。

部份的耆老稱李樹下至鄭統領一帶的地方為” Ngahoq” ；naghoq 的意義和「李樹下」簡直是差了十萬八千里，因為，ngahoq 指的是人身上長的「膿疱」。

Wal myan sbiq squliq qu qqaya' qani lga, ini ta kbzihi la. Baha hmsua' , kbzihan ta lozi lga, thngtan qu hi ta la. (金山里的 Taro' 訪談稿)

這句話的意思是：當我們給了別人原本屬於自己的東西以後，就是給了，不可以再要回來。要是我們再向別人要回來的話，我們的身體會給不好的「風」偷偷地拂過，會著涼、甚至是長膿疱，還有其他很不好的事情會發生。

藉由部落耆老的口述，隱約指出馬武督泰雅人對於 Ngahoq 李樹下一帶的聚落土地空間的看法：這裡曾經是已經失去（給出去）的，而我們當代的泰雅人又要再向別人要回來，部落難免會發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就像得到 ngahoq 膿疱一樣。雖然，目前仍無法藉由文獻印證馬武督部落的土地是否曾經在清朝時期讓渡給清朝時期前來拓殖的官兵及漢民；但是，對照漢人的歷史文獻記載，亦可一窺馬武督社群泰雅人的部落土地，在清末劉銘傳的開山撫番時期，即與漢人的拓墾活動有不少的糾葛。

七、鄭統領：

從李樹下聚落沿著竹縣 118 號道路再往上走，即可抵達鄭統領的公車站牌，相傳這裡是清廷鄭有勤開墾的官田所在地，⁸⁸ 但或許因為年代久遠，如今已看不出曾經拓墾的地貌。在鄭統領公車站牌的上方，有一片雜草叢生的平地，上面豎著一座比人還高的石碑，這座石碑上以日文夾漢字、寫著「故馬里闊丸番總頭目、馬武督頭目：瓦旦馬賴之墓」。

八、西浪聚落：

為泰雅族語，有一說是 silong、其意思指的是「海」、或是「很大的湖」，此說法是指這裡是通往復興區高邊部落必須經過的地方。高邊一帶有大河、後來也是石門水庫的一角。近代，族人在這一帶種植樟樹（Knus），因此這裡也被人們稱作 Knus（格努斯），也是基督教馬武督長老教會所在地。

88. 清廷都司鄭有勤在馬武督一帶設置了 73 名隘勇，招募了二三個個人前來開墾，總計共開拓了 30 餘甲的土地；到了 1895 年（明治 28 年）後日軍來臺之後，原本在馬武督社官田一帶的隘勇、墾民才紛紛離去（陳志豪 2006:67-68）。

九、Tlahi'：

Tlahi 指的是鳥嘴山一帶，在知名的「馬武督探索森林」後方的山林。Tlahi 的由來，據部落族人的說法，或許應該為 tlaqi' - 是下雪的意思，指的是此處海拔比較高，遇寒冬時節山林遭白雪覆蓋的樣貌。



圖 3-4-4：馬武督社部落 / 地名地圖。

資料來源：參考 Google 並加以繪製

第五章 關西地區泰雅族馬武督社的傳統文化特徵

第一節 泰雅族 gaga

一、gaga 的基本認識

gaga 在許多文獻一直以來都被定義為團體和組織的字意用詞，造成黑帶巴彥等諸多泰雅族籍文化工作者、及許多耆老很大的困擾。gaga 這個詞彙，在泰雅族的日常生活中所用甚廣，但對於「團體」和「組織」就不能用 gaga 之名詞來使用；黑帶巴彥以為，gaga 即是指泰雅族部落一切規範的統稱，也是風俗習慣的總稱（黑帶巴彥，2002：36）。違反 gaga 的人不被部落族人尊重，情節輕者會以 phaw(賠償) 來作為懲戒，情節重者會被部落族人驅離。

- (一) gaga nya：難以具體回答的自然現象，都推以 gaga nya 來解釋。例如，孩子問長者：「動物為何有生老病死、魚兒為何只在水中生？」長者通常會答覆說：gaga nya，意思就是自然現象，難以解釋。
- (二) gaga na ptasan：文面的規範，包括文面的動作過程、和禁忌都是屬於文面的規範內容。
- (三) gaga na qqyanux：包括農耕及狩獵的動作順序、及禁忌。
- (四) gaga na pslpyungan：結婚的規範，包括程序（從求婚到迎親）、和禮數。泰雅人最重視與配偶的兄弟（包括表兄弟、堂兄弟，泰雅語稱作 yanay）之間的禮節，凡是彼此稱為 yanay 之男性，無論是在任何場合皆不能夠開玩笑、特別是嚴禁拿自己的姊妹或是妻子作為玩笑的內容，甚至是也不可以直接在 yanay 面前直接說自己的妻子或是姊妹懷孕，要用迂迴、引喻的方式告知 yanay。

- (五) gaga na pelaqi' : 生育的規範，除了生產的事和應當注意的禁忌之外，還有教育孩子的規範。
- (六) gaga na ssatu minhuqil : 喪葬的規範，包括從人被認定斷氣到服喪期最後一天所有過程、方法、以及必須注意的事項等。
- (七) gaga na squliq : 除了上述各項 gaga 之外，其他包括命名、人倫關係、道德、及懲戒的規範。泰雅人命名會以部落有智慧、勇敢的男性長輩，很會編織、能持家的女性長者給孩子命名；也經常會以生命力堅韌的植物、或是重要的食材給孩子命名，特別是能夠涵養水土的大樹在各個部落常被族人用來給男孩子命名。泰雅人是子父連名，倘若父親很早過世、當孩子尚未成年時，會改採子母連名；⁸⁹ 泰雅族沒有像漢族的姓，也沒有像是布農族、排灣族有氏族的名字。

二、泰雅族的各項祭儀

主流社會裡，有許多人以為泰雅人是以狩獵為生的民族；不過，泰雅族的傳統社會步調，其實是以符應小米農耕的時節作為族人生活作習的主要依據。也因此，泰雅族的日常生活充滿了各項面對農耕時祭儀；其中，最重要的是祖靈祭和播種祭，泰雅人的祭儀不像其他民族那麼熱鬧喧嘩，大多是在很自然、卻十分慎重的氣氛中進行。

(一) sm' atu' (播種祭) :

當族人決定要在某地開墾的時候，會在所要開墾的任何一個角落先開墾出一個房子或一倍寬的地出來，然後在那裡設立象徵性的架子，目的是向他人告知這裡已準備開墾，避免族人因為不知道而產生嫌隙。

在播種祭的第一天，族人會各自帶著準備好的小米糕及小米酒前往耕地，沿途不可以和他人說話，到了耕地將小米糕放在旁邊，將小米酒灑在地上，並用小鋤頭挖四個洞，分別播下種子，每挖一個洞就唸出部落去年豐收者的名字、或是教導自己播種者的名字。之後，點一根煙、休息，當煙熄滅後，便返回家，隔天就可以開始真正播種了。

(二) sma' ing (收割祭) :

族人必須天亮前出發前往小米田，沿途不可以和他人說話。祭主到了小米田，要挑選一二株最豐滿的小米穗，用小刀片將其採摘，一邊摘下、一邊口中唸唸有詞的向 utux 祈福，

89. Tali Watan 是表示自己是 Tali，其父親的名字叫 Watan。

將取下來的小米穗帶回家，掛在房屋或穀倉裡的牆角，第二天就可以開始真正地收割了。

（四）pbuling/ pslkotas（祖靈祭）：

馬武督社地區的祖靈祭舉行的時間，大多是在收割之後一個月左右（大約是在8、9月之間），傳統上、祖靈祭是各家戶、各家族自行辦理。日治時期之後，祖靈祭逐漸被族人遺忘；一直到1988年（民國77年）、在部落協會的帶動下，以整個部落的形式辦理祖靈祭，希望能夠喚起族人對祖靈祭的重視；不過，第2年又中斷了，到2002年（民國91年）、部落又再度舉行一次祖靈祭。然而，祖靈祭原本係各家戶、或各家族祭拜（或記念）自己祖先的儀式，能不能夠復振族人的重視、還需要各家戶的成員彼此之間的高度凝聚力。

祖靈祭前一天，家戶的女人要先準備祭儀要用的祭品，要先蒸好糯米、小米糕、及肉品，晚上大家都不能睡覺，隔天一大清早，各家戶（各家族）的男人集合一起前往部落以外的地方，其中代表一人手持上面掛著糯米、小米糕及肉品的竹子，所有參與的男人在沿途要呼喊自己的祖先，邀請自己的祖先及部落所有的祖先以及身邊的 utux 一起到祭祀地。

祭祀完畢後，通常由年輕人先離開，mrhuw 和耆老會繼續留在祭祀地和祖先說話，將小米酒灑向地上，最後再離開。離開時，參與的成員都不能回頭看，祭品也不能帶回家。

三、mphaw/ sbalay（和解）

泰雅語 mphaw/ sbalay 皆是「和解」的意思，操作的方式大同小異。前者 mphaw 係經由第三者的調解與見證舉行的和解儀式，其主要目的，是改善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使曾經有的誤解得以緩和。

而後者 sbalay，和解的對象不一定是具體的人，可以是某個空間的 utux（神靈、祖靈）；部落族人通常在進入他人的土地、或其他部落時，或是進行某項重要活動、重大工作前，會先以酒水灑在地上，向身邊的 utux（神靈、祖靈）告知準備要進行事務的目的，無論自己、或是自己的祖先是否曾經與身邊的 utux（神靈、祖靈）有無衝突或紛爭，先尋求其諒解，好讓準備進行的事務能夠順利展開。

第二節 當代馬武督社部落傳統文化

一、qutux niqan（共食）：

核心家庭是泰雅族部落社會裡最基本的單位，孩子需要父母養育與教育；但是，當族人面臨到個人無法勝任的問題時，例如：娶親、出草、抵禦外侮等，則需要一群人共同解決。泰雅族的傳統部落社會，最突出的即為 qutux niqan 作為部落的最重要組織：一群人的自然結合的組合，而彼此之間不一定有直接血緣的關係。

niqan 是吃飯的地方，qutux niqan 是一張桌子的意思，衍生為「共食」的概念，是泰雅族傳統部落的社會結構，它不是臨時特別組成的合作組織，也沒有階級制度的編制。

傳統的 qutux niqan 組織，甚至承襲到當代的部落社會；遇訂婚等重大事情，泰雅族的女方家戶通常仍會採取分送豬肉給至親好友的習俗，現代的族人仍然可以親身體驗泰雅族「共食」文化的傳承。

二、部落工藝技術：

泰雅族最具特色的工藝技術是 tminun，男人削 ruma'（桂竹）、採 qwazyux（藤編）、結 wasil（繩）為材料，製作日常生活所要用到的器具，如：背簍（kgiri/ gbun）、篩子（luku'）、籐盒（baha'）、搗網（tokan）、漁筊（kobu'）等。

女人則是必須學會種植 kgi（苧麻）、kmggi（抽取苧麻的纖維並結成線）、染色、整經理線的過程，最後還必須養成耐心與專注的態度，每日從小米田工作返回家之後，咚、咚...，線在梭子敲擊的聲響一點一點地編織為布匹、再將布匹製成為泰雅人身上的衣裳。

然而，當代馬武督社的部落，會 tmimun 的男人、女人已寥寥無幾，影響部落的文化獨特性，甚至也帶影響部落的經濟產業發展。

三、狩獵及漁獵文化：

除了農耕之外，狩獵及漁獵是泰雅族男人最重要的文化活動，通常進行狩獵或漁獵時，是以 qutux niqan 的集體形式一起行動。

（一）qyunam（獵區）：泰雅族人為了有效保持山林的生態永續、也為了維護族人進行狩獵、漁獵時的安全，qutux niqan 會在自己的獵區內進行狩獵（漁獵），不會越界到他人或

其他部落的範圍。每次要進行狩獵活動前，族人必需先進行 sbalay（和解）儀式，祈求 utux 讓狩獵活動圓滿順利；倘若侵犯到他人的獵區，是需要 phaw 賠償道歉的，若對方感受不到道歉的誠意，甚至會引起部落之間的衝突。

（二）psaniq（禁忌）：進行狩獵或漁獵時，是不可以帶著不愉快的心情，因此，出發前幾天，家人不可以爭吵，女人不可以碰觸男人的獵具。男人進入獵區前，會在小溪或山泉小憩，用水潔淨自己的雙手，表示污塵不可以帶進山林裡。狩獵的沿途中，不可以喧嘩。對於獵物的態度，要以平常心對待，不可以開玩笑或拿來玩耍，這是犯大忌的行為。

（三）mbbiq（分享）：所獲得獵物，必需平均分給參與的成員，也必需預留給部落裡需要被幫忙的家戶；如果在狩獵完、返回部落的途中，遇到其他的人，也要將獵物分一些給他人，泰雅語叫做 qmzyu' qoyat，意思是「給他人沾一點好運氣」。

四、mrhuw（智者、有能力的人）

泰雅語 mrhuw 的意思是指有智慧的人、或是有能力的人，也可以稱呼領導者，但並非專門指稱一般人所理解的「頭目」之意。泰雅族社會講求平權，沒有逕渭分明的階層，因此沒有貴族與平民的分野、也沒有頭目與從屬的分別。

根據日治文獻資料，清朝末年馬武督社頭目（或稱為部落的領導人）Watan Maray 因文治、武功均盛，成為馬里光諸社的總頭目（如圖：3-5-1、3-5-2），一直到其長子 Batu Watan 繼任頭目，均被公認為是新竹縣境內泰雅族之大頭目；馬武督社是桃、竹、苗泰雅族群中佔地最廣、勢力最強的一支。後因瘟疫、瘧疾肆傷亡慘重，乃紛紛出走避難而快速式微。日據時代末期 Batu Watan 早夭，乃由其二弟 Tali Watan 繼任馬武督社頭目，民國 40 年初 Tali Watan 歿，按照傳統泰雅族習俗，mrhuw 一位應傳子不傳女，復由其長孫陳建政接任頭目（關西鎮誌稿本）。



圖 3-5-1：mrhuw Watan Maray 的照片

資料來源：Agiq 部落陳女士提供



圖 3-5-2：mrhuw Watan Mary 的墓碑

資料來源：Agiq 部落陳女士提供

五、ptasan（紋面）：⁹⁰

紋面文化是泰雅人「人觀」的型塑，透過紋面（patas），讓泰雅人由一般「生物性泰雅人」成為真正泰雅人的「文化人」，完整地成就了泰雅人的人觀。

（一）紋面的儀式

泰雅人對紋面儀式十分慎重，要成為 patas 文化人之前，必先通過三個占卜，紋面的孩子面對三個占卜來檢驗其道德操守。紋面過程的重要關鍵，乃在於紋面師和靈界 utux 之間的儀式溝通，紋面師透過儀式決定小孩是否可以紋面。倘若靈界的 utux 不悅，紋面師就暫停，然後按照習俗舉行除穢、贖罪儀式，直到 utux 允許為止，紋面師才幫人紋面。

（二）紋面的形式和紋樣

紋面都有一定型式和紋樣，均依照祖先留下來的紋樣，不是隨便繪個形狀就可以，以免觸犯禁忌。男性和女性紋面的紋樣都有一定樣式，有一定的路線。

90. Ptasan（文面）摘自 Yupas Watan(2010) 田野調查及論文书寫。

男性紋面比較簡單，只紋額紋（liyang、tliyangan）以及頤紋（tbayan）二個部位。紋面師先用細線做二個垂直打樣的細紋，距離長度抓好，墨線抓緊就挑起來，彈下去，二條額頭中間的線條就繪出來了。紋面時先紋好垂直條紋，完畢了之後再紋中間幾個等長的短橫紋，如圖 3-5-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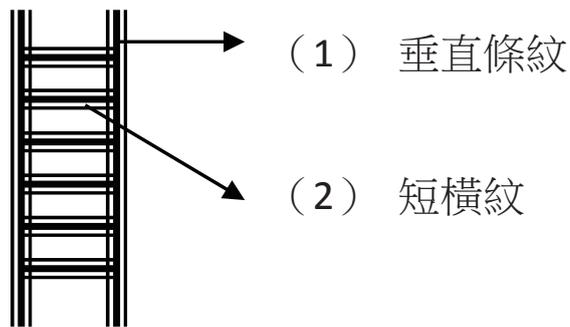


圖 3-5-3：泰雅族男性額紋（Yupas Watan 繪）

女性沒有頤紋，除了額紋（liyang）之外，她們尚有頰紋（ptasan）。女性紋面時的圖樣如下：橫線紋共三條，這個線稱 lmesay，三條線之間有 syux，就是魚，有魚在三條之間穿插交錯，紋面才不會混亂，如圖 3-5-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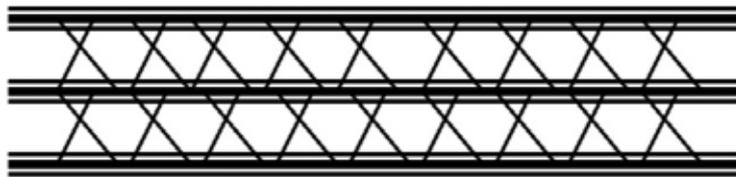


圖 3-5-4：泰雅族女頰紋（Yupas Watan 繪）

女性紋面順序，在紋面的過程，先做 lmesay 三個橫紋線的動作，每一個橫紋線之內由三條細線所組成，三個橫紋線紋完畢之後，中間的 syux 才能繼續紋出來，syux 必須是相互對稱交錯，

（三）紋面的工具：

紋面所使用的小釘子，有專門用來釘 lmesay 的捶釘，也有專門用來釘紋 inlubong 的。前者所用的釘針比較寬、釘錘長約四公分左右，所以紋路比較粗線條，紋的時間也比較快；後者所用的針非常細小，釘錘有的長約二公分，有的在一公分以內，如此紋路比較美麗精細。

(四) 紋面的時間與身體經驗：

紋面需要二至三次，紋路與色澤才會細緻。而每一次紋面時間大約需要一天，但被紋者會因為太痛苦而不斷掙扎、亂動，通常一天是紋不完。平常紋面師紋一個人時，一天以內（天亮）一定要完成，如果沒有紋完，一邊已經紋好，另一邊沒有紋，臉部腫起來時，沒有紋的部份就無法紋了。

紋面的痛苦在耆老記憶中非常深刻，在紋面過程中身體與感官的經驗裡，他們都說紋面太痛苦，他們要忍受那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痛苦。紋面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受紋者是在完全沒有麻醉，沒有消毒情境之下紋面，受紋者必需忍受那痛澈心扉至極之痛。

六、hmgup/mhuni'（巫術）：

泰雅族巫術有 mhuni⁹¹ 和 hmgup⁹² 二種，它們都是借助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對某些人、事、物施加影響或給予控制的方術，是屬超越理性的。

(一) hmgup：

泰雅語 hmgup，是人類學所稱的「白巫術」或俗稱的巫醫，是指為人們測運、避災、拔除不祥、及醫治疾病的人，他們相信有超自然的力量在作惡，並且自認為能夠與上述超自然的邪惡力量相對抗，並予以克服（J, Lewis, 1961）。⁹³ 泰雅人的觀念中，個人必須遵守 gag 而與 utxu（神靈）維持著和諧的關係，如果有人觸犯了 gaga 而被 utux 懲罰而生病，就必需舉行治病儀式來禳拔不淨、請求 utux 的原諒；泰雅人認為有些疾病與 utux（神靈）有關、有些無關，與 utux 有關的疾病中，有些必須靠夢占來找病因，⁹⁴ 有些是直接以竹占確定疾病（例如痢疾），⁹⁵ 有些則不需竹占就可直接確定病症治療（例如感冒、中邪），各項疾病各有不同的治療方法（王梅霞，2006:109-112）。

泰雅人將災病意外歸咎於神靈作祟，須請巫師占卜，確定原因後才能進行治療。巫師以女性為多數，占卜的道具是約 6 公分長的細竹枝，一端以約略等長之麻線繫一陶質的料

91. mhuni 是指泰雅族傳統社會專門害人的巫覡，文獻稱之黑巫。

92. hmgup 是指泰雅族傳統社會專門治病的巫醫，文獻稱之白巫。

93. 引自 Yupas Watan (2009)。

94. 夢占時，通常巫醫是以樹葉包糯米、以及燒過的山羌肉祭祀 utux，請 utux 賜夢，夢的內容有時很模糊，巫醫必須加以解釋再以竹占確定。

95. 竹占的方式是，將一顆圓珠放在一根竹子上，把竹子放在膝間一邊轉動、一邊問 utxu「是不是某某人犯了錯」，如果圓珠掉下來就不是所指稱的那個人，必須重複轉動圓珠、繼續再問是否另外某某人犯了錯，一直到圓珠停在竹子上，找到犯錯者之後，巫醫就拿幾粒米撒在地上，治病儀式就結束了；犯錯者必須舉行 meta' yurak（提供祭品）儀式來禳拔不淨（王梅霞 2006:110）

珠(如圖 3-5-5)。占卜時，以腿或趾夾住竹枝，依序說出可能的病因，並將陶珠置於竹枝上。當巫師說到正確的原因時，陶珠即停滯於細竹上；巫師再以同樣的方法探問患者之疾病是否可癒、以及治療的方法。⁹⁶



圖 3-5-5：泰雅族巫師占卜時用的道具，通常巫師會將此道具放在一個布袋中。

資料來源：原民會網站。

馬武督社在 1950 年代，只剩下二位巫醫。從 Pyasan (角板山) 嫁到 Agiq 部落的 Pisuy Botu' 是其中的一位，她不僅是幫部落的族人治病，客家人也會邀請她到他們的家

裡治病；起初，客家人不信 hmgup，但是很多人都被治癒好了。⁹⁷ 十分可惜，當時的天主教神父禁止 Pisuy Botu' 繼續以 hmgup 為人治病，甚至將 Pisuy Botu' 的竹占工具丟棄，以至於目前部落的 hmgup 文化已失傳。

(二) mhuni'：

泰雅語 mhuni'，是「黑巫術」，常被西方學者界說是魔鬼所操從的人 (Cifford, 1587)，具有把邪惡帶給他人甚至帶給自己，是某種巫技，或為黑巫術身體的實質的一部份，或為受役使的神靈形式之一部份。mhuni 是隱藏性的巫術，牠都是在暗中進行巫害的行為。⁹⁸ 過去在泰雅族傳統社會裡，發現有 mhuni 存在時，大家都會心驚膽跳，非常懼怕，她們必遭族人殺害，社會對加害人也不會以殺人罪名予以制裁，受害者也不得要求賠償，族人認為這是為民除害是正當可嘉之行為。

96. 引自新北市烏來區泰雅族博物館展示內容。

97. 客家人被治癒後，會送雞、鴨給巫醫當作治病的酬勞。

98. 山路勝彥《泰雅族的慣習法與贖罪，祭祀以及共同體》(1987)，78 頁。

第六章 當代關西地區馬武督社的社會與經濟

第一節 當代馬武督社之部落組織

一、里鄰長：

錦山里的人口結構，泰雅族人僅占 1/5 左右，地方政治自從實施選舉以來，該里的里長皆為客家籍擔任。各鄰長為里長自行選擇適合的人員來擔任，錦山里 8-10 鄰 (Agiq 部落)、與 16 鄰 (Qyulang 部落) 之鄰長，歷任多數為泰雅族人擔任。

二、金錦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發展協會採會員制，對象乃針對金山、錦山二里的里民，會員每年必須繳交會費，泰雅族人參與者並不多。

三、部落協會

- (一) 新竹縣關西鎮原住民族永續經營發展協會：位於錦山里 10 鄰 113 之 1 號，由關西鎮公所輔導，基督教長老教會牧師及幾位部落族人催生，並於 2000 年（民國 89 年）成立，旨在「重新尋根並且確立本族群原有之優良文化傳統，促進現代本族族人對自我民族之瞭解與認同，喚起族人對文化的認識與傳承的重要。」該聚落會自 1998 年（民國 87 年）辦理泰雅族祖靈祭，之後中斷了 3 年，2002 年（民國 91 年）12 月再度舉辦，除了傳統的泰雅感恩祭之外，亦舉辦「關西鎮原住民籃球錦標賽」；在 12 月的活動之前數個月，各種活動不斷，包括舞蹈練習、編織班、皮革班等。
- (二) 新竹縣關西鎮馬武督文化發展協會：位於錦山里 9 鄰 94 號之 2，一群泰雅青年有感部落需要突破發展，開始組織成立部落發展協會，除了舉辦社區營造活動，並且為了加強族人現代資訊应用能力，成立關西數位機會中心（簡稱：關西 DOC），積極導入資訊教育課程，著手強化部落居民資訊教育、改善部落資訊運作與設備使用缺乏、學童課後照顧與學習安排需求、提高在地產業特色與經濟能力等目標。

第二節 當代馬武督社部落宗教

一、天主教

1950年代，天主教原本在中國傳教的耶穌會神父們被驅逐出境，在香港經過短暫的休養後來臺宣教。當馮道南神父在關西鎮市、郊區辛勤宣教同時，西班牙籍臺北聖家堂的麥椿年神父獨自一人前往金錦社區另闢天地，展開牧靈傳教事業。

麥神父於1954年（民國43年）首先承租今日之金山飲食店為傳教場所，並請當時方受完馮道南神父所辦之傳教士研習班結生派往金錦社區、湳湖開拓教務，劉玉枝女士及原住民籍之羅吉源先生加入福傳事業，之後麥神父即向其家鄉募集資金，1956年（民國45年）先建金山里的聖母七苦堂，繼建錦山里李樹下亞納幼稚園及亞納（St. Anna）堂，⁹⁹而後葛民誼神父集資再建錦山里六曲窩的伯多祿堂。¹⁰⁰

耶穌會士除了在部落宣教之外（如表：3-6-1），亦開辦幼稚園、藉由幼兒教育改善部落教育環境，許多族人對於幼兒時期在教會唱歌、遊戲的記憶猶新，也對於當時外籍神父的辛苦感佩在心。

■表 3-2-4-1：天主教馬武督社部落堂區歷任神職人員

姓名	國籍/族籍	服務教會	備註
麥椿年神父	西班牙	金山里聖母七苦堂 錦山里李樹下亞納堂	
葛民誼神父		錦山里六曲窩伯多祿堂	
顧維廉神父	法國	錦山里李樹下亞納堂 錦山里六曲窩伯多祿堂	
滿思遷神父	義大利	金山里聖母七苦堂	
羅吉源傳道員	泰雅族	錦山里李樹下亞納堂 錦山里六曲窩伯多祿堂	
謝應隆傳道員	泰雅族	錦山里李樹下亞納堂 錦山里六曲窩伯多祿堂	
楊安仁神父	漢人	錦山里李樹下亞納堂 錦山里六曲窩伯多祿堂	
丁立偉神父	比利時	錦山里李樹下亞納堂 錦山里六曲窩伯多祿堂	

99. 網路資料，<http://blog.xuite.net/scholastica0210/wretch/110157727>，引自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Anna（亞納）是耶穌母親、聖母瑪利亞的母親，出自於《Gospel of James》的古老文件，該文件敘述聖母瑪利亞的雙親約雅敬與亞納多年無子，但有一天，天使向約雅敬與亞納顯現，並告知他們將育有一子，於是亞納就發誓要將這孩子奉獻於上主。

100. 網路資料，<http://blog.xuite.net/scholastica0210/wretch/352303296>，引自陳方中在《天主教在新竹縣的開啟與發展（1952-1970）》的文章。

姓名	國籍/族籍	服務教會	備註
南耀寧神父	法國	錦山里李樹下亞納堂 錦山里六曲窩伯多祿堂	
朴奉和神父	韓國	錦山里李樹下亞納堂 錦山里六曲窩伯多祿堂	
金成奐神父	韓國	錦山里李樹下亞納堂 錦山里六曲窩伯多祿堂	

(一) 金山里聖母七苦堂：1956

年（民國 45 年）由麥椿年神父興建，初期有金山里的客家人與泰雅族人進堂參與彌撒，神父也同時成立幼稚園，提供金山里的幼兒就讀；大約到了 1989 年（民國 78 年），當地已沒有教友進堂、原來的教堂因為荒廢而拆除，義大利籍的滿思遷神父將教堂旁的幼稚園改建成現今的小教堂，但當地仍是沒有教友，只剩下小教堂的外殼孤獨地座落在馬路邊。



圖 3-6-1：金山里的聖母七苦天主堂（目前已荒廢）
（徐榮春拍攝，2018 年 6 月）

(二) 錦山里李樹下亞納堂：建於

1958 年（民國 47 年），位於竹縣 118 號道路（羅馬公路）旁、關西鎮錦山里 8 鄰 91 號。亞納堂建堂迄今，仍維持每個週日皆舉行彌撒，大多的教友會參與彌撒及教會的事務。早期，教會除了宣教之外，亦重視學童在學校的學業成就，教堂內、主日學教室的牆壁，也會漆上九九乘法表，提醒部



圖 3-6-2：亞納堂的外面，設有聖母瑪利亞的雕像，尖塔為鐘樓
（徐榮春拍攝，2010 年）

落的學童隨時背誦，因為教會的重視，協助部落的小朋友考上了師範專科學校、及國立高中。但是，教會長期並未重視泰雅族傳統文化與族語的推動，一直到了 2010 年代之後，一方面因為天主教新竹教區的政策，一方面也因為部落的教友族群意識抬頭，部落的教會才逐漸開始重視泰雅族的文化推動。2018 年（民國 107 年）7 月 22 日（週日）下午，部落教友特別辦理建堂 60 週年慶祝活動，來自關西鎮其他堂區及尖石鄉新樂天主堂的教友代表亦到場一同祝賀。

（三）錦山里六曲窩聖伯多祿堂：建於 1956 年（民國 45 年），位於關西鎮錦山里六曲窩部落的道路上方，此道路可通往尖石鄉新樂村水田部落。



圖 3-6-3：六曲窩聖伯多祿堂的外觀。
（徐榮春拍攝，201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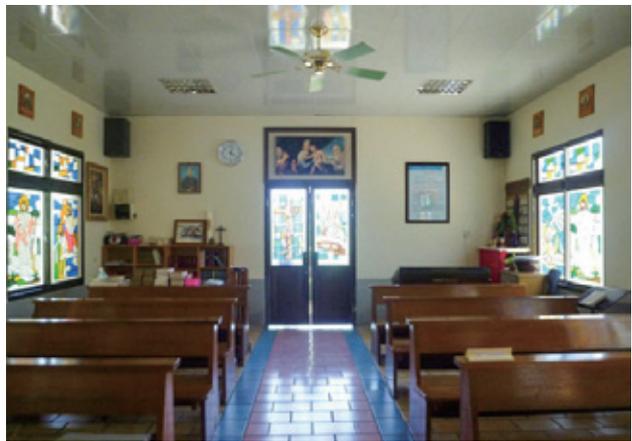


圖 3-6-4：聖伯多祿堂的窗戶以鑲嵌藝術玻璃的形式裝置
（徐榮春拍攝，2010 年 8 月）

二、基督教馬武督長老教會

1960 年（民國 49 年）、英國籍宣教師孫雅各牧師本著愛主的心來到馬武督部落傳福音、開拓佈道，設立馬武督長老教會。第一位進入長老教會的是林紹安，他除了傳福音之外，也提供自己的家作為禮拜聚會之所；當時，部落族人張慶福、林紹安、李端元等亦接受長老教會的教義。從少數的人在自家聚會，越來越多的族人也受到影響，亦紛紛接受教會。1961 年（民國 50 年）信徒越來越多，大家決定要蓋一所禮拜堂，於是同心合力的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終於 1962 年（民國 51 年）完成了磚瓦的教堂興建，當然，信徒彼此間的信心、愛主的心也加深。

禮拜堂使用多年後，每逢颱風、下大雨之際，老舊的屋梁不堪負荷，也由於地勢不佳，恐怕會有危險；牧者與信徒們商議，大家決定蓋一間新的禮拜堂。張慶福長老及林紹安長老各奉獻一筆土地提供作為禮拜之場所，1988 年（民國 77 年）動土興建、隔年 3 月 22 日

落成獻堂，地址為：錦山里 10 鄰 113 號。

禮拜時間為週日上午 10 時，週三、週五晚上也有祈禱會、家庭禮拜，目前的信徒約 100 人。¹⁰¹

三、馬武督社各部落族人參與漢人民間宗教活動

伯公（土地公）的祭拜是客家漢人信仰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馬武督地區各聚落都有伯公廟；馬武督泰雅在戰後短暫期間接觸伯公信仰後，在 1950 年代轉向天主教與後來的長老教會，但六曲窩伯公在 1988 年（民國 77 年）重建時，刻著各方信徒捐獻名單的石碑上，出現泰雅居民的名字（劉瑞超 2004:70）；無論是中元普渡、抑或是婚喪喜慶的場合，馬武督地區的泰雅人或因同學關係、同業關係、政界關係、鄰居關係主動參與。



圖 3-6-5：基督教馬武督長老教會的外觀
（翻拍自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網站）

過年的時候，我們客家人都會拜土地公。我這幾年的過年，在土地廟那裡都會碰到他們幾位部落的族人，他們都很年輕、差不多 30 歲出頭，他們也和我們客家人一樣拜天公。（六曲窩部落的客家人 L 訪談稿）

第三節 當代馬武督社部落族群教育

一、番學堂：

早在清廷時期，通過府縣科舉考試的平埔族人被稱之為「番秀才」。到了劉銘傳時期，為了開發山地資源，除大力進剿高山部落之外，為了招攬已歸順之番社頭目子弟就學，使

101. 資料摘自〈馬武督教會簡史〉，引自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之網路資料：<http://www.pct.org.tw/ChurchHistory.aspx?strOrgNo=C17063>。

其成為通曉漢語之番人，日後成為頭目、能成為漢番之間的溝通橋樑，感化社眾。於是，臺北城內設立「番學堂」，並於 1890 年（光緒 16 年）3 月 7 日開學，向大崙崁、屈尺與馬武督等番社招募二十名學生（張耀宗，2004:116）。

二、馬武督番童教育所：¹⁰²

日本殖民統治臺灣後，臺灣總督府面對強悍的臺灣原住民，一開始是採取「漢番分離」的策略，在教育的推動上，也是讓原住民與漢人接受不同的教育模式，其目的不外乎是為了「以漢制番」、也是為了「以番制漢」，當然更重要的是為了防備原住民反抗，因為部落族人如果作亂時，學童可作為人質；也藉由學童受日本文化的薰陶，影響部落的大人促其接受日本人統治。

日本剛剛統治臺灣的時候，客家人從關西的方向過來我們這裡。前面（指當代的金山里），原來也是我們泰雅人的部落；但是，在當時、一下子就成為客家庄了。客家人他們最先都是來製造樟腦的，後來又有了煤礦、和紅磚的開採；當時，馬武督公學校的學生，¹⁰³ 光是平地人就有四百多位。我們泰雅人的小孩子並沒有和他們平地人的學生一起上課，我們是在番童教育所（就是現在的錦山派出所）這裡，我們只有三十幾位學生而已，我們和日本警察學習寫日本字和學算術，然後就是到我們部落的 slaq（公田）學習耕種水稻啊，每個泰雅孩子都要下田工作，到了收割是最高興的事了，因為稻子變成白米之後，警察會分給我們每個學生帶一點回家之外，老師說、大部份是留下來給我們番童教育所要花的費用。（Ngahoq 聚落的 Tarus 訪談稿）

番童教育所是警政單位所辦，教師是由各部落派出所的警察兼任，和當時的公學校、和番人公學校是由正規的教師擔任教學十分不同；日本殖民政府透過警察兼任番童教育所教師，藉由警察的權威，將部落孩童尚武之心轉化、灌輸忠君愛國等思想，以促使部落族人從小養成順服與尊敬的態度。

番童教育所自 1928 年（昭和 3 年）以後，有比較一定的學制，統一規定為 4 年，每學年度以 4 月 1 日為始、至隔年 3 月 31 日止。番教育所上課時，只能講日語、禁止使用族語，授課期間每週 22 至 26 小時。每天上午以學科學習為主，學習日語、禮儀、算術及熟悉日

102. 1898 年栗野傳之丞與伊能嘉矩在〈踏查番界覆命書〉建議，以埔里社為中心，以歸順程度作區別，臺灣南部的原住民較歸順日本的統治，是比較「開化」、「智識程度較高」，因此設立「番人公學校」；相對來說，臺灣北部的原住民不易馴服，是比較屬於「未開化」、「智識程度低」，遂設置「番童教育所」。

103. 馬武督公學校的正確名稱是「關西庄公學校馬武督分教場」，即是現今的錦山國小前身。

本的風俗習慣；下午，則多為實習課，實習是指耕耘、手作、體操、圖畫及唱歌等，學童可用農業實習課程耕種的作物，達到自給自足。從番童教育所畢業的學生中，遇有學業成績優秀、體格健壯、操行良好的人才，日本政府就會以公費的方式，保送其到高一級的學校就讀。

三、馬武督分教場 / 錦山國民學校 / 錦山國民小學

(一) 日治時期共有六屆畢業生合計 327 人

- 1、1935 年（昭和 10 年）3 月 25 日，於現在的錦山國小校地上、創立關西公學校馬武督分教場，興建教室一間（如圖：3-6-6、3-6-7、3-6-8、3-6-9），提供漢人的孩子們上學；當時，部落的泰雅族學童是不能進入馬武督分教場就讀，必須留在番童教育所（即現今的錦山派出所）和日本警員學習。
- 2、1941 年（昭和 16 年）4 月獨立改稱為錦山國民學校。



圖 3-6-6 關西庄公學校馬武督分教場校舍增築工事理由書。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圖 3-6-7：關西庄公學校馬武督分教場校舍增築工事諮問書（預算編列與籌措）。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_昭和 11 年第 18 卷》，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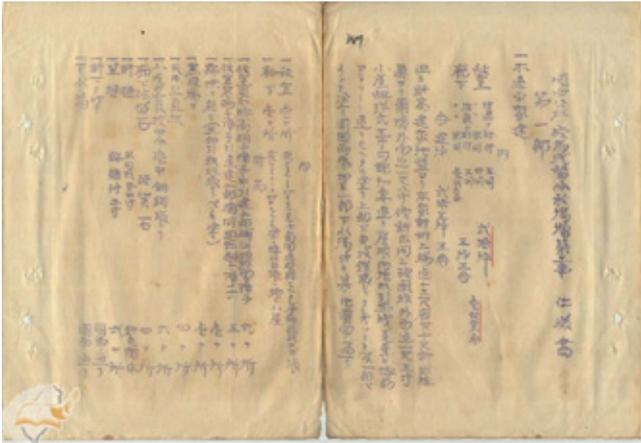


圖 3-6-8：關西庄公學校馬武督分教場校舍增建工事仕様書（預算書編製）。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_昭和 11 年第 18 卷》，國史館臺灣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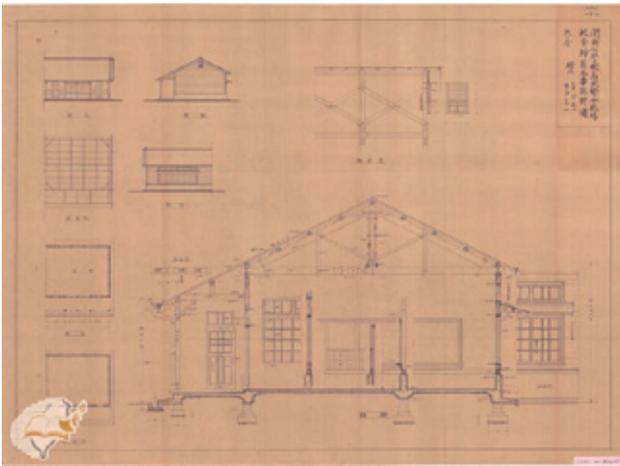


圖 3-6-8：關西庄公學校馬武督分教場校舍增建工事仕様書（預算書編製）。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_昭和 11 年第 18 卷》，國史館臺灣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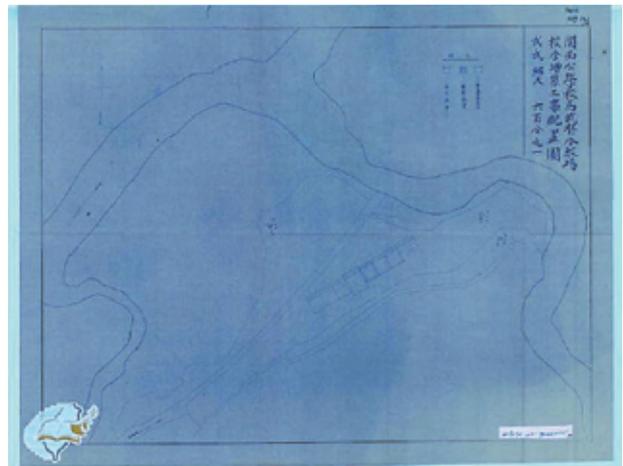


圖 3-6-9：關西庄公學校馬武督分教場校舍增築工事配置圖。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_昭和 11 年第 18 卷》，國史館臺灣文

（二）戰後至 1999 年（民國 88 年）6 月，共有 54 屆畢業生合計 3948 人

- 1、1946 年（民國 35 年）在玉山里設置本校玉山分班一班。
- 2、1953 年（民國 42 年）9 月玉山分校獨立為玉山國民學校。
- 3、1968 年（民國 57 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改名為錦山國民小學

（三）2018 年（民國 107 年），全校共 6 班、學生共 69 人，其中原住民籍 18 人，每週實施一節泰雅族語教學。

四、關西數位機會中心（DOC）

關西數位中心（DOC）由新竹縣馬武督部落文化發展協會向教育部提出申請，設置馬武督部落發展協會活動中心內，設有 12 部電腦。部落發展協會期望藉由 DOC 計畫，提供部落民眾數位學習機會與數位應用能力，透過舉辦文史踏查與數位應用結合，擴展部落學習人口與建立地方文史記錄，並提高在地產業特色與經濟能力；此外，協會亦重視到部落隔代教養普遍，協助部落家長進行學童之課後照顧。

第四節 當代馬武督社部落土地與經濟概況

泰雅族馬武督社族人的傳統土地觀，是所有泰雅族群中最早受到「政府」主導力量的挑戰，在 1936 年（昭和 11 年）、即以個人私有登記的制度取代傳統 gaga 運行，面對當代主流社會的價值觀，不論是宗教信仰或是謀生的方式等，都不得不受到漢人、或是西方文化更多的影響。

誠如馬武督六曲窩部落客家人 L 君的觀察，當代泰雅人與漢人「有土斯有財」的概念差不多，有的懂得守護土地，將土地視為祖產、不動產，能夠借用政府的政策生財；也有一些族人，視土地視為動產，將山地保留地賣給外來的平地人，而這個現象也在其他諸多泰雅人部落流行，一個個山頭成為高級咖啡民宿的庭院，部落的土地提供漢人們實現「山地平地化」的夢想。

Yusang、Bonay 他們幾位，他們工作都很認真，有的是公車司機、有的開雜貨店，也都會把自己的土地管理的很好，除了不賣土地之外，也會善用政府的農業政策，造林生財、也保育土地。但是，這裡有一個小 group，利用原住民的單純，用很低的價錢買走土地，從中間牟取暴利，賣給臺北來的平地人。政府讓原住民「有土斯有財」，但有不少我們的泰雅朋友不爭氣，1 甲地 100 萬隨便就賣出去了。而那個小 group，卻可以用 1 甲地 4、5 百萬以上的價錢賣給別人，有的還用一坪、一坪來賣。（六曲窩部落的客家人 L 訪談稿）

馬武督社部落裡有少數族人與外來的平地人關係密切，會以人頭的方式居中主導土地的買賣生意，就像是客家人 L 君說的一樣，甚至是形成一個 group 的方式，彼此互通有無。¹⁰⁴

104. 馬武督部落裡，有一位泰雅人其名下登記為「所有權移轉」的土地筆數竟高達 16 筆，這在其他的泰雅部落是十分不尋常的。

部落長期以來，並沒有經濟產業，大部份的族人是以打零工、或在外地從事運輸業謀生；1980年代，金鳥樂園的生意曾經十分興隆，許多部落的族人受僱於該企業；但後來該企業土地產權官司敗訴而結束營運，部落族人又回到以打零工為主要的生計來源。

2010年（民國99年）以後，隨著國人露營等休閒活動興盛，部份的部落族人開始將土地開闢為露營區，為部落產業注入新契機（如表：3-6-2）。

■表 3-6-2：馬武督社泰雅族人營運產業統計表（2018年）

項目		家戶數
觀光休閒	露營區	5
農業	香菇木耳種植	3
	咖啡種植	1
養殖業	土雞養殖	1
餐飲業	小吃店	2
其他	雜貨店	3
合計		15

資料來源：田野調查，2018年6月。

第五節 當代關西鎮原住民人口分布情形

當代關西鎮原住民的人口數達511人之多，除了金山里、錦山里地區計有243人之外，其他19個里加總起來多達268人，比設籍在馬武督地區的人口要多。綜觀關西鎮21個里，每一個里都有原住民居住（如表3-6-3）的現象說明，有不少馬武督社的泰雅人因為工作、或是孩子就學遷出至關西鎮其他地區居住；也有以阿美族、布農族、排灣族、太魯閣族為主要的其他原住民族人，因為工作、或是婚姻，遷至關西鎮生活。而此現象背後的呈現二個意涵：一是，馬武督社地區的工作機會少、無法滿足部落族人的需要，族人必須出外工作；另一則是，說明關西鎮是一個多元社元、充滿吸引力的地方，連遠在臺灣東部的阿美族、南部的排灣族的族人也願意來此設籍。

■表 3-6-3：關西鎮原住民人口統計報表（依里別統計）

村里名	平原 (男)	平原 (女)	平原 (合計)	山原 (男)	山原 (女)	山原 (合計)	總人口數
東光里	1	1	2	5	11	16	18
東安里	18	32	50	13	25	38	88

村里名	平原 (男)	平原 (女)	平原 (合計)	山原 (男)	山原 (女)	山原 (合計)	總人口數
東興里	1	1	2	0	0	0	2
金山里	2	3	5	0	0	0	5
南山里	2	3	5	2	8	10	15
南和里	3	5	8	0	2	2	10
南雄里	0	1	1	1	2	3	4
南新里	1	1	2	1	1	2	4
新力里	0	0	0	1	0	1	1
新富里	1	2	3	2	2	4	7
錦山里	107	77	184	18	36	54	238
上林里	0	0	0	5	5	10	10
大同里	0	0	0	2	3	5	5
仁安里	4	1	5	6	4	10	15
北山里	1	0	1	0	0	0	1
北斗里	8	11	19	15	16	31	50
玉山里	1	3	4	0	1	1	5
石光里	0	1	1	0	1	1	2
西安里	5	5	10	6	2	8	18
東山里	2	4	6	1	1	2	8
東平里	0	0	0	1	4	5	5
21村里合計	157	151	308	79	124	203	511

資料來源：新竹縣戶政網，2018年6月。

■表 3-6-4：關西鎮原住民人口統計報表（依族群別統計）

族別	阿美	泰雅	排灣	布農	魯凱	卑南	鄒	賽夏	尚未申報
人數	71	362	18	24	2	3	1	6	2
族別	雅美	邵	噶瑪蘭	太魯閣	撒奇萊雅	賽德克	拉阿魯哇	卡那卡那富	總計
人數	1	0	0	16	0	5	0	0	511

資料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全球網，2018年6月。

關西地區

第七章

的平埔族-道卡斯族(竹塹社)歷史

【參：道卡斯族 - 竹塹社】

第七章 關西地區的平埔族 - 道卡斯族（竹塹社）歷史

第一節 臺灣平埔族介紹

一、誰是臺灣平埔族群？

臺灣平埔族群是南島語族（Austronesian Linguistic Family）的一支，分佈在蘭陽平原、東北角、北海岸、臺北盆地、西部海岸平原到臺南、高雄、屏東一帶。由於地緣上濱海的因素，平埔族群與亞洲其他地區的南島語族，一直以舟船互有來往；卻也同樣因地緣關係，當臺灣浮現於世界歷史的舞臺後，受到大量外來人群政治、經濟、語言、文化等力量的衝擊，自 17 世紀始，平埔族就面臨族群文化認同與抗爭、消失與保存的危機。

有關平埔族群的人口統計，最早見於荷蘭時代的戶口調查表，當時的總數大約在 4-6 萬之間。日治時期的幾次調查，也約略在 4-6 萬之間；而自從戶籍資料的種族欄取消後，平埔族群的人口，便不容易估算了。儘管如此，當 20 世紀初，日本人在臺進行民族誌的各項調查、研究時，仍能多少藉諸族群的地緣關係、部落起源與移住傳說的歷史關係、社會組織形態的社會關係，及體質、語言的異同等原則，對平埔族群提出科學的分類。

二、臺灣平埔族群的分類

「族群」概念的引進與實際操作上的分類，大致成形於日據初期的調查研究者。1895 年（明治 28 年）臺灣割日後，殖民政府為了有效治理臺灣，花費許多人力、物力，對臺灣南島民族從事民族學、體質人類學等領域的調查與研究。因此，由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首開其端，在大分類上延續清代的「高山（生番）」、「平埔（熟番）」兩個範疇，其下

劃出的族群將近 20 支。

臺灣平埔族群的分類，各家學者甚有出入，普遍來說，大致可分為：噶瑪蘭（Kavalan）、凱達格蘭（Ketagalan）、道卡斯（Taokas）、巴宰（Pazeh）、拍瀑拉（Papora）、巴布薩（Babuza）、洪雅（Hoanya）、西拉雅（Siraya）、馬卡道（Makatau），簡略介紹如表 3-7-1：

■表 3-7-1：臺灣平埔族分類一覽表

族群名稱	人口/社群名稱	原居住地之分布位置
噶瑪蘭族	荷蘭時代的人口約有 1 萬人左右；漢人入宜蘭時（1810 年，嘉慶 15 年），則為 5 千人上下。	19 世紀前主要分佈於蘭陽平原；40 個左右的部落，以蘭陽溪為界，分散於溪北、溪南海拔大約 5-10 公尺的低濕平地上。道光、同治、光緒年間，由於生存競爭壓力大，族人除在宜蘭境內小幅移動或遷往今三星鄉外，不少人亦遷往花蓮，開創新天地。
凱達格蘭族	是馬賽人、雷朗人、龜崙人三群人的總稱	（1）馬賽人主要指北濱地區的金包里、大雞籠、三貂三個社群；（2）雷朗人的分佈，以大漢溪、新店溪流經的臺北平原為主；（3）龜崙人大致散居在林口台地的南崁流域、大漢溪中上游到桃園一帶。
道卡斯族	即清代以後所謂的竹塹社、後壠五社與蓬山八社等三大社群	指鳳山溪到大甲溪之間新竹、苗栗、臺中縣地區的原住民
巴宰族	岸裡、朴仔離、阿里史、烏牛欄四大社群	為清代中部地區歷史舞臺上最活躍的民族，分佈在環繞豐原，北起大甲、南到潭子、東至東勢、西迄大肚山，大安溪與大肚溪之間的地域
拍瀑拉族	大肚、水裡、沙轆、牛罵四社	地理分佈上，係在大肚溪以北、清水鎮以南、大肚臺地以西的海岸平原
巴布薩族	東螺、二林、眉裡、半線、紫仔坑、阿東、馬芝遴、巴布薩等社	大致分佈在大肚溪以南，到濁水溪以北的地域
洪雅族	Lloa、Arikun 兩支，約有十三社	分佈在北起臺中縣霧峰、南迄臺南新營以北的地帶
西拉雅族	一般區分為兩群：西拉雅四大社、及大武壠四社	（1）西拉雅四大社：即原住於臺南平原的新港、大目降、蕭壠、麻豆四社；（2）大武壠四社：原住於臺南縣烏山山脈以西，曾文河流域平原地帶的頭社、霄里、芒仔芒、茄拔四社
馬卡道族	即清代文獻中非常著名的「鳳山八社」	原住於鳳山地方高屏溪到大武山腳的廣大平原上

資料來源：引自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 2018 年資料。

第二節 平埔族 - 道卡斯族

平埔族道卡斯族主要分佈區域，是從大甲溪以北到湖口台地、楊梅的高山頂以南，南北長距約 100 公里，東西約 25 公里，東西則以第二南北縱向山脈：關刀山山脈、八角嶼山脈、獅頭山、關西馬武督坪以西為分佈區，大都位於海岸平原區，沿著河流下游的河階地帶分布。最南起自臺中大甲溪流，含括大安溪流域、雙寮溪流域、房裡溪流域、苑裡溪流域、後龍溪流域、中港溪流域等，最北延伸至新竹鳳山溪流域一帶。道卡斯族主要可以分為三個社群，如表 3-7--2 及圖 3-7-1：

- 一、蓬山社群：分佈於大甲溪、大安溪及吞霄溪流域。
- 二、後壠社群：俗稱「後壠五社」或「壠中新貓四社」，包括後壠社、新港社、中港社、加志閣社、貓裡社等，分佈於西湖溪、後龍溪、中港溪流域。
- 三、竹塹社群：主要是竹塹社，分布於頭前溪、鳳山溪流域。

■表 3-7-2：道卡斯族社群一覽表

社群	社名（漢名）	社名 （道卡斯語）	舊社址大約所屬現行政區	附註
蓬山社群	大甲社（西社）	Tomel (Taikka)	臺中市大甲區義和里	1732 年被討伐，社名更改為「德化社」
	大甲社（東社）	Tomel (Taikka)	臺中市外埔區大東里	
	日南社	Tadoahnnan	臺中市大甲區幸福、日南、龍泉里	1836 年頭目 Lama 率族人遷至埔里建房裡社
	日北社	Warwarre	苗栗縣苑裡鎮日北里	
	雙寮社	Tanatanaha (Syanriao)	臺中市大甲區建興里	1823 年頭目 Posn-sun 率族人移居埔里建雙寮社
	貓孟社		苗栗縣苑裡鎮中正、客庄里	1732 年被討伐後，道光中期遷居改稱「興隆社」
	房裡社	Warrowan- Ruchipari (Pangri)	苗栗縣苑裡鎮北房、南房里	1844 年 Kunkya 帶領社人遷至埔里建房裡社
	苑裡社	Wanrie	苗栗縣苑裡鎮輩東、苑西、苑南、苑北、西平里	
	吞霄社	Pariwan (Tonsyao)	苗栗縣通霄鎮通東、通西里	

社群	社名（漢名）	社名（道卡斯語）	舊社址大約所屬現行政區	附註
後壠社群	後壠社（南社）	Auran (Yassu)	苗栗縣後龍鎮南龍、中龍、北龍、大庄里	
	中港社（北社）	Macaruhu (Makaruvu)	竹南鎮中港、中江、中成、中華、中英、中美里	
	新港社（東、西社）	Tarovaken	苗栗縣後龍新民、校椅、埔頂、復興等里	
	加志閣社	Kasiko	苗栗市嘉盛、玉清里	加至閣社與貓裡社後合併為貓閣社，道光年間遷至現頭屋鄉二崗坪一帶。
	貓裡社	Miyori (Marri)	苗栗市中苗、青苗、高苗、新苗、北苗等里	
竹塹社	竹塹社	Pocael (Vukkal)	新竹市東門里	原居於新竹香山一帶，康熙年間遷至新竹武營頭附近；乾隆時期因水患又遷往竹北新社。

資料來源：臺大圖書館特藏「伊能文庫」T0021/6；張耀錡 1951：30-33；洪敏麟 1983：120-164，235-3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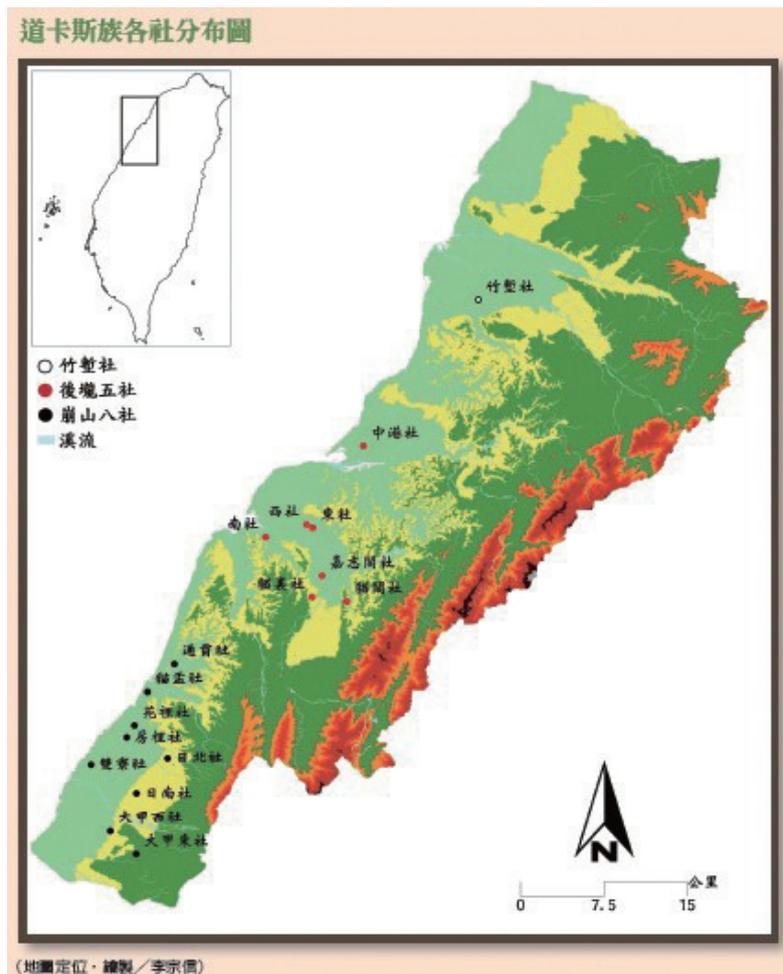


圖 3-7-1：道卡斯族分佈圖（李宗價）

資料來源：《原住民族文獻》電子期刊 2013 年 12 月 12 期，臺北：原住民族委員會。

第三節 道卡斯族竹塹社

竹塹社錢姓後裔保存的祖先族譜中，曾提到：吾祖之為始也，溯其源而不得…當日向化以來，一公一媽竹塹社，分為七方而定七姓姓紙；這份族譜的撰寫人認為，竹塹社最初是一對夫妻生下七個小孩、分成七房，然後定出七個姓氏，也就是說先有「房」、才有「姓」；然而，目前的文獻資料顯示，一直到了嘉慶年間才有「房」，出現時間晚於「姓」。每房之下，又可分為幾個不同譜系，形成「同姓不同祖」的情形，也就是「異姓宗族」。竹塹社的「房」與漢人宗族「房」的概念不同，是竹塹社為了因應清廷的統治，自行創設的內部管理組織（如圖 3-7-2）（廖志軒：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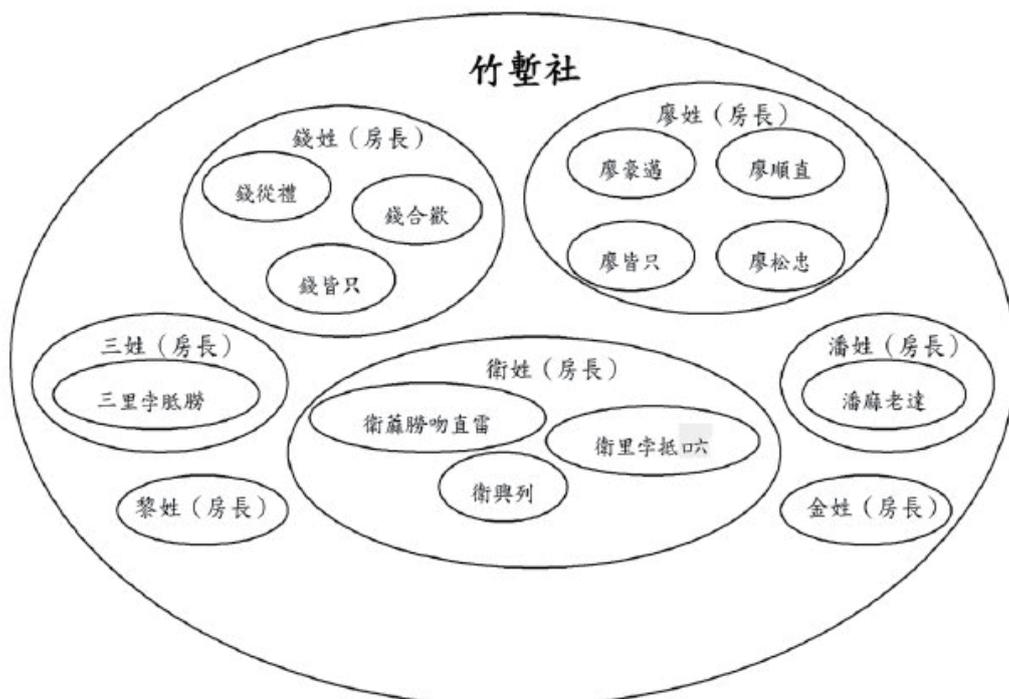


圖 3-7-2：竹塹社七姓、七房與各家族關係圖（繪製 / 廖志軒）

竹塹社自乾隆年間來到竹北新社建立「采田福地」後，沿著鳳山溪、頭前溪中上游開墾新埔、關西、橫山等地。根據日治初期官方調查，竹塹社人口較多的聚落為竹北新社、番子陂，以及新埔的各街庄，如鹿鳴庄、枋寮庄、太平窩。竹塹社後裔並不以道卡斯自稱，而認為是「七姓公」的子孫（ibid）。

第四節 道卡斯族竹塹社開拓鹹菜甕地方史

竹塹社衛姓為關西、新埔重要平埔族代表性家族，衛家在清代參與屯丁數比例及在族中的地位，僅次於錢姓和廖姓的家族；根據既有的研究指出，依系譜及所居住地區區分，可分為關西衛家、橫山衛家、新社及溪州衛家、打鐵坑衛家、番仔陂衛家、北埔衛家等；但竹塹社中的衛姓，並不是同一始祖或具有同一血緣，除橫山衛家由關西衛家分出，打鐵坑衛家與番仔陂衛家關係密切之外，關西衛家、溪州衛家、番仔陂衛家是三個不同的家族。¹⁰⁵

關西衛家是指竹塹社衛阿貴家族，散居於關西、暗潭一帶。衛阿貴曾擔任竹塹社屯丁首；1792年（乾隆57年）開拓坪林下南片及下橫坑庄之一部份、至石崗子等地時，因其東方之地形勢低窪，加之附近居住之番人群據山頂，每由高地持鎗或弓激烈反抗，因此衛阿貴等道卡斯族人不能前進、而轉向開墾大茅埔、三治水；該年，衛阿貴已經從新埔地區開墾到大旱坑庄（今東平里）、石岡子（今石光里）、坪林一帶。

乾隆50年泉州人陳長順，從竹塹管內之太平地、沙坑、鹿寮坑等起，順次開墾；中途陳長順病歿，其子陳福成繼承父志為墾戶，是時衛阿貴之後代衛壽宗在拓十六張庄、暗潭，而陳福成則在開墾燥坑等地（羅慶武1989:136）。

1793年（乾隆58年），泉州人陳智仁組成墾號「連際盛」（現今的土地開發公司），開拓崁下、河背（今之上南片庄及雙口塘），因不堪泰雅人騷擾，隔年連際盛讓墾於衛阿貴，此前其五個兒子共同成立公號衛壽宗，為當時有名的番陸首墾戶。1799年（嘉慶4年）間爆發原漢衝突，「連際盛」棄墾，佃戶們求助衛阿貴承接墾戶首的職位、陸續開墾荒地，墾區改稱「新興庄」。¹⁰⁶

1821年（道光元年），衛阿貴因患傳染病而歿。其生前所開墾之土地有坪林、石崗子、下南片、下橫坑、牛欄河一部分、鹹菜甕、拱仔溝、店子崗、深坑仔、高橋坑、老街、上南片、水坑、茅子埔、上三墩等，共一街十四庄。衛阿貴以其平埔族的身分，充任墾戶，領導漢佃拓墾，對鹹菜甕鄉街的發展影響深遠。

衛阿貴歿後，其孫衛壽宗繼其遺志，至1850年（道光30年）衛壽宗歿，又開拓了芋仔園、十六張犁、暗潭、柑仔樹下庄、八股庄、瀟湖、湖肚、老社寮等地。¹⁰⁷ 當開拓瀟湖

105. 鍾心怡，引自張炎憲、李季樺《竹塹社勢力衰退之探討，以衛姓和錢姓為例》。

106. 摘自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心網站資料：https://archives.hakka.gov.tw/category_detail.php?id=JB0909000668。

107. 八股、十股、柑下、瀟湖之各地，係同治六年羅阿傳受衛壽宗之墾批而開拓者。

地方之際，屢遭馬武督社番人之反抗；後又開拓上橫坑、下橫坑之一部分、中城、新城、燥坑、石門、赤柯坪等各庄。

墾戶衛壽宗死後，1887年（光緒13年）、牛欄河庄住民張秀欽、周源寶、蔡華亮、徐連昌合同向當時之大崙崁撫墾局長官陸使木請得許可，當年3月即著手開拓四寮、七寮、八寮、十寮、冀箕窩等各庄，至1889年（光緒15年）全部告成，成為鹹菜甕支廳管內之各街庄（新竹縣文獻委員會1953:7-11）。

從衛阿貴的下一代開始，衛家便有將土地販賣的記錄，衛家主要收入依靠番大租及隘糧大租，劉銘傳廢墾戶隘首將隘丁改為官設，廢大租採直接徵收，造成以往依賴番大租及隘租的平埔族及墾戶受創甚重，但衛家仍保有相當勢力；然而，當日本領臺後，廢止了大租權，衛家便失去了大量的土地，失去了經濟來源的結果，使得衛家在日治時期終告沒落。¹⁰⁸

108. 鍾心怡，引自張炎憲、李季樺《竹塹社勢力衰退之探討，以衛姓和錢姓為例》。

第八章 當代道卡斯族竹塹社的社會、語言與文化發展

第一節 道卡斯族竹塹社的祭儀文化¹⁰⁹

一、祖靈祭：

竹塹社原本就有屬於道卡斯族部落的祖靈祭儀，有全社共同祭祖的傳統，謂之「田」。竹塹社每年舉行兩次，即農曆3月6日、11月16日，由土目準備祭品，置地而祭，呼請祖先名號，並舉行「走田」（又稱走奠、目前族人也有稱為跑田）。這祖靈祭祀的特色，顯示出是一種賽跑型的祭祖活動，強調祭牲禮用「生」的、而非熟食。

二、七姓化番的牌位

竹塹社人到了清代開始有了改變，當時的官員希望竹塹社的族人要有擁有漢人的姓氏並以此建立宗族，才能避免血脈紊亂；因為歷史上官方教化政策的影響，讓他們的部落宗族化，到後來甚至產生了「七姓公」這個共同的祖先。1797年（嘉慶2年）在采田福地創建公館，內設公廳作為祭祀祖先之用，其中並恭祀福德正神。

三、傳統祭儀消逝、原住民意識萌芽

二次大戰後，傳統祭儀消逝，例如：走田的祭儀不再舉行；耆老潘阿冠逝世後，已無人懂祖語，呼祖無法持續，改由客家話呼請祖先；傳統祭祖日消失、新增除夕過年的祭祖拜拜，農曆7月17日中元普渡逐漸擴大。在祭品上，生食的祭拜是傳統祭祖時很重要的堅持，但也發生變化、已多不用生豬肉等牲禮。

然而，竹塹社族親受到原住民平埔運動的影響，2004年（民國93年）7月17日舉行

109. 摘自李季樺〈采田福地祭典的昔與今〉，原住民族文獻電子期刊2013年12月12期，網路資料：<http://ihc.apc.gov.tw/Journals.php?pid=619&id=764>。

祭祖儀式時，族人發起了竹塹社正名運動；2008年（民國97年）登龕週年大典時，族人發表〈道卡斯族竹塹社宣言〉，向原民會要求「正名」，希望恢復原住民的身分；2009年（民國98年）發起轉堂合帶行動，號召分香各地的族人回到祖祠，共同祭祀，彰顯現代原住民意識的行動，也在祭典活動中萌芽。

第二節 道卡斯族竹塹社的語言消失與復振

道卡斯族人長期受到漢化的影響，加上沒有文字，從清代開始對「番語」的紀錄，全以漢字取其諧音記錄，漢字無法完全詮釋道卡斯語，轉譯的過程常導致發音不甚準確、無法有效地將詞彙的音記錄下來，例如：娶妻為「諳摩麻哈利」（拼音為 amo mahali, 意「拿女人」），造成當代道卡斯族語的傳承工作十分艱鉅。

1905至1915年（明治38年-大正4年）之間，新竹地區的平埔族人減少24倍，雖然不能排除因為遷徙或者行政區的變動導致統計數字的變動，但是語言的消失導致平埔族人對於自身族群認同的改變，當是一項不容忽視的因素。在1905以及1915年的戶口調查資料中，有一項關於臺灣住民常用語言的調查（如表3-8-1、3-8-2），可以提供相當程度的佐證，1905年時，新竹廳平埔族的人數雖少，但使用自身語言的比例仍高達93%，到了1915年則僅剩下8%的人仍使用母語，其他多數已被閩南語或客語同化了（洪惟仁、許世融，2015:24-25）。

■表 3-8-1：1905 年新竹縣廳熟番人口數及常用語言

		人數	百分比
語言統計總數		976	100
常用語	日語	0	0
	福建語	1	0
	廣東語	65	7
	番語	910	93

資料來源：明治38年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地方之部（上），頁6-7、586-7。

■表 3-8-2：1915 年新竹廳熟番人口數及常用語言

		人數	百分比
語言統計總數		1939	100
常用語	日語	2	0
	福建語	1584	82
	廣東語	207	11
	番語	146	8

資料來源：大正 4 年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地方之部（上），頁 2-3、856-857。

幸賴日治時期伊能嘉矩（1897）、小川尚義（1905）、一名不知名的警察（1917）、宮本延人（1931）及淺井惠倫（1936）等人曾從事道卡斯族語言的調查及採集，其中涵蓋了道卡斯族的三大社群、十個部落；雖然，當時調查者在部落停留的時間短暫，仍能夠採集到 200 多個詞彙；當代的語言研究者土田滋（1982）、李壬癸（1982）、湯慧敏（1997）亦相繼投入採集及記錄研究；之後，新港社族人劉增榮（1996）與劉秋雲（2000、2001）除採集現存於耆老尚會使用的詞彙外，並配合牽田祭歌與巫師歌謠的傳唱與回溯，一步步恢復過去研究者或族人自己記錄的語料，1998-2000 年（民國 87-89 年）期間所整理出之基本詞彙已多達 400 多個（劉秋琴 2013）。

一般語言學家認為語言流失時，基本詞彙如親屬稱謂等較其他類詞彙容易保存，但道卡斯族比較特別，親屬稱謂（除了父親、母親以外）多被遺忘，而保存較多日常生活常用的食物名稱（如飯、肉、粿等）、動物名稱（如牛、豬、雞、鴨等）；另外，就是與祭典（如祖先、敬、供奉、祭歌歌詞等）及巫師相關的詞彙（如驅趕惡魂、鬼、作法、咒語等），這部分屬於道卡斯族人較為隱密的用語，因不對外流通以及祭典作法（巫師）需要，保留了下來（ibid）。

近年來，因本土文化與多元文化漸漸受到重視，臺灣主流社會開始重新檢視與包容不同的族群，各族群之文化復育運動因而逐漸展開，¹¹⁰ 透過田野調查採集的詞彙之外，尚有過去族人用漢字留下的語言資料，以及日本學者採集的語料，目前已有部份教材提供族人學習，即便僅是單詞、片語或問候語的記錄與傳承，期盼能讓道卡斯族竹塹社的族人找回屬於自身的語言文化。

110. 日本學者宮本延人於 1931 年（昭和 6 年）進入苗栗新港社（後龍溪北邊的河岸台地）從事人類學田野調查時，新港社仍相當封閉，族人習於在部落周圍種植刺竹當作圍牆，阻擋外人入侵，並設有以巨石及茅草搭建起來的城門；加上嚴行「社內通婚」制度，為至今血統純度極高且聚落保持完整的一個部落，也因此保存了較完整的道卡斯族祭典、風俗與文化。過去，大部分的學者採集道卡斯語料都會到新港社來，如伊能嘉矩（1897）、小川尚義（1905）、宮本延人（1931）及淺井惠倫（1936）等日本學者，以及現代的土田滋（1982）、李壬癸（1982）、湯慧敏（1996）及族人劉增榮（1997）和劉秋雲（2000），都是以新港社為主要採集語料的地點。

一、道卡斯族語教學的困境

- (一) 語音拼音系統應用的困難：老一輩的族人多不識字，但能懂日語，因此要求筆者以日語記音教學，而中年一輩的族人亦無法識別國際音標，僅能以注音符號標示。在重重困難下，筆者對每個詞彙均提供了三種記音方式：漢字、國際音標、注音符號；例如賽跑一詞，即為「麻達」、「mata」、「ㄇㄨㄚˊ ㄈㄨㄛˊ ㄩㄛˊ」。至於日語記音的部份則依靠耆老們的幫忙，提供給能解讀日語的學員們。
- (二) 教材編輯無參考範例：因道卡斯族語無前人教材可供參考，因此目前的教材的編寫是一邊上了課、一邊慢慢依族人的需求和學習進度接下去編輯。
- (三) 中年族人認為族語缺乏實用性：很多族人質疑的聲音此起彼落，例如，除了無法對工作或學業有實質效益之外，亦沒有使用族語的環境，學會了一些族語之後，也僅能在特殊場合派上用場，如牽田祭舉辦的時候，因此造成部份族人參與族語課程的意願降低。

二、振興道卡斯族語言文化的展望

以苗栗新港社為例，自 2002 年（民國 91 年）起恢復中斷五十多年的牽田收穫祭，在祭典儀式中又再見族語的生命力：在籌備祭典過程中、祭典當天、以及祭典過後，祭祖時與祖先的對話、牽田時祭歌的傳唱、籌備過程中祭品、活動（如麻達賽跑）的討論，都可聽見道卡斯語重新出現在族人的生活裡，該社的族人因對於族語的了解，增加了族人的文化認同和自信心。

第三節 關西地區道卡斯族竹塹社的文化保存

關西老街曾經設有一棟「課館」，課館是衛阿貴於 1804 年（嘉慶 9 年）辦理拓墾相關事務的辦公室；因為課館的設置，此區逐漸形成聚落，並成為關西最早的聚落（今西安里老街）。據羅姓耆老口述，民國 70 幾年課館尚在，曾出租給民眾居住，但因早年政府並沒有致力於文化資產的保護，加以課館曾遭祝融，所以現今課館遺址只餘留當年老房子的一小段的石駁。

雖然課館已成遺跡，卻是關西開拓史上的見證，在鄉土教學時首先被提及的就是衛阿

貴與課館。目前課館舊址前方是新式RC磚造樓房，由衛家第七代裔孫居住（如圖3-8-1）。¹¹¹



圖 3-8-1：左邊的照片是當代道卡斯族的後代將竹塹社課館遷至東光里暗潭一帶（徐榮春拍攝，2018年6月）；右邊的照片是原課館的老照片。

關西老街上的課館消失成為遺跡，是個值得省思的課題；道卡斯族竹塹社的語言與文化瀕臨消失，更是需要竹塹社的族人、政府單位及社會大眾重新拾起對道卡斯族的重視，讓這個幾乎被遺忘的族群「不」被遺忘，在祖先的腳步裡，繼續生存下來。

參考書目

山路勝彥

1987 《泰雅族的慣習法與贖罪，祭祀以及共同體》，林碧瑞譯。臺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

王世慶

1987 <日治時初期臺灣撫墾署始末>。臺北：臺灣文獻。

王梅霞

2007 新竹：2007年4月18日，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演講參考資料。出自：《泰雅族》

111. 還有一支道卡斯竹塹社的族人遷徙到東光里暗潭一帶。

一書，臺北：三民書局。

王學新

2003 日據時期竹苗 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臺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日本總督府警務部理番課

1936 《高砂族土地所有臺帳》。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李壬癸

1997 《台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移》。臺北：。

李文良

2001 帝國的山林一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

李明賢

1999 咸菜甕鄉街的空間演變。新竹縣竹北：竹縣政府文化中心。

李季樺

2013 < 采田福地祭典的昔與今 >。臺北：原住民族文獻電子期刊 2013 年 12 月 12 期。
網路資料：<http://ihc.apc.gov.tw/Journals.php?pid=619&id=764>。

李翹宏

2014 清代番地治理與族群地權關係：以鳳山流域的竹塹社與客家佃戶為例。新竹：
國立交通大學，全球客家研究，2014 年 5 月，第 2 期，頁 259-300。

林水樹

1955 臺灣省新竹縣志稿 - 卷六經濟志（礦業、工業）。臺灣省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

林欣宜

1999 樟腦產業下的地方社會與國家：以南庄地區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
所碩士論文。

林瑋嬪

2002 血緣或地緣？台灣漢人的家、聚落與大陸的故鄉。刊於「社群」的研究省思，陳
文德、黃應貴主編，頁 93-151。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洪惟仁、許世融

2015 新竹地區的語言分佈與民族遷徙，《新竹縣文獻》63期。竹北：竹縣文化局。

洪廣冀

2006 2010[2006] 碎形經濟：兩個泰雅民族誌的比較分析。三角公園，網路資源，
http://www.cc.ncu.edu.tw/~csa/oldjournal/35/journal_park294.htm

徐榮春

2010 1924 馬武督，泰雅人的土地變遷經驗與 gaga 對話。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臺灣研究教師在職碩士班人類組碩論論文。

財團法人臺灣綜合研究院

2003 《原住民部落重大事件：李棟山事件研究》。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陳方中

天主教在新竹縣的開啟與發展（1952-1970）。新北市：輔仁大學。

陳志豪

2006 北臺灣隘墾社會轉型之研究：以新竹關西地區為例（1886-1945）。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雪姬

2000 板橋林家：林平候父子傳。臺中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張漢裕

1951 日治時代臺灣經濟之演變。《臺灣銀行季刊》，第4卷，第4期，頁36-90。

張炎憲、李季樺

1995 <竹塹社勢力衰退之探討 以衛姓和錢姓為例>，《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

2011[1935]《臺灣高砂族所屬系統之研究》，楊南郡譯。臺北：南天。

黑帶巴彥（Hitay Payan）

2002 泰雅人的生活型態探源：一個人泰雅人的現身說法。竹北：新竹縣文化局。

黃兆強、王秋桂

- 2007 國科會整合型總計畫：台灣與大陸地方社會比較研究。網路資源，<http://gis.rchss.sinica.edu.tw/localsociety/>。

黃武良

- 2009 <臺灣煤礦>。刊於臺灣大百科全書。臺北：文化部；網路資料：
<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3302>

蔡慧玉

- 1996 日治台灣街庄行政(1920-1945)的編制與運作：街庄行政相關名詞之探討。《台灣史研究》第3卷第2期，頁93-141。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劉秋琴

- 2013 道卡斯族語復振的困難與展望。臺北：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獻電子期刊，2013年12月12期；網部資料：<http://ihc.apc.gov.tw/Journals.php?pid=619&id=759>。

羅慶武

- 1989 《關西人文誌》。新竹縣：關西鎮。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

- 2012 《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楊南郡譯。臺北：原住民族委員會。

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

- 2010 臺灣日治時期統計資料庫，網路資料：
http://tcsd.lib.ntu.edu.tw/record.php?DataId=S0033351&Access_Num=60192

臺灣研究叢書

- 1962 <山川，彩和山>，刊於《新竹縣採訪冊》卷一。臺北：臺灣銀行。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 1913 《咸菜礮、北埔煤田調查報告》。臺北。

鄭光博

- 2006 Sm' inu puqing kinhulan na Tayal (懷念、遙想泰雅故鄉的根源)～從祖源觀念爭議論當代「泰雅族」歷史記憶的建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安晞

2011 日治時期番地隘勇線的推進與變遷 (1895-192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博士論文。

劉興鏘

2004 行政區劃的政治經濟學：以馬武督為例。臺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瑞超

2004 經驗對話與族群互動：關西馬武督地區的泰雅與客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顏愛靜、楊國樞

2004 原住民族土地制度與經濟發展。臺北縣板橋市：稻鄉出版社。

臧振華

1999

2001 <從” Polynesian origins: Insights from the Y chromosome” 一文談南島民族的起源和擴散問題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1:253-260。

2012

謝金蘭

1903 《咸菜礮地方沿革史》。新竹縣：新竹縣文獻委員會譯。

關西庄役場

1937 《關西庄產業大觀》。新竹縣。

Yupas Watan (尤巴斯·瓦旦)

2010 Patas (文面)，人的詮釋與 utux 的思維。新竹：2009 年，清華大學人類學論文研討會之發表資料。